

好
夢
難
圓



雲 若 著

好 夢 難 圓

一九四八年出版

行 印 局 書 藝 廣 海 上

國民三十一年五月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好夢難圓 全書一冊

實價法幣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劉雲若

校正者 周曉光

發行人 張璵

出版者 上海廣藝書局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上海廣藝書局

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

好夢難圓 目次

- 第一回 兵荒馬亂女學生遭劫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移花接木魯男子受命……………一六
- 第三回 白璧無瑕了却相思願……………四一
- 第四回 紅豆多情難繫美人心……………五一
- 第五回 移花接木堆讓絲蘿帶……………七二
- 第六回 流水浮萍接受明珠戒……………八三
- 第七回 小病違和飛箋邀客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- 第八回 喜氣盈門去舊換新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- 第九回 換巢鸞鳳一語成讖恨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- 第十回 魂歸碧海三生證孽緣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長篇社會
言情小說

好夢難圓

劉雲若著

第一回 兵荒馬亂女學生遭劫

佩馨此時無心聽邵老台的閑談，一味惦記着心玉，閉門不納懷喪的光景，對着校門發怔，門上兩隻銅環，忽然變成兩個面龐，一個彷彿是心玉的怒氣冲天，指着佩馨訴說不是道，我忍千辛萬苦，把一個清白之身，純潔之愛，獻給於你，你却背着我幹出如此勾當，你去，你去，你與鳳宜姐姐結合去吧，我此後專心求學，再不管你們的閑事了，鳳宜姐姐是我知心的姊妹，我不怨她，我祇願世上一班臭男子，那兒有什麼真心，那兒有什麼真愛，不過遇着機緣，逢着苦難，指天誓日，向人獻媚，表示殷勤，一旦境異思遷，情移勢轉，便又露出真面目來，盡興享受，什麼是婚約，什麼是心盟，都被一班臭男子撕毀了，你還有什麼可說，還來苦苦地追求，佩馨被她說得彷彿如利箭穿心，啞口結舌，兩行眼淚，直奪眼眶，流將出來，如斷線珍珠一般，落個不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祇屈着雙膝，跪在心玉面前，表示懺悔，求她寬恕，忽一轉睛，却見鳳宜穿着一身艷服，滿面春風，笑容可掬，走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，你是被我佔了，她現在不再愛你，猶如你前天不再愛我，容先生你也該醒醒吧，你現在的痛苦，比我前日的痛苦怎樣，可是我是久經創傷的，我能手刃仇人，我也能心割愛人，片時的分離，是假永久的愉快，是真你不能放棄你的恆心，我只有自求我的歸宿，以後看你的怎樣吧，佩馨聽着此言，不免覺得鳳宜這人，與我恩怨難

以分明，先前誣我殺人，幾乎送了我的性命，令人恨她，可是我因此得遇心玉，也令人感激她，她對我又如此鍾情，要把終身托付與我，我雖不能應她，也是可感，如今又被她這一著，又把我們的婚約給破壞了，教人怎好轉環，真又不免懷恨起來，佩馨正對此兩人，生出萬千意念之際，忽聽邵老台扶着他的身子叫道，兄弟你別自尋苦啊，佩馨被他叫醒，那兒有什麼心玉和鳳宜，依然是兩隻門環，現在眼前而已，不免暗自出神，心想這回遭遇，却是我自尋苦惱，我如不在鳳宜處留戀，冒險回我小屋，則鳳宜不會生此野心，也不至有這痛楚，心玉不見我們的祕密，也不用如此決絕了，想着還是怨自己，這時邵老台又說道，兄弟現在什麼時候啊，兵荒馬亂，戒嚴時期，這兒雖有一大片學堂，你瞧還能有第三人麼，車輛膠皮都沒有影子了，凌小姐又不肯出來，還有什麼說的，我看完回爲是，佩馨沒法，也就回頭，却不防忘了石階一步，失足跌下四五層去，方才站住，把個邵老台急得連走帶跑的趕下幾層，將他扶起攙着到了平地，始對佩馨道，兄弟不是我說你，你還是年輕，不會承應，就衝那一片大學堂，裝個大小姐，這大小姐裝着一吐子的大學問，就夠你這窮小子受用的了，那何太太縱然得罪了她，你難道不能給他陪個罪，下個跪麼，佩馨一聽下跪，乃是一夢，並不會有過事實，邵老台怎會知道取笑呢，不覺滿面含羞，又想像如在那一霎時間，我竟如此，或可挽回，左思右想，不由笑了起來，便對邵老台道，誰說不是，邵老台道，此時大馬路想已戒嚴，我們又不能同着心玉回去，還是走小道吧，假使給他們看見，兩個孤身男子，盤詰起來，真有些麻煩，往好裏說，估量我們逃難，往壞裏說，還怕我們打劫呢，再說我們身上都有官司干係，有個蛛絲馬跡，被人瞧破，却有些不便了，佩馨聽了倒吃一

驚，想着這幾日也太放肆了，我身上的命案，雖然我們都明白了，可是官府方面有誰分得清楚，而且我的面貌已在報上露過，萬一走到他們面前，被人識出，如何是好，况又在此紛亂時期，一經翻了便要軍法從事，那才有冤無處伸呢，愈想愈怕，便催邵老台快走小道回去，邵老台也是一個心理，連跑帶縱的趕回住的地方，進入屋內，邵老台道，兄弟你也累了休息些吧，我去到間壁借點水來，說着提壺而去，佩馨經過鳳宜的一番旖旎風光，又經過小玉的一番冰寒澈骨，痛定沉思，不禁自怨自艾，祇圖眼前享受，忘却一生前途，不知心玉何年何月方能見面，也許暫離，也許久別，鳳宜方面墜落易拾，終非本心，我方拒了鳳宜的追求，仍不免心玉的決絕，究竟她是貫澈到底，還是另覓新人，我是再接再厲一任自然呢，正在胡思亂想之時，忽然門聲一響，邵老台提着水壺回來，打斷了他的思路，祇見邵老台放了水壺說道，真是糟心，連口水沒有喝的，佩馨道，大哥自便我可不渴，邵老台見他如此困頓心念，昨夜不知受了多少虛驚，今日又給凌小姐一番挫折，不免難過，便安慰道，你儘管睡吧，咱們有話再談，我到胡同裏轉個圈兒，佩馨恐有危險急來阻他，邵老台溜烟似地走着說道，這時對面看不見人怕什麼，佩馨從屋內說小心點，我可先睡了，邵老台應着隨將大門虛掩，扭轉頭一步一擺地走在巷內閑無一人，依然家家閉戶，祇有從巷口遠遠地方，露出一絲絲路燈光來，淒涼萬狀，若在平时慢說大街上燈光炫耀，人聲喧闐，車馬往來，叫賣不絕，便是這小巷裏，也是明晃晃的三五行人，你來我往，和那住家孩子的哭笑聲音，都能聽到耳裏，經過這場變亂，立時鴉鵲無聲，誰也躲在家裏，不敢出來，也真怪，孩子也沒哭笑的了，祇有那野狗汪汪叫聲，打破沉寂，可是牠叫得愈高，愈顯得四週的寂靜，雖是東

一聲西一聲叫個不斷，也便顯着有氣無力了，邵老台心中嘆息脚下已走到巷口停住了，把個頭探出巷外先向左邊瞧瞧，又轉回來瞧瞧右邊什麼也見不着，遠遠地四叉路口，像有些土袋堆着，還有幾個人影，搖搖晃晃，也不清楚，邵老台便把頭縮回來，不敢再看，恐怕被人瞧見，鬧起鎗來，可不是要命的，可是一時也不願回家，便在巷口立定身子，預備再等些時，一來是因爲佩馨要睡覺不肯驚動，二來想起心玉拒絕佩馨，見面所爲何情，十分納悶，何太太與凌小姐有了口角，這是她們姐妹倆的事，佩馨無干，他縱無不會說話勸解不開，也不能傷了她兩口子的和氣，從那心玉把箱子搬到學堂裏去，看來好似何太太得罪了她，何太太是她的房東，早不搬，晚不搬，單檢此時搬開，當然是何太太的不是，不過佩馨追了凌小姐，一路未曾和她交了一言，心玉又在學堂裏，回說不認識他，這又從何說起，我看恐又是凌小姐的不是了，第一咱們兄弟是窮得什麼都沒了，結婚費用將來需要凌小姐來花，男子漢用女人的錢，自然不討人喜歡，可是你別瞧他窮，窮得硬整，這筆費有我想法子，你就不要發愁了，第二：咱兄弟的學問差一點，不能和你相比，可是女子的學問用處還少，像咱不會進過一天學堂的，也還知道個義氣，大學生拉洋車不是沒有，咱兄弟就要進高等了，將來結婚也不算辱沒了你，第三：咱兄弟的出身差一點，曾經當過一回偷兒，可是行行出狀元，咱這行也有梁山時二爺和盜九龍御杯的朱二先生，都會露過臉，一隻公雞，一隻鈎，留下了大名，到今天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，單說我邵老台也不是沒出息的人，就衝我當初那一份脯子，也會嚇倒過人，交接一個容佩馨，宰了一個鄭子範，何太太還十分佩服我，你難道就瞧不起咱兄弟了，再說你瞧不起容佩馨，就是瞧不起我邵老台，我邵老台什麼沒有

見過，誰又希罕你這小姐，得啦我想錯了，人家小倆口子的事，有我的麼，常言道夫妻們打架，不算一回事，現在他們倆既然訂了婚，就算是正式夫妻了，我容兄弟是那麼好，娶了這房媳婦也
算不易，也算是天生地設將來的後福是不用提了，打算着成親的那一天，一定是文明結婚，可是
我在世面上花轎見過，還不會見過文明結婚，這來有了開眼機會了，誰說交接朋友，沒有用到了
這天，少不得是上坐，他們倆口兒也得衝我拜上幾拜，我還要預備一份見面禮呢，慢着慢着，這
份見面禮的前頭，還要有一份人情，方顯得我邵老台的手面闊脯兒大，不過還要佩馨注意，可別
請老總叫我不安，想着把頭低了身子往牆邊緊貼着，彷彿被人看見了似地，又來了什麼是老總，
那不是一羣音樂隊麼，不過黃衣服有點相像罷了，我是老大哥當然上坐，又有誰能比得上我，這
天的風光，把身兒一挺，臉兒一揚，大拇指翹着，還低低的哼了幾句借燈光，俺這裏觀爺嬌娘，
不提防一位老總騎了一輛自行車，打從巷口經過，車上的鈴聲特別價響，好似鬧鐘一般，把個邵
老台嚇得倒退幾步，一陣過去，緊接着又是一陣步伐的聲音，有百十來個兵士，荷鎗實彈，慢慢
的跟着走過，邵老台看得清楚，在前頭走的還帶着指揮刀呢，好在巷內漆黑一團，影約難辨，自
己不會被人瞧見，心想這些兵士十分威武，定是撤回營去，我還不報告佩馨麼，又想再待一會看
看究竟，原來先走的是個傳令兵，後跟的就是四叉路口的隊伍，整個撤回，跟着便是警察出動，
勸諭商民開門營業，當時天色已曉，有些舖子已經收市的時間直連下去，祇有那些雜貨鋪子平時
收門很晚，這兩天影響了好些買賣，又因住戶需要開門七件不能有差，便照辦了，門一開下，燈
光射出大街上，自然隨着光亮，也有行人了，人們悶了兩天，誰不想出來走走。可是胆小的，依

然縮着以防危險，只有一些窮大胆，不做工沒飯吃的，各尋活計，邵老台見着，胆也壯了，踱出巷口，見到街上的燈光，一星半點還不甚亮，適於自己有利，不覺走到四叉路口，見那牆上還貼着佈告，無奈不識一字無從知道說的什麼，又不能像報紙一樣買張回來，叫佩馨念給他聽，正自嘆息，忽見一輛洋車打從面前經過，車上坐着一位女子十分面熟，再一回想這不就是何太太麼，她在此時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會跑出來，不比咱爺們，別是我眼花了吧，便又快走幾步，趕過洋車，回頭再瞧，可不是她麼，心裏暗暗稱贊，這人可算女英雄了，却不料鳳宜初未見到邵老台，經過這個照面，自然看清，便在車上叫了聲邵老哥，隨叫洋車打住，邵老台本爲要看明白，方才搶先幾步，並不想與她答話，誰知被鳳宜看出，待要縮回已不可能，若逕與她談話，又恐被人識破，在這進退維谷之時，鳳宜從車上已跳下來，邵老台連忙隱到黑暗地方，鳳宜也跟着趕來，首先問道，容先生在屋裏麼，邵大哥怎的在此閑溜，凌小姐暈了過去他知道麼，邵老台是怕自己的案子，被人發覺，暗自提防，但在這荒亂時期，誰去管他，可是他虛心萬分，對於鳳宜不能不答，不敢提佩馨的名字，又聽心玉有病大爲吃驚，於是懾懾地說道，咱兄弟睡着，我因打聽情形，才出來走走，那凌小姐怎會病了呢，現在怎樣，接着又反問道，何太太你在這時候，有甚麼要緊的事由也出來呢，鳳宜道，我就爲凌小姐的病啊，現在要到學校裏去，邵老台心想心玉的病多半是氣出來的，怎會通知鳳宜，不告佩馨呢，一個乾姐姐，一個未婚夫，誰比誰親，她還去希望，他怎不去呢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可要咱兄弟同去麼，鳳宜道，要不要，我現在趕去你給我帶個信給他吧，跟着上了洋車說聲再見，飛馳而去，邵老台看着她不見了影子，才回轉過來買

了點心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家，聽得佩馨酣睡十分香甜，不欲驚擾，摸到自己的坑邊坐將下去，想把這點心吃了，再圖解衣而臥，不料身體太重，坑床經不起重量吱呀作響，佩馨醒了，知道邵老台已回屋裏，隨於黑暗中摸了火柴，點起油燈，只見邵老台手取着點心，往口裏送，見佩馨坐起，正自東移西轉，遮遮掩掩，又無水喝，完全仗着津液嚥了下去，支支吾吾的把外面情形說了一遍，祇有鳳宜所說心玉有病的話，恐他傷心不肯直說，佩馨却斜倚在枕上嘆息道，邵大哥我真乏了，她們蹩扭把我夾在裏面，跑了半天嚇了一氣，可不知她們怎樣了，邵老台聽着此話，心說我還沒把凌小姐的病狀說出，他已嘆息連聲，假如說了不知怎樣呢，可是凌小姐招呼何太太，她們不像有過節，莫非與你生氣吧，究竟是說不說呢，最後想到他們明天也許見面，要是談起來，那不把我邵老台給栽了麼，又不敢直接說出，於是接着說道，何太太現在去學堂了，我曾在路上見着，她說恐怕凌小姐生病，冒險看她去了，佩馨一聞此言，不由詫異，心想鳳宜怎會去見心玉呢，心玉連我都不見，又怎能見她，慢話心玉無病，便有病，也不會來找她，她們如今處在敵對地位，仇人見面，豈不分外眼紅，心怨鳳宜不該前去，萬一見到發生衝突，叫我更難過了，但是當着邵老台的面，又不便明言，臉上却露出驚慌之色，跳下床來，對邵老台道，心玉也許病了，現在鳳宜去看她，我理應也去探問才對，可是鳳宜是女流，我是男子，在這深夜到學校去訪問女生，不但校章不許，我也不能冒昧前去，按理說女生住校，在這深夜便連女人也拒絕，鳳宜能夠見面，還是問題呢，我想她現在也許回家，大哥你且休息，我去何家問一聲，也可放心，知道心玉現狀了，邵老台已知底細，不過礙着佩馨，不肯明說，現在見他要去不便阻止，等他到了

那兒，再知仔細也就不顯突兀了，接着說道，好吧，路上解嚴不久，可要當心，打聽了消息，趕緊回來，有事明天辦，別急壞了身體，佩馨應着掩門而去，邵老台熄燈安臥，到官家的路程約模二里來路，佩馨坐在洋車上，望見那貧民窟裏，登着一所洋樓，電燈通明，知已到了，想鳳宜也必回來，於是叫車夫打住了車錢，對着燈光，前行幾步，已到門首，輕輕敲了兩下，沒有動靜，心想她家女僕已回北倉，只有她一人在家，不易聽見，便又喚了幾聲向太太，依然沒有回音，佩馨納悶，燈光亮着，怎會沒有答應呢，又高叫了幾聲，仍無回答，只得在門首候着，也許還未返家，誰知等了兩點鐘，也無影子，踱着回去，剛要走時，想這門上有鎖沒有呢，便又回來看看，祇見兩個圈上一把大鎖，方悔不該在此呆等，要被巡邏盤詰，還會出了碴兒呢，逕自跑回，納頭便睡，却說鳳宜自從白天在房內與佩馨作了一次別吻，然後把他推出門外，隨即砰的一聲門已關上，一人在房中來往走了幾步，心中忐忑不寧，又立定了脚跟，向外出神，只聽佩馨的脚步，已經進入心玉屋內，不一會兒，又聽一陣亂嚷，隨着門聲一響彷彿兩人經過房外，到了院內，便向外看，只見心玉已到大門，佩馨從後趕到，兩人出門而去，邵老台也隨着去了，把這情形一一收入眼底，鳳宜心中甚為懊喪，對於心玉終覺歉然，親自下樓關了大門回到房內，把昨夜和佩馨對飲的酒杯，重行拿出細細認了，這個是佩馨所用，杯中還有白蘭地酒的餘瀝，乃把酒瓶搖了兩搖，拔開塞子，斟了一杯，舉在手中，對那亮處看着杯中的酒，瀝涓涓幾滴，已被新注的濃酒浸沒在一體以內，好似大海含了河川的水流，萬頃波瀾分不出原形，可是這裏面總有這河川的本體，鳳宜想着就一飲而盡，把酒瓶放好，坐在一張小沙發上，借着酒力燃了一支紙煙，想着

這次波瀾都由我而起，可惜我羊肉不吃沾上一身腥，枉叫凌小姐怨恨，然而你們訂婚，我是不知道的，如果不是因為你被姓谷的欺侮，和娼審的被逼，在這患難之中，我也不能甘休，鳳宜此時想到昨夜的风光，和今天的離別，一縷柔情又復燃起，對於心玉臨行不會告別，也覺得難堪，心玉此去投奔何處呢，既無親戚，又不曾再和佩馨復合，外面又在戒嚴，佩馨半天未曾回來，想她有九分是回校了，我對她雖有說不出的痛苦，然而她的境遇，她的心思，我總可以原諒同情，將來解鈴還是繫鈴人，可是我的創傷，又從何處去補，剜肉補瘡，那還是用自己的肉補自己的瘡，現在是要剜自己肉補人的瘡，怎不痛心呢，不覺自語道，何擇邦死有餘辜容佩馨那兒去找，找着了又被人得去，又被人奪去，說着站了起來，把煙頭扔了，看着窗外，天時已晚，從遠遠地破土房子的屋脊外，映着淡淡的紅霞，反射到鳳宜酒暈的頰上，益覺嫵媚，再加從心中發出的風情，在臉上泛來泛去，織成一個閃光的面龐，有時在鏡子裏照一照，也覺自憐起來，却没有第二人可以訴說，獨自悶坐下來，酒力已過，有些疲倦，腦中却轉着這個問題，依然不捨，也就昏昏睡去，忽聽敲門聲急，鳳宜方醒開了窗子，看看來人却不認識，問你是誰呀，來人說我是學校裏凌小姐派來的，現在凌小姐病重，請何太太去呢，鳳宜一驚，隨向來人道，外面還戒嚴麼，來人說，現已慢慢解除，我來好走，就請你快去吧，鳳宜把窗子關上，暗念心玉畢竟回校，這一病說不定是為我們氣出來的，現在還來找我，可不像對我決絕，想着前情怎好見面，但是她既有病，不啻有了兩重患難，我如不去，未免拂了她的人心，我借此解釋一下，也是機會，便急取了一件外衣，出門倒鎖，匆匆而往，一路上除遇邵老台說了兩句話而外，祇仗着微弱的路燈，悠悠前

行，有時想到單人獨行，也覺害怕，有時想到爲心玉犧牲，也不足惜，果爲她喪了性命，倒可結束我的一生，讓她們美滿了目前情況，我和心玉總有一勝一敗，得到這樣的結束，便沒有遺憾了，這時已抵校門，鳳宜按了電鈴，忽見門上露了一個小方孔，一個人在裏問道，你是找誰的，鳳宜說明來意，讓了進去，領她走過一個大院，穿過旁門，有一片小樓，和學校隔離着，傳達指給鳳宜看了，請她自去問吧，鳳宜剛上台階，忽覺一怔，回想心玉，此時究竟是什麼態度呢，又一轉念這回是她請我來的，當然不會驚訝，再說我已來了能不進去麼，乃把外衣卸下和皮包提在手中，用手推門，門開處有張橫桌列在當中，中間坐着一位白衣女士，正在寫字，鳳宜走到她的面前，欠了欠身說道，請問你有位凌小姐住院麼，那護士向鳳宜看了一眼，說道，你是何太太麼，凌小姐在樓上五號病房，鳳宜答是，那護士按了電鈴隨着來了一個差役，護士指着鳳宜向他說，你把這位女士領到五號病房，去見凌小姐吧，鳳宜本想問她心玉的情形，那差役已經領導前行，鳳宜便辭了上樓，却說心玉此番被谷中挺陷害，幾乎喪了性命，誰知變亂得救，又遇着鳳宜的刺激，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谷中挺將她架到李三姑門口，忙叫賈鵲魂叫開了門，進入屋裏，把心玉放到坑上，用大衣蓋起，蒙臉的手中，已經去掉，藥性又已過去，心玉慢慢醒來，初猶以爲能到家了，誰知眼一睜開，却是一間土房，一半分作土坑，那坑上鋪着一床坑單兒，還有四個高大的枕頭，這坑單上面，天然分着四個部位，在這部位，不上不下，不右不左的地方，呈現着斑斑點點，縹緗巴巴和各種顏色，叫人看着堵心，靠近枕頭的粉牆上面，也有些放射式的油污痕跡，還有些鉛筆書寫的字跡，那文字和蝌蚪文相似，又像是埃及的古文，不易辨認，有一兩句也

就不堪入目了，那半間是空着的，當中靠牆放着一張桌兒，兩邊兩個椅子，牆上懸着一個帶皺紋的鏡子，人影照在裏面，四分五裂，上大小，教自己看着也可怕，分不出誰是誰來，那鏡框的下邊夾縫裏，還插着紅紅白白的拜年片兒，彷彿是等下年和新的見了面，方肯告辭，鏡子兩旁，有副對聯，這位寫手，是倡門崇拜的大書家，楊五寸寫的，這位倡門書家的字體，是從天津衛的土著書家模仿來的，不過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，這位土著書家根本更不妙，取法乎下，那就難怪，這位模仿者，一學根本不淺樣兒，更加這副對聯還不是真迹，又是油漆書家描出來的，遂成了牛鬼蛇神，倒可惜那副對句，鏡子的上方，還有一個和對聯同樣材料做成的小小橫匾，匾上有四個字，是清風明月，這裏也算是風月場中，倒也適合環境，但是不尙空談，注重實際罷了，這位管領風月的，便是李三姑，心玉見着四周形狀都已改變，谷中挺賈鵲魂也不見了，祇對面坐着一個肥胖的女人，滿身穿着綢緞，戴着金銀，可是一臉的橫肉，一派的兇氣，十分顯露，彷彿金銀綢緞，包裹着一個行屍，叢着一個髑髏臉上的脂粉，掩不了原形，心玉打量屋子裏別無可怕，可怕的便是這個女人，隨把目光轉移，那知道女人已看得清楚，露出癡笑，對心玉說道，姑娘你可醒了，這一覺的工夫也不算小，我守着也有一天一夜了，你還喝點水吧，心玉急欲坐起，口裏說道，我不認識你，你是什麼人，但是身子細了許久，又被藥力昏迷此時方醒，那裏起得來，掙扎些時依舊躺下，這女人接說道，你是剛醒，又沒個人給你介紹，難怪說不認識，姑娘真好福氣，從老鄭家挪到我這兒來，快享福了，慢慢地也便認識我李三姑了，我李三姑多不敢說，結交過一百多個姑娘，那個不說我良心好啊，說着，斟了碗水對心玉道，乖乖你到這兒以後，便是一

家人了，我給你攙起來坐着喝口水吧，立時走到心玉面前，將她扶起，心玉明知這遭又落陷阱，可是對面坐的還是個女人，以後如何不堪設想，眼前究比前次賈鵬魂的羅皂，還好得多，只有趁勢坐起心想這李三姑又是什麼人，不用提沒有好東西，只怔着不肯開口，李三姑道，谷大爺和賈三爺，把你給說到這兒來，他們兩人還打了一架呢，那谷大爺只知道錢，想在你身上找個千兒八百的，你想這個年頭兒，誰能值得這許多錢，我給他二百元他還嫌少呢，賈三爺就不然了，他還指望你和他團圓，成就一雙對頭夫妻，要把你帶走，給谷大爺堵住，打了一個好的，還是我來認停，照給二百分給與他，方才解開，我想攜兒愛鈔，姐兒愛俏，是咱娘兒倆的事，不想谷大爺愛錢，賈三爺愛貌，學起咱們來了，哈哈你說道這檔子事，可笑不可笑呢，心玉聽着這一羣禽獸，竟做起刀俎來，却把我當做魚肉看待，他們分款而逃，我却無法得脫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兩行淚落，只有手弄大衣扣子，暗自尋思，李三姑見着心玉流淚，無名火起，向心玉狠狠地看了一眼，把碗水往地上一撥，使勁放下杯子，復行坐下，將右腿攔在左腿上，面露着滿嘴金牙，好似惡魔口中火焰一般，對着心玉道，姑娘哭什麼，你到這兒，還不滿意麼，只要你樂意，待着吃喝穿戴，那樣發愁，再說我李三姑從來厚道，鞭兒烙鐵滿沒預備過，就憑咱這點良心待人，換個人心，那個不稱我一聲李善人啊，現在你是我二百元身價買來的，我不看在你人面上，還看在我錢份上，也不能錯待你，我還有兩句話交代你，就是從明天起你得給我應客，你別看這土房子不中眼，許多大洋樓，是從這兒來錢造的呢，說着，又從那個鬍髯臉上露出一條手巾來，替心玉揩淚眼，又乖乖心肝般的叫起來，把個心玉氣得發昏不迭，傷心欲死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也是我

命該如此，落到這步田地，到頭來只有一死而已，眼前這老搗不過愛的是財，將人皮肉去換銀錢，聽她所說，已經害過二百來個女孩兒，要知遭她毒手的無一倖免，我今日又怎能逃出她的圈套，但是她既愛錢，我又何妨以錢來買命，和她試試看呢，便對她道，你現在不必着急，我有句話和你談談，李三姑見心玉有話要說，喜不自勝，便轉過笑臉來道，你有話儘管說，我是最能體貼人，小銀、小鳳，當初那麼倔強，在誰家也待不住，挪到我這兒來，誰不和我親親熱熱呢，心玉也不管她說什麼，便接着說道，李三姑你買我不為的是錢麼，李三姑道，誰說不是，可是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一來需要本錢，二來需要工夫，吃飯穿衣，那樣不要我管，將來得點利錢，還不知等多少時呢，此間能有幾個搖錢樹啊，心玉道，假使生病死了呢，李三姑一怔，又笑說道，孩子你別說這些話，要攛着了那沒法，只好賠一泡子啊，心玉見她說到此處忽斂笑容，若有所苦，便緊接着向她說道，我現在便是一個病人，那姓谷的和姓賈的，看我病已成眞，把我賣到這裏串同欺騙了你，醫生檢驗說，我頂多能活十朝半月吧，李三姑將信將疑，見到心玉經過兩天一夜痛苦的面龐恍如病容十分沉重，也有些相信，嘴裏說道，姓谷的眞不是東西，原來和姓賈的串同，一計把你這病人賣給我，叫我怎麼辦啊，可是我們這裏，不管病不病的，祇要能夠見人，病也不妨事的，心玉聽到這兒，眞似萬刀攢心，我如從此下去，便入了地獄一般，可是還未說出錢數，何妨再試一試，接着又說道，我既病到如此縱能掙錢也不能久，我現在挪出一筆款子來給你，你能放我出去麼，李三姑想着心玉有病，心中正在盤算，將來能夠撈回本錢還不可知，甚爲納悶，本心打算在她身上找個幾千，再候幾年賣個身價，說不定能掙幾萬，如今有病在身，怎能

如願，且看我的運氣吧，忽聽心玉要出錢自贖，便又生出大的慾望來，想她必有存款，我如輕易答應不免便宜了她，可是病重死了，也是空過，不如將計就計且盤問她一番，便對心玉道，姑娘你說的話我還有個不允麼，可是你要給我想，我花了錢送你來爲的是什麼，只要你好好的給我應客，成千成萬何愁掙不回來，還讓你花錢贖身麼，將來有了錢只要我能過活，誰又不讓你自由呢，心玉道，我說的是這在挪錢贖身，不是用這病人去掙錢，況且病倒了要我掙錢，也辦不到，我爲你想不如現在落點錢，省得將來麻煩，李三姑明知如此，可是心慾甚大，不能驟允，便又露着癡笑說道，有病要醫，有錢要掙，咱們這買賣雖不說一本萬利，也得要個萬兒八千的，心玉見她不肯直接說肯，却在這兒繞彎兒十分着急，心想我如被逼吃了苦頭只有一死，誰還再和你談判，我現在要趁這個機會，趕緊說妥方能出此虎口，祇有再接再厲問道，我祇有兩千塊錢，想送給你償你身價，一天加利十倍，也可說一筆好買賣，你能允許麼，要不然我病死了，你也是白勞，李三姑看心玉形狀既然慘厲，又似瘋狂一會兒臥倒，一會兒起來，眼兒發直，臉兒發黃，手兒發涼，身兒發熱，暗暗地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心裏涼了半截，可是嘴上不肯放鬆，還想多榨幾個，笑嘻嘻的說道，姑娘夠什麼，咱這二百元是容易來的嗎，印子錢也不是好使的，那一樣開支要算上就得要千兒八百的，你想千辛萬苦花上千兒八百，就想這兩千麼，我看你把這兩千元給我存起來咱們再掙多的，心玉此時不能再忍，自言自語道，我這兩千還不知那兒去借，你既不肯等死再說，李三姑聽了一個死字十分驚心，咱這行怕的就是這個，上回小銀子死了就是一個人財兩空，如今我得了這兩千再買兩個也可掙錢，還有一千六的多餘，不比死了強麼，將就了吧，

可是這件大衣也值幾百，身上衣服也值幾十，按說規矩不能教她帶走，這一來兩千以外，豈不又加了幾百了麼，隨向心玉道，現在你這兩十元存在那兒呢，咱們規矩從良的，衣服首飾皆須留下，你如今只花兩千便可自贖，咱是厚道的善人，不能攔你，可是衣服首飾要給我作爲孝敬，咱並不圖東西，圖個順遂吧了，心玉聽她應允，滿心喜歡，隨把大衣扔下說道，兩千元你同我去取，這衣服你留下吧，可是身上穿怎麼呢，李三姑道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的，姑娘我不能叫你光身兒出門，說着從隔間裏取了兩件破衣一件大褂來給心玉，心玉認爲己身已幸贖出，何惜這點衣服，跟着就角落裏換起內衣，暗暗把手上的婚戒藏了，站立起來叫李三姑出去取款，想到鳳宜那兒借用一下，然後再付還，她要從銀行出付，她如看出摺上錢多，也許別生枝節，並且隨着一個老鴇同行，也不像話，主意已定，便催速走，正欲相偕出門，忽聽外面鎗聲四起，李三姑急往裏躲，心玉却往外跑，李三姑一把扯住心玉的手，不讓出門，口中嚷道，姑娘外面危險千萬不可亂跑，心中却防她逃走，嘴中可說不出，這時土棍地痞均已蜂湧而至，李三姑在這裏真是審中財主，誰不眼紅，選着這個機會，首先光顧到她，她這土房子的門，怎經衆人擁擠早已倒下，心玉一見門破轉生歡喜，立刻要向外跑，李三姑死也不放，這班混混兒進了院內，見李三姑和一個窮女孩立着不甚注意，直奔房中而來，李三姑初猶執着心玉不放，及見衆人進入住房，想着一切資財全在裏面，急忙前去救護，又怕這搖錢樹跑了，要她同回，心玉那裏肯依，竭力掙扎脫身而逃，李三姑顧不得了，祇有亂嚷亂鬧，想要攔阻怎樣能夠，人財兩空不消說了。

第二回 移花接木魯男子受命

心玉却出了樊籠，路遇邵老台同到何宅，又遇佩馨鳳官蜜吻，一腔怨憤無可發洩，覩此情形自如火上加油，認定此地已非安身之所，佩馨已非可靠之人，便急回校，佩馨百般勸求都未生效，想作幾日休養，再來解除婚約，想到當初我因谷中挺害他，促成我們訂婚，如今又因這姓谷的害我，促成我們解約，就連他們密吻的事，要沒有我這兩日失蹤，也不會發生，這谷中挺不知要怎麼樣死呢，一路上對於佩馨的談話，概不理會，進了校門，便對守門說了一句不認識這個人，把門關了，進入宿舍，要求舍監撥給一間房子，舍監因為外間發生事故，當然收容，便和同學張琴住在一室，張琴道，你這幾天在幹什麼，不到校呢，也不知外面多大危險，這兩天同學都不會來，你又跑來了，心玉道，我這兩天在一個親戚家裏耽擱了，因為他家辦喜事，留我玩兩天，又趕上發生變亂，可把我嚇壞了，我現在把箱子搬了來，以後住校不再外出，說着，將箱子打開，取出衣服，到浴室裏洗了澡，內外滿都換了，把那破衣服給了女僕，休息一會忽然嚷着怕冷，張琴道，大概受驚你多休息會吧，心玉此時因受刺激太大，連番挫折，把個小心眼兒堵滿了悶氣，不覺一陣轟轟之聲，打從心坎直冲腦際，周身火熱，四肢冰涼，呀的一聲，倒了下去，張琴在旁嚇得直嚷起來，齋役等都齊來探望，只見心玉倒在床上，只有一息幽幽氣兒，張琴從幸給她按摩，眼中流淚叫齋役想辦法，齋役都說咱們把她送到本校醫院去治好了，張琴擦擦眼淚，忽又說道，真把我嚇昏了，連個本校醫院都忘了，勞你駕，趕緊去送個信兒給抬個病床來，齋役去了去

久，來了兩個人，將心玉移上病床，送進醫院五號病房，張琴在旁照應，醫生接着來按了脈試了溫度，說不要緊，大概受了過度勞累，心臟麻痺，先給她注射一針強心劑，便能恢復，當由護士預備一切，把針管用沸水煮了，消毒淨盡，由醫生給她取了一小瓶藥水，用小鋸鋸了瓶口，放入針頭汲出藥水，然後倒過頭來，用大指頂着玻璃針管向上推去，將管內空氣壓出見了藥水，然後再用藥水棉花蘸了酒精，在心玉左臂上擦了又擦，用手指挾着肌肉，輕輕地插針頭，正是皮裏肉外，不多時便已注射淨盡，由護士用棉花給她揉揉，收拾各物去後，取了一張表格註上熱度脈搏一切數字，心玉靜養些時，也就蘇醒過來，這時張琴伴着她問她怎樣了，心玉就說好得多了，方才的情形滿不知道，張琴因為還須溫習功課不能長此相守，問心玉的親戚住在那兒，心玉暗想此間除鳳宜外並無別人，今天在那裏遇見，她和佩馨親密的情形，料着他們必然有了愛念，我在這兩日間，備受侮辱，雖未失身，可是經過這兩種磨折，已墮入地獄，重返人間，他們即無此番情形，也預備和他離婚，把我劫後餘生，重行回到純淨地步，現在我又病倒，正不知何時方能恢復健康，這位張小姐又不能時刻相守，如今問我親屬，我實沒有，祇有一個堂姐在鄉間，她又如何能來，再說谷中挺害我到此地步，他如不死，我見着他總有些觸我創傷，愈加憤恨，眼前可以請來的，還只有鳳宜一人，可是她的秘密，我已揭穿，如今請她相伴，她又如何肯來，不過鳳宜姐姐並非一個尋常女子，她的胆識確有過人之處，我如以尋常心意來測度，又未免小覷她了，況且除她以外，沒有可托之人，不如就請她來，一則可以重聯友誼，二則可以覘她對我的態度，我也可以把我的心思細訴於她，謀一個永恆的解決，打算既定，便對張琴說了，張琴又對院方說

明，由院中派人去接鳳宜前來，鳳宜到此病房，臉上異常沉着，把內心一切的想法都已深藏起來，見了心玉臥在床上，像是個蠟人一般，那眼睛忽睜忽閉，頭髮紛亂如蓬，鳳宜看着十分痛心，怎麼這會兒工夫，便成了這般模樣，替她可憐，不由眼淚也湧將出來，那顆深藏的心，也跟跳躍起來，心玉此時見着鳳宜能來，已覺她不是尋常女子，又見她淚如泉湧，更覺難過，把以往一切的過節兒全都忘掉，把以往一切的猜疑全都消解，從床上突然坐起，張開兩手來攬鳳宜，又見鳳宜淚凝兩眼，還未擦乾，自己也覺鼻酸，可是她經過這番刺激，視神經已生障礙，那眼淚也不見了，祇把兩手緊緊地抱住鳳宜，鳳宜口中說道，心妹我來給你陪罪了，心玉此時也顧不得回答，祇把鳳宜抱着坐下，口稱姐姐，你……要原諒我啊，我的病沉重了，你能原諒我，照管我麼，鳳宜心想心玉怎樣說出這種話來，急行用手把她安置躺下，撫摩着她的額角，試試溫度，祇覺心玉此時發着高熱，便說心妹你有話慢慢談，你現在還發着熱呢，張琴初時聽到她們談話，有什麼陪罪原諒的辭兒，有些莫明其妙，祇用奇異的目光向着她們出神，忽聽鳳宜說心玉發着高熱，方才醒悟過來說道，心妹你覺發熱麼，這位姐姐試過了，要不需要請大夫診一診麼，心玉向着張琴道，我還不覺發熱，可是我還忘了，給你們介紹呢，這是何太太言鳳宜女士，又對鳳宜道，這是我的同學張琴小姐，鳳宜立向張琴鞠了一躬，張琴跟着還禮，鳳宜道，心妹承你照應，我很感謝呢，張琴笑說誰不是一樣，咱們的感情也不只一天了，祇是我的功課太忙，不能常時看護，才請你來，現在我想告辭了，心妹的熱度我去請一位護士來給她再試一試，如有大的變化，再請大夫來診，你說好麼，鳳宜此時心念心玉病勢如此，祇有我來相伴，給她拿主意，義不容辭，聽

張琴的話，也覺很對，便請張琴照辦，說請你費心吧，我初到此還不熟悉，以後你的功課也很忙，心妹的事自有我負責了，張琴說對不住得很，我去去就來，臨行在心玉的額上用手一試，覺着熱度果高，又把那上次所試的表格看看，僅有三十六度多些，絕不像現在的情形，現在有位何太太在此相守膽子壯了，不過心玉病勢何以又加重了呢，一面納悶一面便向外走去，鳳宜本有千言萬語，欲向心玉傾訴，到此遇着心玉熱度增高，便也只好守着不願多言，勸心玉靜養，不多時護士來了，帶着溫度表用手甩了兩甩，擱在心玉口內，一面看着手錶，用三指試看脈息，數分鐘後始行畢事，張琴轉來問她情形，護士說確是高了，不過還在四十度以內，又向心玉道，你覺得難過麼，心玉道也不十分難受，可是還請李大夫來瞧瞧吧，護士應了，張琴說對不起我要先回宿舍了，心妹你好養着吧，何太太多費心明天見，隨着護士同走出來，房中祇有心玉和鳳宜兩人，各自懷着一團心思，暗自打算，鳳宜忽想到佩馨此時還不知道心玉有病，不過我在路上會和邵老台說了一句，或許他已知道，還不知怎樣難過呢，今天情形我已不能回家，他難免不到我那兒打聽，見我不會回去，更將懷疑莫釋了，現在我來此地已知心玉現狀，要不我也要担心的，但願大夫早來，把心玉熱度治好，我便能偷閒回去告他放心，倘如心玉暫時不能全愈，那我也不能離開這裏了，心在暗思，忽見房門開處走進一個大夫，手裏帶着聽筒，靠近床邊向心玉問了幾句就着把皮管子塞入耳孔，再將聽筒擱在心玉胸前，聽了又聽說多休息吧，回頭取些藥來吃了便好，鳳宜道，大夫診斷她是什麼病呢，那位大夫首了看鳳宜，把聽筒收起，然後說道，現在還不能斷定把藥吃了，試一試再說吧，鳳宜不便再問，看着大夫出去一會兒，由護士取了藥來給心玉吃了，

鳳宜守着那病房，再看看心玉兩頰上現着通紅熱猶未退，自經服過藥後不到半個時辰，祇見她頰上有了汗珠，滿身發透，在那萬縷青絲中露出一顆顆珍珠般的水粒，把個枕頭給汗濕了，鳳宜給她用手巾拂拭那裏能止得住，惟有一條濕了再換一條，心中却甚疑惑，心玉這病是什麼病需要這樣發汗嗎，我對大夫詢問病名，他也說不出，却在用藥上如此猛烈，真叫人莫明其妙了，這時心玉被那汗漿流得太多有些發軟，好似昏昏欲睡，鳳宜越發驚慌，可是算她還有主意，把顆心先沉住了，想着大夫給她藥吃，當然是對症下藥，不過如今的大夫怎有準稿子，往往小病給治錯了，便能斷送性命，他們是不負責的，我現在既然守護着，以後用藥要請他對說明，方能給心玉吃，否則我就拒絕了，又念那有一個西醫大夫，把用藥的祕密給病家說的，那麼我的打算也等白說了，暗自沉吟總無妙法，惟見心玉已經入睡，一個病房祇剩自己在伴着一個病人，度這淒涼况味，十分黯淡，鳳宜從來喜度夜生活的，往往通宵不眠，今遇心玉有病，自然不再睡覺，祇坐在心玉床邊，不時探望那心玉汗出如澍，依然不止，雖然睡得沉實，可是呼吸不勻，鳳宜給她擦擦汗，蓋蓋被預備着水瓶，等心玉醒來喝用，更倒了些熱水洗着手巾，這半夜裏忙個不休，那心中却也跟着盤算，不過這盤算飛越了病房，到了那舊居之地，那夜的風光，那日的離別，都在眼前，如今我們已經恢復友誼，祇有那容佩馨總是我們友誼的障礙物，鳳宜一縷深情好似已被一陣狂風暴雨打斷，在這深夜中，却又茁壯起來，她的心思初認心玉和佩馨不是匹敵，祇有自己才是相當，無奈他們一紙婚約把我擲出圈外，但是佩馨對我愛慕，遠在我殺何振邦之前，佩馨不說麼，從我搬到那裏，見我出入，就對我愛慕了，祇是貧富懸殊，況我那時又是未夫之婦，不能通

此心曲，如今我得了自由，她們又已成了婚約，可是我們的情感，發生在她們以前，這一點總叫我不能甘心，那又怎麼辦呢，鳳宜的感情此時遏抑不住，一點理智能溶解了，這濃厚的氣氛總不能全部消除，依舊思潮起伏，如長江大浪一般，滔滔滾滾流個不停，却說心玉自經流汗過多昏昏入睡，只見那谷中挺站立門外候了多時，心玉方欲出去，被他一把拉在胳膊，拖了便跑；心玉心內十分羞慚，自家一個女子，被人拉拉扯扯像個什麼模樣，可是掙扎不脫隨着前行，那谷中挺嘴裏還說道，上次被你逃了，李三姑和我要人，逼得我無處安身，今天我把你交代與她，自可卸了我的責任，隨我去吧，心玉彷彿要說，我隨你去你須讓我自行，無奈谷中挺百般不依，仍是拉兒扯的到李三姑的門外，叫聲開門，那李三姑已經立在面前，露着火焰般的金牙，笑着說道，你回來了，谷中挺隨把心玉交給她手，說我卸責了，又向心玉道，你不能如我心願，我也不能叫你稱心，你等着受吧，我也去了，心玉自知此來萬無生理，祇有待死而已，但是重入虎口，要想求死也不能了，正在自思，忽聽李三姑把臉一變，立刻像個羅刹似地說道小了頭你有腿會跑了，把我都給你騙了，咱這二百塊白花花的現大洋，也叫你傾了，我當初因你有病，苦苦地哀求我放你出去，我才答應下來，你倒認我軟弱逃之夭夭，就衝我允許你的一片善心，你也得捐助兩千塊錢，誰知倒反被你傾了二百，真也叫人不敢慈悲，這不是善門難開麼，我做了一輩子的善人，也叫你把揭穿了，如今我知道面目給你看看，叫你也知道我的利害。說着，叫了一聲王二，走進來一個彪形大漢，立在對面，頭上二道毛地着斜斜的，眼睛裏白多黑少，好似羊屎落到石灰堆裏一般，那頭鬍子上生着一大堆紫瘤，却像掛着一堆爛葡萄，上唇缺了一塊，露着滿嘴黃牙，也不知

他的父母，當初玩着什麼花樣，把他捧成一個這樣的人物，却給李三姑收羅來了，聽着李三姑一聲叫喚，立刻問道，三姑叫我幹麼，李三姑道，如今的年頭善人不能做了，我可憐她她倒傾了我，也是善門不遭惡事，那姓谷的又把她找回來了，你看怎麼辦吧，王二對着李三姑，把牙齒動了幾動，表示笑容，又用手托了托腮幫子上的肉葡萄，然後說道，三姑看着辦吧，你要治她，把她送到落馬湖去怎樣，李三姑道，那不便宜了她，王二道，要不然現在有個壁畫館生意還好，倘如用她去號召，定能掙一筆大錢，一來是個女學生，二來是個大姑娘，三來還有我和她配對，誰看着不開心呢，李三姑道，這倒說的是，可具壁畫館現在怎麼樣，王二道，那吳大郎辦得好好呢，房子也改造了，價錢也加高了，看一次十五塊錢，這買賣也夠闊了，李三姑沉吟一回，轉了笑臉說道，你是咱的人了，怎麼好和她配，王二道，那不湊比試罷了，誰還能搶了你的先去，李三姑把大嘴一撇，朝着王二也學那情人般地做了一個媚眼，可憐這個鬼臉，却把心玉嚇昏了，心想地獄在那裏，這不是活地獄麼，我現在已入了地獄，聽說還要送入壁畫館去，這壁畫館又是什麼所在，料着要比地獄還苦了。咬定牙根一言不發，彷彿一個待決的死囚，求生不得，想快死也不能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，祇聽那王二又對李三姑說道，你知吳大郎的壁畫館，現在闊了麼，李三姑道，咱一久不去了，內容還不知道，你知道的清楚嗎，王二把個斜眼瞥了兩瞥，連說帶比道，這館子比上洋房了，就在那三間樓房裏，把個板壁打通，在那屋子的中間，隔了一坐板房，四面不靠，粉刷得嶄新的，在那四面板牆上鑿了幾十個方孔，板房裏放着一張銅床，板牆外放着許多椅子，還一大炮台的紙煙呢，你說看的人花上十五塊錢也值得了，演的人睡在銅床，也夠舒服

了，若要是和她演一回，不也睡了銅床了麼，心玉雖是個處女，可是聽他這一說，也就明白怎麼一回事了，立刻大哭大鬧，指着李三姑罵道，你這混帳東西，你要把我處死，聽你怎樣，你想糟踐我的身子死也不能，我現在拚着一死看你辦吧，李三姑不動聲色，僅把那嘴兒挪向着王二道，先給點顏色給她看看，王二隨即走到心玉面前，一手堵着心玉的嘴，一手伸向心玉的腰間，心玉一見此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口中被那蒲扇大的巴掌堵住了，嘴兒嚷也嚷不出來，祇有拚死抗拒，那王二的手却在她腰間摸摸索索，找那褲帶的結頭，把個心玉連羞帶怒氣得說不出話，又加王二的粗手堵住嘴兒出不來氣，恨不就此死去，誰知王二的那一隻手已經找到帶結，隨着一抽，那根褲帶跟着出來，心玉想到上次賈鵲魂的糾纏，還不會到此地步，今天情勢竟已無可挽回了，祇有哭着鬧着圖緩一時，不料王二把根褲帶抽出來後，接着出了房外，嘴也鬆了，心玉於是大哭起來，念此一身將被污辱，又怪王二何以把根帶子送了出去，是何原故，忽見王二又得轉來，把個心玉更加着急，心想這一來難再倖免了，那知王二若無其事的，又和李三姑說起話來，心玉總覺傷心，依然哭鬧，李三姑便對王二道，你像傢伙預備好了，去見見吳大郎好麼，王二應着兩人走了出去，屏門倒鎖，祇剩心玉獨自在內，方悟剛才挪去褲帶是防自己輕生，見他二人行走已遠，哭也停了，昏昏坐着，不一會二人又由外面回來，那王二便對心玉說道，現在送你進館了，你如再有一點哭聲，便要你的性命，說着，把那褲帶又還給她，心王此時也就覺着哭也無益，不如臨到最後再圖一死，隨着走出進了一所大樓，那樓梯壁上貼着幾張小紙條兒，頭一張寫的是新到的女生，第二張寫的是處女的表演，第三張寫的是好醜的配合，心王一見這不是王二先前提說

的三項麼，如今用來作他們的標語，這分明是指我而言了，叫我怎樣應付，隨着跟上樓去，見着三大通隔，立有四根鐵柱，建了一間板房，王二就把她牽入房內，拉拉扯扯正欲強迫脫衣，心玉一想這是我的最後歸宿了，隨將自己的腦袋向那鐵柱子上面使勁撞去，覺得血花四濺，一身大汗依然睡在病床，那裏有什麼王二李三姑，乃是遽然一夢，祇見鳳宜洗着手巾十分安靜，回想夢中情景，好不危險煞人，便叫聲鳳宜姐姐，你在幹什麼呢，鳳宜見着心玉已醒，立時把手中擦乾，走向心玉床邊遞給心玉擦汗，又倒了一杯開水給她，問她怎樣，心玉道覺得好些，可是鳳宜姐姐，你怎麼不睡覺呢，如此受累叫我不安，鳳宜道，我看你出汗太多，恐怕你睡後打被，所以守着，我在家裏，一到夜間是常不睡的，今天爲你犧牲一宵，那又算得什麼，心玉自己却打算着夢中景況，何以這樣怕人，這也是神志不寧的原故吧，假使前回在那李三姑處遭此毒手，恐怕已離人世，又念那次谷中挺把我騙去，幾被那姓賈的姦污，眞真假假，都是間不容髮，也不知我凌心玉前世寡作了什麼，今生來受這樣磨折，我的清白雖未沾污，但是經過兩種惡魔，教我也無面目去見佩馨，我今又陷在病中，不知何時痊愈，可大約是我的命薄，不能消受，我此次主張，本定與佩馨解約，料定解約以後，鳳宜必然入選，所以我把鳳宜約來，一來是請她作伴，二來是與她說明，我從此後便可安心讀書，不再談愛了，再說鳳宜比我姐姐還親，如此體貼，如此辛苦，眞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人憐愛，想到此處不覺流下淚來，鳳宜那裏知道，心玉是要推位讓賢，只當是她因病傷心呢，便對心玉道，現在天快亮了，你要好好將息，不要悲痛，有什麼難過的事有我呢，祇要病治好，一切的幸福全在後邊，我們有話明天再說，現在我可要睡了，鳳宜說着給

心玉整理被褥，換了枕頭把熱毛巾遞給她，擦了眼淚，然後又在心玉額上摸了一摸，說道熱已減了，大約明天也快好了，心玉囑鳳宜說要睡覺，念她累了一夜，不能再說什麼，祇對鳳宜看看，說我好得多了。你快睡吧，自己也就裝着假寐。那房中適空着一張病床鳳宜本來體乏，便拉開床上的手毯蓋着睡去，心玉此時却倒百般思念湧上心來，第一此身已受了污點，不能再和佩馨作緣，縱使他不棄我，我心總覺歉然，雖說佩馨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曾有過一些污點，可是他爲救母而作，完全一片孝心，我對他發生愛戀，也在明白他的爲人，以後方才與他訂婚，他對我又是十分敬重，我和鳳宜的交誼，親逾姐妹，可是他把我兩人的分量輕重分得甚明，就才和我密約，如今經過兩重磨折，清白難分，教我怎樣對得住他，二來鳳宜姐姐對他愛慕已非一日。這是我平素所見，我不讓佩馨把我們婚約，給鳳宜知道，也便是恐教鳳宜絕望，我們以往的境地，比較鳳宜強勝百倍，一個是有爲的青年，一個是前進的學生，將來結合美滿良緣，教鳳宜帶着，我們宛如錦上添花，她把一個丈夫殺掉，雖說報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可是心上的創痛，和日後的淒涼，怎堪消受，倍覺孤單，那不似雪上加霜麼，今天我遇着她們的情狀，也是我不先宣布婚約的過錯，我如早向她說明，她也不會如此，還有我們姐妹，如此親密，竟不把我們的婚約預先告她，也顯着我們對她不起，這樣一樁大事，竟瞞住了她，又安能怪她獨向佩馨進攻，假使她在我以前和佩馨訂約，不會告我，她又何能禁我，不和佩馨接吻呢，可是如今我倒難住了，我如要和佩馨解約，鳳宜心內必然認定因她而決裂了，教她怎處，並且我還要替他們結合，須用一個金蟬脫殼之計，方能如我所願，給她成功，可是佩馨那裏也是難題，他看我對他驟然斷絕，定然懷

恨到鳳宜身上，縱使此番他對鳳宜有些情感，也是因着她竭力進攻臨時接受，看他對我連賠不是表白心情，又加着鳳宜一層誤會在裏面，也是實情不能怪他，現在我如從此決絕，他定不能甘心，又怎肯與鳳宜結合，那我的一腔心事，不是白費麼，目下要緊的，是需要我的病體痊愈，方能進行，可是我的病勢一好，這個難題便沒法解決，何妨借我病體，來撮合他們的成功，那我也脫出身來，不過這個計畫，也不是短期可成的，我要先把病勢延長下來，才好慢慢進行，心玉經過這番思慮，似乎有些頭緒，靜待實現起來，只是一個愛人，豈是容易到手，又和佩馨有過幾次蜜吻，兩下情投意合，正是大好姻緣，目下爲着己身一些污點，萬種灰心，才肯放棄，想到縱虎容易擒虎難，這句話就有些不忍，常言道，創業難守成亦不易，如今守固不易，解除亦甚難了，我如把佩馨和鳳宜，雙方教他們自動放棄了我，而我亦能成就了，他們處處圓到不即不離，那我也就成功了，這時天已大亮，心玉又入睡鄉不題，只有佩馨自從回家回去，時已深夜，邵老台點起燈來，見他垂頭喪氣，知道必無好音，隨說兄弟你見着凌小姐了嗎，不是，見着何太太，知道凌小姐的事了吧，佩馨道，什麼小姐太太的，誰見着一個呢，邵老台揉着睡眼，聽着不是確兒，隨又躺下自言自語道，何太太又往那裏去了，佩馨道，燈盞點着，門也鎖着，祇是不見個人影兒，邵老台道，深宵黑夜往人家跑也不是事，明天再見，咱們早睡吧，佩馨聽他此言，似乎前宵，在鳳宜處耽延一夜，有此蹊蹺便也無言而臥，次日天明，佩馨一早起身，又往何家打聽，電燈被日光照着，成了暗色，門上凝着一層厚霜，正似自己的心境，和這燈光晦黯霜氣嚴寒一般，毫無此許生色，在這凌晨的朝氣中，却蒼鬱着一團遲暮的景色，佩馨此際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

腦，既先激於心玉，在無意到鳳宜了，昨宵竟夜不回，想是心玉把她留下了，可是心玉對她，自有一些芥蒂，豈肯邀她，如今因病找她前往，當然病得相當利害，現在又在那裏過夜，可見病更加重，不然怎會不歸家呢，其中病情我竟不知，又把找撇在門外，不得相見，怎不教人難過，佩馨徘徊門前，希望鳳宜也許早晨回來，便可見面，且能知道心玉病狀，豈不甚好，也顧不得自己身上還有官事干係，幸而這場事變剛剛過去，行人尙少，在這地方，又無公事中人走動，沒有堂格，誰還注意住戶人家，更不關心，倒是佩馨自己不肯過於流連，祇待了兩個鐘點，不見鳳宜轉來，也就回去，料一晚間必能見面，又恐心玉一時未能全愈，我到鳳宜那裏只有兩人，若再演出前夜故事，藕斷絲連，教我怎生逃脫，又怎對得起心玉，我現在唯一的心願，要把心玉的感情恢復過來，才能放心得下，否則我的以往心情，付諸流水，顧此失彼難以爲懷，一面進入土房，見着邵老台在喝茶，便無精打采的輪到坑上，納頭便睡，邵老台見此光景，已知不妙，口中念道又白跑了，咱倒有個主意，你看怎麼，佩馨也不答理，邵老台道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，佩馨道，有好主意儘管說，大哥別再耍人，邵老台道，我邵老台幾時要過你來，兄弟你有機會不走，却到何家繞圈兒幹麼用呢，佩馨道，機會在那裏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現在有病，你還不學一回寶二爺，佩馨道，對對可別胡說霸道，我就再跑一趟，邵老台道，我要跟着方行，於是兩人同行到了學校門首，佩馨見校門已開，請傳達代轉一聲，那人有些不樂意，邵老台幫着說了許多好話，方才領着佩馨前往，邵老台依然在傳達處待着，看着他們進了旁門，那傳達給領到醫院門口，教他自去打聽便轉回來，佩馨推門進去，對那護士說了情由，那護士按鈴派人領去，佩馨走上樓

梯，心已忐忑不寧，一進病房，見鳳宜正給心玉倒水，一時不知所措，本想直入，又怕心玉作起急來，於己難堪，於她有礙，只有在門上敲了兩下，鳳宜在裏面說道，進來，佩馨推門入內，遠遠對着裏面說道，心玉你怎病了呢，此時鳳宜手中挪着杯兒，忽聽佩馨說話，好似觸電一般，要比心玉感覺還快，扭轉頭來向外望去，只見佩馨立在房內，如石人一般，一動也不動，臉上露着風扇之色，好似幾日未曾睡眠，不由生了滿腔憐惜之意，心念他才隔了一夜，便已如此，可證他對心玉如何關心，不啻同病相憐，相關痛癢，佩馨以往心情，則以自己和心玉的祕密婚約，受了心玉囑付，不讓給鳳宜知道，面上一直表示着友誼的態度，如今因爲已在鳳宜面前，宣布出來，不再隱祕，也便以未婚夫自居，直向着心玉詢問，惟恐心玉不滿，在問過這句以後，特又停住，靜等心玉的回答，心玉此時深悔昨日對於佩馨過於決絕，欲在今天把這空氣緩和下來，在這轉圜以後，再把自己脫出，立刻應道，佩馨你怎知我有病呢，鳳宜姐姐在此辛苦一宵了，你請進來，佩馨受寵若驚，立刻前走幾步，首對鳳宜說道，何太太你早來了，我從昨晚聽邵大哥說，你怕心玉有病，特來看看，却不料心妹果有病了，我會到府上去打聽，曾見屋內電燈開着，門却鎖了，守到今日，邵大哥陪我到此，特來相問，鳳宜道，邵先生在那裏，佩馨道，現在傳達處候着呢，鳳宜顧着昨晚明告邵老台，說心玉有病，他却改了詞兒，大約是怕佩馨着急，佩馨到我家打聽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暗思佩馨此人，對於心玉固然有情，並且不避嫌疑，仍向我處打聽，今日還在心玉面前，直言不諱，可見心地坦白，未嘗對我怨恨，祇有心玉聽着，佩馨前去他家，燈猶未滅，足見鳳宜來時何等匆忙，一聽我有了病，就連燈也不顧，前來伴我，這樣熱心，令人感激，我今

立志要和佩馨解約，佩馨着想，他與鳳宜結合最爲適宜，這時佩馨已立在心玉床前，鳳宜却倒退兩步，坐到另一床上，心玉斜着身子倚在枕上，下面蓋着被單，右手執住茶杯，擱在隱入被裏的腿上，頭髮蓬蓬，臉上不施脂粉，細白肌膚帶着病容，越顯得自然的美，佩馨以前和她見面，多在夜晚，或是黑暗的房裏，從未像有今天這樣，把一個病態美人，浴在朝陽裏面，一個毛孔，一個器官，都清清楚楚，出現眼前，給他賞鑑，佩馨看到此處，不覺更加憐愛，也顧不得鳳宜在旁監視，便用低低的聲音，問心玉道，你是什麼病，大夫可有診斷麼，心玉毫不猶豫的答道，你且坐下，昨天李大夫說我是肺病呢，我自己也覺得這裏很疼，說時把茶杯放到几上，用手在胸前按着說道，我這兒還有些腫呢，佩馨聽着肺病兩字，立時神色異常驚訝萬分，本想遵心玉的囑咐，找個位置坐下，一聽心玉說出病名，無心再坐，那知兩腿發軟，幾乎暈倒，要想用句話來安慰她，又被心中萬千私念來往盤旋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呆呆望着，惟有鳳宜聽着心玉說話，倒覺奇怪，昨日我問大夫什麼病，他說還未診斷得清，今天心玉怎說是肺病呢，要是肺病，大夫何以要用那樣猛烈的發汗劑，給她服用，豈非催她快死麼，天津有個私人大醫院，曾經治過一個患肺病的人，給她半片阿司匹靈吃，出汗不止，未到幾天，便嗚呼了，當時病家不知吃的什麼藥，單看病的變化這樣快，曾經質問過這大夫，大夫說肺病起於感冒，用治感冒的方法給她阿司匹靈吃，就是根本治療，問他是那個老師教的，他說我的老師本是機器匠，按照機械原理，也不算錯啊，把這病家氣壞，大罵一場，但是人已死了，也無辦法，那醫院却還開着呢，現在心玉果如是肺病，那大夫給她這樣發汗，不又出了一個機器匠教的大夫了麼，心內爲她十分擔憂，嘴裏却又

不能追問，又見佩馨一聽，心玉得了肺病，立著發呆，不再言語，也覺他受的打擊，非同小可，心想前夜我向佩馨追求，忽聽他宣布已與心玉訂婚，真如一個晴天霹靂，今日佩馨聽着心玉得了肺病的說明，如同我前次聽他的話一般，同樣難受，佩馨這個男子與人訂婚，並不是沒有第二個男子，可是沒有第二個佩馨，這時的情形，心玉這個女子得了肺病，並不是沒有第二個女子，可是沒有第二個心玉，我是失了一個佩馨，不道他又失了一個心玉，按說起來在他失了心玉以後，就是我復得了佩馨，不過佩馨果然失了心玉，那一分傷心不用提了，就連我和心玉這番情懷，也不忍取這勝利，天老爺真不開眼，何不教我得了肺病，早日死了，讓他們成了美滿良緣，多麼痛快呢，這時心玉說完以後，各人靜了多時，這屋內的空氣，也就寂靜多時還是鳳宜不耐說道，心玉不用瞎說了，大夫幾時對你說來，心玉道，你未來時，他便說了，心玉怕鳳宜懷疑道破，故造此說，同時唯恐佩馨不信，又怕他相信傷痛起來有礙身體，還有自己的一點愛念，不能全棄，今因要保持我的純潔，不願和他結合，並非有什麼別的，能否成功，尚不敢定，乃繼續說道，過兩天還是照X光呢，不過我一向便覺着肺弱，時時作痛，因為這些時，受了累，故而大發了，佩馨你摸摸我的手心還發燒呢，說着把右手伸了出來，佩馨此時也想回來了，我是無論如何必全終始，聽心玉此言，與以往態度，大不相同，居然不避鳳宜，教我握手，可見她對我的感情，已經恢復，並且表示婚約已經公開，和我居着未婚夫的態度相同，由此表示，也可以杜絕鳳宜的野心，免生枝節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我們如果過分表示親熱，豈不教鳳宜格外傷心麼，也背了心玉當初的意旨，誰知心玉的意思還是不是呢，乃一面也把右手伸了過去，握住她的手，扭轉身軀，疏

着坐到心玉床邊，一面向着鳳宜說道，何太太你會試過麼，倒是有些燒呢，鳳宜見着他們二人重溫舊好，自己成了一個障礙物，只是又不能離開，離開了便顯自己含有醋意，反把心玉前天所見我們的情形，越描越黑了，再說我前天已經自甘放棄，教佩馨去安慰她，未能得到結果，今天心玉好容易才把真情露出，我如稍有異狀，他們便會不歡，豈非我又害了他麼，隨着立起身來，向心玉道，這高熱是昨天的餘波，還未退盡罷了，容先生你也不要害怕，心玉的病未必是肺病，一時感冒再出些汗便好了，心玉道，我確實是肺病，可是病還未深，大約完全好也不易，佩馨此時把手退了回來，說道心玉你別瞎疑心，得了肺病固不易好，但是肺病也不易得，你的身體很壯，怎會得來呢，何太太經驗大些，你看怎樣，鳳宜道，我也說是呢，心內却想心玉此時或將要與佩馨談些什麼，礙着自己有些不便，便編了一個詞兒道，容先生你在此坐坐照管一會兒，我去買些點心來，給心玉晚間吃用，邵先生我看也不用教他等了，讓他先回去吧，佩馨會意自然應允，心玉倒有些不好意思對鳳宜說道，姐姐我夜間不吃什麼，不用買了，我們三人談談多麼好宜，鳳宜道，就在附近買點，我還吃用呢，說着把外衣披上，對佩馨道，心玉不能離人，千萬等我回來你再走，我昨天就想到了，沒有這機會，這真巧哩，逕自出去，這裏只剩心玉和佩馨兩人，各自欲訴心事，都有些不願重題，沉默一會，方由心玉說道，佩馨我們有幾天不見，環境彷彿差異得多了，你覺着麼，佩馨自從得見心玉，懷着滿腔希望，以爲我們的婚約既已公開，此後行動便也不用隱藏，可得進一步的甜蜜生活，縱使心玉遭受過幾番磨折，那也不成問題，祇要我對她真心不二，諒也可以安慰她心，料着心玉此言是表示彼此的波折，接着說道，心玉，我們自從訂了婚

約，以後我想我們兩人，已經心心相印，我固然知道心妹對我不會生了別心，我也可以表明我的心思，未嘗稍異，我將來對妹要求把以往的一切饒恕了我，並且忘了你以往的遭遇，心玉聽着他的話裏，含有要彼此忘去這兩日的經過的意思，心想他對我已經諒解了，可是我的遭遇，總屬一生缺陷不比尋常，我們當初結合是清白的純潔的，不料谷中挺害我到這地步，我如再把這受過侮辱的身體獻與他，他雖不嫌棄我，我良心上能安麼，我良心上得不着安慰，那我的身體也就永無安慰的日子，現在我如把事實告訴他，他雖真實信賴，那我不等於向他求恕麼，萬一他從我的訴說中，生出一點疑心，那我不是又受一次侮辱麼，且祇與其將來後悔，不如斬釘截鐵，從此脫出身來，也算大夢初醒，有什麼等我畢了業再說，祇使我與佩馨不離，也須等我畢業後，方能結婚，在這三四年中，能保沒有變化麼，何況將來我還要在社會上做點事業，不能專心在我們的婚姻方面，假使佩馨因此而發生變態，到那時我也是難堪，祇是目前的解約問題，教我從何說起，我要趁此暗示出來，教他漸漸冷淡下去，便把身子坐起來，取暖瓶要倒杯開水給佩馨，不想佩馨錯疑心玉要喝水，搶着給她斟了，心玉提到手中，仍然遞給佩馨說道，這裏沒有香茶，你喝這杯白開水吧，佩馨道，心妹，不要勢累，我喝會自己來取，這杯還是你喝吧，心玉道，我現在也沒什麼，你且喝了，但是這杯兒是我用過的，不知你怕傳染麼，佩馨一聽立刻喝個干淨，然後又斟了一杯，遞給心玉道，心妹，你別把這病太重視了，我和你是一個人麼，你如這般說來，不是把以往重我愛你的心都取消了麼，心玉道，不然，我以往愛你，我現在還愛你，可是以往我是一顆整個的心，用在愛上，如今我却分了心了，分了一半的心力，和病魔去戰鬥，我也希望你不必

再以整個的心來愛我，你縱不信仍然如此，那我也沒有全力來接受，病是痛苦的，在病中是更希望受人愛的，但是我的心理與人不同，我認爲你愈愛我，越增加我病的痛苦，尤其是肺病，因爲這病是沒法治好的，你如依舊愛我，到頭總教你失望，那我不是負了你的愛了麼，所以我要請你把顆愛我的心，轉移到事業方面或是別的上，便可以減少失望，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，佩馨聽着渾如浸入深淵一般，初疑心玉有些懷疑自己，又疑她對己境地不滿，嫌我沒有作爲，但是都有些不像，聽她這沉痛的話，仍是爲着這可怕的肺病，我如今已把此身許給於她，當然要有所表示，可是這表示，不是言語能形容的，便挪了挪身兒靠近心玉，用兩手撫着心玉的肩頭，與她面對面地說道，心妹你太過慮了，人說接吻是肺病的媒介，我的心理也和入不同，我以爲它作肺病媒介的時候，充屬很少，作爲愛情媒介的時候，總是居多，即使爲愛情而得到肺病，那肺病也算不是愛情結晶；心妹你能允我實驗一次麼，心玉本是以病爲盾，那裏有什麼肺病，眼前遇着一個不怕死的情人，要作一次實驗，再加心中蘊着一往深情，又得着了發洩的機會，正如磁石引針，立時吸住心玉的兩手，也放到佩馨的項上緊緊抱住，佩馨兩手也改抱了心玉的全身，那兩顆相愛的心，依然整個地跳着，她也不會分了一半去戰病魔，他也不會分了一半去創事業，還是這一雙愛侶的呼吸器官，經不起長此的震盪，疲乏下來才停止，心玉就着躺下，兩手反接托住個頭，看着佩馨，佩馨此時也把兩眼望着心玉，用手指在膝上敲打，彷彿思慮什麼，兩心相旋，四目相射，佩馨經過這個蜜吻，認爲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從此相好無間，定可早結良緣，又念這回舉動，還是從鳳宜學的呢，她那夜和我一吻，幾乎把我和心玉的盟約毀掉，今我

和心玉一吻，居然也把她的前嫌盡棄，真是一個妙法呢，暗鳴得意，不覺嫣然，心玉心內想着，佩馨真是愛我，我前天回到何家，正以刺激太深，難分清白，要藉憤怒把他斷絕，又見鳳宜臨行吻他，以爲他已變心，從此可以分離，一走了事，誰知鳳宜並不知道我們婚約，始行追求，既不是鳳宜的過錯，又不是佩馨的本心，那倒是我的隱秘的不是，佩馨起來賠罪，說明緣由，我未嘗和他交過一言，便直返校，他又追到校門，我不承認相識，以爲這一氣又可完事了，那知我竟癡倒接來鳳宜，他又連往何家打聽，今日趕來問病，可知他是不肯放棄於我，並且真心愛我，今日他在鳳宜面前和我表示異常親熱，看來是阻止鳳宜的追求，對我不會稍變，並且不畏肺病的傳染和我接吻，益覺他愛我的情深，可是他愈真心愛我，我便不能把這受過侮辱的身子去嫁他，我如今已做過人販子的賣品，已得過審姐兒的身價，論我當時所受的侮辱，要使佩馨看見他能氣死，要比鳳宜所遭，還不爲她能夠報仇，假使竟被他們逼得不死不活，落成暗娼，那佩馨也不會再來娶我，我也就不能再嫁他，人禽之分相差一間，今天看起來，是我有些過分，要照當日情形說起來，便是環境所造成，並非我要如此，天公作弄，教我怎能背了良心再和他來結婚呢，今朝一吻，算我報了他愛我的一片心，以後便要實行我的計劃了，立刻把臉一沉，好似十分難過似地，拉了拉被單，依舊睡下，口裏說道，佩馨你請到對過床上坐一下，我這時肺部又覺着痛了，佩馨移到鳳宜臨時臥床坐下道，請大夫來瞧瞧怎樣，心玉道，這病不是一治便好的，大夫來也沒有用，佩馨我自得了此病，一切都灰心了，佩馨道，這病實在靜養，新鮮的空氣和營養的飲食，是唯一的治療，藥劑。在其次了，心玉道，一切治療對於這個病都沒有什麼特效，現在我已癱上了，固是

我的不幸，也是你的不幸，佩馨算我辜負你的深情了，佩馨道，我們還論這個麼，我認爲這病不能阻礙我們的愛情，縱使你的病家嚴重，在可能時我也願和你結婚的，心玉知道佩馨對於自己所造的謊病，已經有幾分信了，但是對於自己的愛情，仍未稍減，借此機會便想來打斷他的愛念，不過自己的情苗也些茁壯，豈忍相欺，爲着實行自己的信念，不得這樣的說，每說一句，她的心便似受一次創傷，又想我那裏是受病魔的襲擊呢，實在是受那谷中挺這惡魔的驅使，方才演變到如此，爲使自己的謊言圓滿，又不得不繼續說道，佩馨你呆了，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，但是我既有了這病根，這病在醫理上說是最忌結婚的，你又怎忍還提此事，那又不是害我麼，我在不久以前，也會爲我們將來共同生活，設計過周到的圖案，現在一切都完了，我自然預備長期的休養，但是你不能因我的病而頹廢，我和你訂婚，因爲共同幸福，可是自己也希望你做一番事業，就是我也想在畢業後獻身社會，如今我完了，你却不能像我，倘然如此那你並非愛我，我前面已說過，是增加我的痛苦了，佩馨聽到此處又覺絕望，方知心玉並非愛自己，祇是這病把她害了，這病怎麼如此快呢，想是心玉身體早潛伏着病菌，前幾天又受她親戚姓谷的侮辱，刺激過深，才會復發，我也算被姓谷的害了，可也不敢向心玉明言，怕她傷心，只有暗自悔恨，恨不能擒住那姓谷的，食其肉而寢其皮了，想着自己唯一的愛人竟被病魔奪去，經過千辛萬苦，依舊淪無歸宿，守着一個紅鞋知己，終不能締結良緣，她犧牲了生命，這犧牲了愛情，更以方才一吻，情興甚濃，忽地一個暗影，便投下來，教人無法躲避，怎不悲痛，不覺淚如湧泉，又立起走近心玉床前，矮下身子伏在床邊，向心玉道，心妹你千萬不要傷心，吉人天相，我想你不久會恢復健

康的，心玉此時見佩馨流着淚，還來安慰自己，恨不能把這假造的病狀，立刻收起來和佩馨安慰一下，心想我這一着，要比你帶淚慰人的力量增強十倍，無奈良心和信念都不許可，心玉是一個舊家庭的女兒，她親姊守着這個舊家庭的產物道德律，不肯離開谷中抵，備受虐待亦所不辭，心玉雖經勸解過她，如今到了自己身上，却也堅持着這個道德律，不肯再和佩馨結合，祇有痛斷心無所寄托，放着一個愛人不敢親近，人家把最虔誠的心來愛她，她也不敢接受這個苦又向何處訴去，那藏在心坎深處的創痛，被佩馨這一副熱淚吸引着，不由地自己的眼淚也響着流下來，順着眼角盈盈而出，因為睡着關係，斜流到耳際把鬢髮都浸濕了。又不欲着佩馨為事傷心，把個臉轉了過去朝着裏面，却不料眼淚跟着轉移，又把那邊鬢髮流濕，成了個淚人兒，佩馨見着悲痛，覺着自己不應給心玉病體再添悲愁，只得拭了眼淚，向心玉叫道，心妹你好好的養病，不要把我們的婚姻放在心上，古人有待我二十五年而後嫁的話，現在我也等你二十五年不盛而後怎樣，心玉道，你怎樣不明白呢，二十五年是如何的一個長時間，說着把臉又轉向外來，佩馨見着她滿臉淚痕，便用手巾替她揩眼淚，心玉接着他的手放平下來，對着他看了一眼，祇因滿眼含着淚珠，每個淚珠的折光映出一個佩馨的面龐，彷彿有無數的佩馨立在前面，每一個面龐都登可愛，並且各個面龐上都管着一枝利箭，接連地向自己的心上發射，百發百中，使她無可躲藏，誰知這顆心外，不久有個信念鑄成的盾做了她的擋箭牌了，可憐心玉小心坎兒裏，自從作了戰場，經過幾百回合，雖然佩馨的愛箭發個不停，無奈這擋箭牌鑄得結實，無法穿透心玉的心，遂得從來應付，低低言道，我們自今再過二十五年成個什麼樣的人了，還需要言婚麼，那都是古人的假

話，我們希望就着現實作一個合理的解決，我此次和你都成了被動，不是可以自主的，但願在可能範圍內，保持我們長期的精神之愛，至於結婚那是談不到的了，我爲你想你單另作打算，把愛我的心轉向別種方面，我不能禁你不愛我，我也不能不愛你，你是可以相信的，惟有我們的婚約問題，需要解決，佩馨早有恐懼，心玉解約的心理，但那是爲和鳳宜接吻的關係，曾預備着一大套解釋的詞兒，和一切哀求的方法，不意心玉今日並非爲她，乃是因病，所擬的方法和詞兒，滿使不着，把個佩馨急得直是流淚，無言可施覺得心玉何以如此決絕，教人喘不過氣兒來，既不讓我等待，又更急解除，我如不允，她將着急，有這病的人，肝火都是旺的，我如允了：那我的——一切希望，也將隨之化爲烏有，祇得緊握了心玉的左手，把個頭伏在上面哭個不住，又怕心玉見着自己分外傷心嗚咽說道，心妹我們就這樣的下場麼，這一來你的病不一定就會嚴重，恐怕我的病又發作了，心玉就怕他會有這個現象，釀成雙方痛苦，惟有變更積極的希望，略作緩和的口氣道，佩馨你要諒解我，我爲病魔所羈啊，關於解約的事，根本沒有什麼手續，我們交換的戒指，從此改爲友誼的贈品，也沒有什麼，你能同意麼，我想我們如果同意的話，精神的愉快將要增加，我的病也諒能因此好轉，亦未可知，不過你總要原諒我，並且同意後，你也要作積極的活動，創造一些事業，婚姻的事在相當時期，也要另謀，你能和我做一個朋友，我想也不是沒有意義的事，但求你放寬了心懷，把我們這一段忘掉，方能彼此相安，那我雖度着幽鬱生活，而能見到你的成功，你的美滿，也算我們不枉結識了一場，佩馨你要認清了事實啊，還有鳳宜姐姐，是我要好姊妹，她的言行我很佩服她的，淒苦我也同情她對你以往的誣陷，也是適逢其會，現在明

白大家都須原諒她，祇是我前天回到她那裏，因為受了姓谷的詭索，一時氣極不免失了常態，就連你也遭我一頓搶白，至今還抱歉呢，鳳宜昨來伴我一宵我很感激，今天得和你暢談，想也能教你原諒吧，佩馨聽了心玉這番談話，愈加失望，把那互換戒指的事，都作了結束，這一來似乎已經解除一切，沒有挽回的餘地了，教我以後對於鳳宜和邵老台，都是沒法提起，在我們這場談話裏，我倒也能原諒心玉，她因得了肺病，感覺前途黑暗，不願令我同入苦境，把婚約解除乃係權宜之計，倒是那邵老台不知就裏，還不知是爲了什麼，即使告訴他說，因她得了肺病，因而解約，他也要怪我乘人之危，不能共同患難呢，鳳宜方面，在她前夜追求之際，方始說明現在忽然取消，一則她將謂我前天謊她，卽是不是說謊，又將疑心到她的最後一吻，被心玉看見怒而解除，就連我也那麼想，其實心玉爲了她的肺病，又誰肯信呢，鳳宜說不定還怨心玉量狹，進一步知道是真的，又將向我追求我如何能拒絕呢，我爲心玉忍受一切，希望得到美滿境地，誰知結果如此，卽以我今天得見心玉而言對我那樣親熱，滿心歡喜，以爲一切芥蒂可以消除，誰知又是我們解約的日兒呢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這句話又實驗了一回，就是心玉的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，我現在對於心玉的話已經無法回答同意，已是這樣不同意也是這樣了，可是心玉當然還要我給她一句話，我也不忍不給她一句話，只有冒着頭皮問心王道，心妹你認爲我是答應的好，還是不允的好呢，你認爲那一種給你愉快，我卽遵照你的意思辦理，我的心却始終不變，不管怎樣祇有一個愛你我卽遵照你辦，另結一百次婚也只有愛你，你能相信我的話麼，心王道，謝謝你的好意，但是你能允許了我，我是最愉快的，你能和我做精神的友愛，我相信我也只有一個愛你，

那麼我們既然得着精神的友愛，不比結婚強麼，結婚乃是戀愛的墳墓，我們可以超過這一關了。佩馨到此已屬無可奈何，只有同意了，心玉的主張，但是戒指仍作為友誼的贈品，彼此說明，佩馨依舊流淚，心玉則強忍着眼淚，用手撫摸着佩馨的頭髮說道，佩馨你請起來，我們盡一點別意，隨着把兩手張開，兩眼發着淚光，希望佩馨的降臨，佩馨想着鳳宜昨天臨別的一吻，那時心繫在心玉身上，與鳳宜毫無留戀，今天若和心玉吻後再無可親的人了，茫茫人世，希望全無，然而心玉的情意絕不可却，含着一副眼淚半俯在心玉身上，手擁着心玉的頸項緊緊貼貼，心玉也迎合着交流着眼淚的一個蜜吻，那知在初嘗櫻頰之時，佩馨的淚珠正滴在心玉的眉上，由心玉的眉上順次流到佩馨的臂上，這時心玉的眼淚也跟佩馨的淚珠交流而下，粒粒圓珠晶瑩可愛，也不知是淚是血，經過長時間的甜蜜依舊分開，心玉想着我們的愛情雖然分裂，可是彼此並沒有什麼惡感，這兩顆愛苗，又怎樣可以剷除，不說佩馨不能甘心要永久蘊蓄着，即是我的心中對於佩馨的息念，也無法冷却，這回我以肺病的理由，逼着他同意了，我也可說是佩馨加倍愛我的表現，我的苦衷也是沒法說的，不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，不能解決這個關係，我因為受了侮辱對不起佩馨，方才想出這個辦法，勒逼他同意於我解除婚約，他為尊重我的意見，和愛護我的身體，忍着心頭痛苦，答應下來，教我更加對不起他，然而沒有更好的辦法，現在我們口頭上已經解決了這件麻煩！心坎裏却彌補不了那個缺陷，不過事已如此也只有硬着心腸，暫時分別，他以後的生活倒可憂慮，尤其經過這回大的刺激，恐怕要生變化，萬一害起病來，又是我害了他的。假病倒無妨礙，倘若得了真病那倒可危了，我的希望也只是解除婚約，眼前我已得了他的同意，可是除了

這個，我對他也沒有別的不同，那麼我以後仍可來安慰他，給他改善生活，慢慢地我想也可以把他鼓舞起來，佩馨在此時間已久，教他精神長受痛苦，不如哄他離開這裏，再作計較，把眼淚揩了；又倒了一杯白開水先喝了一口，覺着溫和，才遞給佩馨說道，你也不要傷心，我們除了這解約外，還有什麼不同呢，你想我的病一天不好能和你結婚麼，我的病長久不好，也就永遠不能和你結婚，那麼担着一個名義，徒然把你誤了，你今天允許了我，也算你得着了自由，我也可以安心養病，我將來能夠完全好了，看着你飛黃騰達也覺喜歡，現在鳳宜也許要回來了，你以後有機會可以常來，邵大哥和鳳宜也是你的知己，等我能支持着出院，還可以在何家去聚會，你說好不好呢，佩馨道，我聽你的話很原諒，但你也很傷心，我想將來還要傷心，爲着你的愉快，我不得不犧牲，可是除了因病而外，還有什麼緣故麼，佩馨一面接了茶杯，一面又退到鳳宜床上坐下，這也是我防着鳳宜回來看見，又因懷疑心玉，多少有些爲着鳳宜和自己的親蜜，才會這樣，所以最後又問心玉這句話，暗示她的心理不止因病，心玉聽着也知道佩馨的心裏，暗念自己初見鳳宜和佩馨的親近，却有些不滿，繼念自己對於婚約並未宣布，怎禁鳳宜不去追求，我如處在鳳宜的地位，也許和佩馨先我而訂婚了，這也不算突兀，反過來說，我如不知他們訂婚而追求佩馨，那又怎能怪我，故而心平氣和一點，也沒有埋怨，及至鳳宜來到病房伴她一宵，不念往事，倒反想給鳳宜和佩馨去撮合了，現在聽佩馨問她，病的以外的理由，真是有些說不出，又不能把那番侮辱重行訴述，況且病也不是真正事實，祇有說道我這回和你解約，除病以外沒有第二個理由，可是這個病的促成，不能說沒有他種原因，我想你也不需要我來說明吧，佩馨我們將來也許有個時期

重作伴侶，那也只有期諸將來了。

第三回 白璧無瑕了却相思願

佩馨在這絕望時期，忽聽心玉又作此話，不覺奇怪，認爲心玉真有些病態，連說話也有些奇怪，旣然和我解約，又說將來重偕伴侶，簡直匪夷所思，莫非她又悔，想過些時再溫舊好，我已允許了她，不能再進逼這件事，也只有期諸將來，心玉的話也是對的，病當然有原因才能促成，我又何必再問呢，不久鳳宜也要回來，我們心思也不用她知道，祇有沉默下去，却說鳳宜自從托言購物，出了病房，便到傳達處，見邵老台坐在那裏，一見鳳宜，立刻站起說，何太太你是昨天來的，不會回去麼，鳳宜道，可不是麼，現在容先生在那裏伴着，我出去一會，邵先生我有件事要問你，你也不用在這兒等了，邵老台道，容先生知道麼，凌小姐病又怎樣了，鳳宜道，凌小姐病已好得多了，我也和容先生說過，不用你在这兒等了，邵老台乃隨向外走，鳳宜忽然從皮夾裏，取出一張十元票兒，遞給傳達，那傳達見着花花的票兒，又是十元的數目，在這和致書匠同樣清苦的，傳達眼裏看去，真是一筆鉅款，竿迷迷的向她欠着身兒接着說道，何太太你太費心了，鳳宜道，這點兒又算得什麼，給你買點酒喝罷了，現在容先生還在病房裏，請你照應點兒，傳達道，自然自然，那不用提，這兒病房不比宿舍，宿舍的會客室，那就不能隨便了，現在那位先生，就是在會客室裏，有我招呼一句，也沒有什麼，何太太你請放心，鳳宜道，我一會兒就回來，可是你們這裏夜間，還能出入麼，傳達又笑着說道，校規是不許可的，可是你何太太什麼時

候回來，也都好辦，鳳宜說，我不過問一句罷了，就同着邵老台走了出去，那傳達又恭恭敬敬地鞠了幾個躬，還說邵先生你也走了，邵老台應着到了門外，向鳳宜說道，你幹麼給他許多錢，他簡直把我氣壞了，我到那裏他也和我很客氣，呼兄喚弟，問我節下分了多少節禮，送禮時又得了多少脚力，把我當着佩馨的聽差看待，我也不好和他分辯，祇有吱吱唔唔的敷衍過去，現在你給他十塊錢，他又叫起我先生來了，鳳宜聽着暗自好笑，口中答道，那種人就是這樣，祇要裝東就是闊人，穿得差點他就當着彼輩了，邵先生你也不用生氣，我這十元票兒，也不算白花，給你找補回來了，我現在想到容先生住的那裏，和你談談你願意麼，邵老台道，可以可以，就是我屈居尊駕些，鳳宜道，我和你邵先生和容先生見面不祇一次，尙未到你們那裏拜望過，今天容先生伴着凌小姐在那裏，我才借這機會求你來，請你給雇兩輛洋車吧，邵老台說好好，招呼了兩輛洋車說明地點，上車而去。邵老台心想，何太太今天怎到我們那裏，這土房子怎和她的洋房相比，虧着佩馨訂的是凌小姐，前次到我們住的地方，小兩口兒沒有什麼說的，要是像這們一位，恐怕看中不中，說不定還要悔婚呢，鳳宜在車上也想着那鄭子範的被殺，究竟是誰，前次我疑心佩馨殺的，佩馨却疑惑心玉做的，可是他們都是軟弱，怎肯出此像我解決何振邦，也是親見父母之慘，仇恨太深，才敢下此毒手，祇有這鄭子範竟有人替我辦了，辦的人我倒疑心，邵老台那天給我送信，我就聽他說話閃爍，如今倒要問個明白，再則佩馨那裏還未去過，借此看看，好爲他想法兒，不能教他長此苦度，他和心玉不久就許結婚，那住處也要設法，佩馨是無錢無業，也算我害了他不能出頭，這筆婚費需我替他籌措，還能讓心玉出這筆錢麼，邵老台和鳳宜各有所思，想

個不停，那車子也跑個不住，這時兩人略一躊躇，車也到了，隨着下了車兒，付去車資，邵老台開門進去，鳳宜跟着到了院內，見一派荒涼景象，暗自吃驚，鳳宜住慣洋樓，一切傢具皆係精緻之物，今日走到此地，恍如倒退了十個世紀，這片土房子，除去上茅下土和一些門扇窗櫺，俱係各個本色而外，別無所見，房內祇有一個土木合作的小坑，和一張方桌，兩張椅子還是心玉買的，桌上的油燈茶壺，和一些零星的物件佔據滿了，坑上放着兩床鋪蓋，倒還乾淨，坑沿也可坐坐，心想邵老台本是個寒苦出身，還可對付，那佩馨素來文弱，怎能住的下去，古人說白屋書生，大概就是這樣了，於是向邵老台說道，這間屋子是你們兩位住的麼，邵老台道，可不是麼，一來地方窄小，二來用具簡陋，可是咱們心裏素淨，倒也不覺什麼，何太太你大駕到此有屈了些，我給你沏壺茶來喝喝吧，鳳宜攔阻道，不用客氣，我待不一會兒就要走的，佩馨此時伴着凌小姐等我呢，我這回來是要和邵先生談談容先生的事，邵老台道，那我也就遵命，有什麼話就請講吧，鳳宜坐到坑沿上，然後說道，容先生的事，要算我害了他，一時不能露面，如今經過這場事變，辦理這案子的機關，已經焚毀，案卷都已沒了，我是上戶不去追問，還有誰去管他，可是容先生總要換個名字，方能出去做事，我想他老待着總不是事，趁這機會也要活動活動才對，邵老台道，那是自然，鳳宜又道，還有你們兩位住在這裏，實在有些委屈，也要另覓一所看得下去的房兒搬搬，可是如今租房子，第一要有家眷，第二要有舖保，倘是你們兩位空身男子前去租賃，也不會有人租給你們，所以我想容先生結婚的事，要趕着辦，有了家眷，更不愁租不到房子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不租一所好房子，又怎麼舉行婚禮，這也是我的事，我給他托熟人辦

辦，也就不成問題，邵老台聽着鳳宜的話，倒覺這人十分熱心，縱然以往對於佩馨有些不對，那也是一時的誤會，自從上次見面以後，接濟佩馨一筆錢，我們方才維持了生活，現在又給我們計劃住房，還要給佩馨趕辦喜事，真是夠面子了，佩馨却不肯把這件婚事，告訴何太太，真有些屈心，今天何太太又怎會提起佩馨婚姻來，莫非她已知道，猶豫一會方才說，容先生辦喜事又教你費心，真是過意不去，鳳宜道，容先生究竟和誰結婚啊，邵老台聽着又覺奇怪，何太太還是不知道啊，衝口說道，你……鳳宜聽了一怔，臉上直是發紅，心想邵老台這樣鹵莽，怎會說起我來，趕緊追問，誰啊誰啊，邵老台吃吃的方始答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明白啊，鳳宜道，你不明白，我怎會知道，我如知道，也不會來問你，你和佩馨比我守得近，當然較我清楚啊，這時邵老台再也藏不住了，人家這樣熱心，我怎忍着欺她，佩馨和心玉有些怕羞，才不肯說，我邵老台又怕什麼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我也不再瞞你了，他們的事，還不是和咱的事一樣麼，你對他們這樣熱心，我又何忍不說，就是他們怪起我來，我也要這樣的說，可是你也得留點啊，鳳宜道，那不用你關照我，但問你是誰，邵老台急急說道，凌小姐就是他的未婚妻啊，鳳宜道，是麼，就是她啊，那我倒知道一點，邵老台聞着啞然住口，鳳宜說不出話來，心想你又怎會知道，早又不說，況，鳳宜却也有些難過，想我認識佩馨，要止心玉早些，論我婚配佩馨，也比心玉合宜，不想咱兩人走上一條道兒，她又佔了先，我既不能奪了她的愛人，她又不能像孔家小孩子讓梨似地，把的讓給我，如今邵老台又全知道，她是名正言順，我便把個佩馨搶到手，教邵老台着着也不合勢，不如順水推舟給她們相定房子，成全了他們，我也就死心了，如今邵老台把心玉的事說出，

真有些刺心，自己的心思也無法說出，便向邵老台道，他們的事，我是今天才明白一點，方才佩馨到病房裏，見着心玉那份親熱，我就想着他們也許是有約了，所以才來和你商量租房子的事情，一來是報答佩馨以前受的委屈，二來是安慰心玉對我情誼，現在佩馨赤手空拳，教他有什麼辦法，心玉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她懂什麼，她有些積蓄，也不能教她挪出錢來，替佩馨辦事，佩馨是個男子漢，又怎好受她的津貼，邵先生也不怕你過意，你也是不富裕的，這筆用費只有我來管了，不過我現在伴着心玉沒有工夫出來，要請你幫忙找一找，只要合勢，咱們再定規，邵老台明白鳳宜這份用意，答說好好，我沒有財力，盡點人力吧，他們小兩口兒怪有意思的，將來結了婚，當然感謝你的，鳳宜道，沒有說的，只要他們圓滿，也算我盡了心了，可是我還有一件事問你，邵老台道，什麼事你儘管說，鳳宜站了起來，來回走了兩步，然後看了邵老台兩眼，方才說道，這不過是一件舊事，就是那殺鄭子範的這個人是誰，邵老台道，這件事不問旁人，怎單問我呢，那我不成嫌疑犯了麼，鳳宜道，這事是與我有關的，前天因你送信，也像與你有關，方才問你，我又不是惡意，因為佩服這個人，才問這個可敬的人，邵老台一聽，半覺得意，半覺懷疑，得意的是馬到成功，還受人敬，懷疑的是鳳宜追問，什麼意思，說了教人害怕，不說又恐難瞞，纔又想着別人如此，何太太倒沒關係，她也既做過兇手，我又是爲她報仇，只告訴她，倒不要緊，答道，何太太這回事旁人問我，我是不能說的，不過和你是有關係，我却不能欺你，上次我給佩馨送信，你追我就想說了，如今還是要說出來，何太太這件事就是我姓邵的下的手，你也不必問了，鳳宜初還疑着佩馨和邵老台合作，至此方才明白，接着說道，邵先生你也真沉得住氣，

不聲不響地把事辦了，又趕着這回事變，情勢改了樣兒，誰也不再問了，我因自己的計劃未得實現，把我給容先生洗刷的志願，也沒有做到，所以才問個明白，好替你想第二步辦法，如今爲他籌備婚姻的事，也就是爲此，邵先生我也要謝謝你對呢，邵老台道，這樣的人販子，留在世上，還不知要害多少良家婦女，我今把他去了，便是償一條命，也比留着永遠害人強，何太太現在一切都已改變，這就叫天曉得，你曉得，我曉得，旁人面前也不必提了，提起來倒教人家寒心，鳳宜道，我是因爲感謝你替我報了仇，不得不打聽，要是佩馨和心玉面前，當然我是一個字也不提的，邵先生將來容先生租好房子，還要請你同住呢，邵老台道，那就托你福了，鳳宜又重托了邵老台出力找房，找好了直接問鳳宜報告房子的內容祇要佩馨看着合勢，就可定議，一切費用由鳳宜承當，邵老台答應之後，鳳宜隨即告辭欲行，邵老台道，我送你去吧，鳳宜說，我還要買點東西回醫院去，邵老台依舊雇了兩輛洋車，說明中途購物稍有耽延，經自鎖門陪了鳳宜而去，兩人買了東西同回醫院，邵老台仍在傳達處等着，鳳宜逕自進入病房，只見佩馨心玉依然對坐，兩人臉上好似都有一層黯淡不發一言，鳳宜走進，心玉說道，姐姐又買多少東西回來了，你在這裏陪伴我，已覺着不過意，又累你花錢，佩馨道，真是何太太在那兒都是這樣熱心，鳳宜聽着有些膩煩，心想他兩人一唱一隨，居然擺出夫婦的架式，和我客氣，教我覺着有些欺負人，我也不能饒你們，隨把紙包兒打開，取出點心，分給心玉佩馨兩人，口中說道，這個和合餅滋味很好，你們兩位嚐嚐吧，心玉心裏還不理會，佩馨聽着觸動心絃，知道鳳宜明白了我們的婚約，故來打趣，誰知解約就在今朝，那鳳宜的話倒成挖苦人了，也不好明言，祇有默默接過餅來，道聲

謝謝，鳳宜道，容先生你見我屋裏的電燈，可是開着嗎，佩馨道，我在門外確會見着，也可見何太太對於凌小姐，是多麼關心，聽說來請立起便走，也顧不得關燈了，鳳宜道，也是我一時大意沒有什麼，不過半天還不能回去，我想請容先生辛苦一趟，去到我那裏代關一關，大門的鑰匙也在這兒，佩馨道，可以代辦，只是我如去開大門，教人看見有些疑惑，不比你自己是個主人啊，我不怕你見笑，還想走那牆頭進去，代爲滅了，只要乘着昏黑，也無問題，再說你不回家，連牆頭上也要整理一番，防人乘你不備時來偷了東西，那倒損失大了，佩馨說到這兒，忽然想起自己便是最初的實行者，大意說出不覺羞慚，心玉此時想到那次佩馨和邵老台裝思，我和你二次見面，曾在暗裏吻他多麼高興，如今我們被環境逼迫，竟解約了暗自傷感，却也替佩馨着急，怎麼你會說出這樣話來，但是他的細心，亦可表現，鳳宜聽着倒是十分感激，心想佩馨這人真是可靠，可惜我和他不能結合，他能爲我操心，假使咱們如能成婚，他還不知如何的謹慎呢，暗暗地羨慕，心玉想你也不知幾生修到這位郎君，我又如何的不幸空手放過，自覺難堪，隨向佩馨道，你就走那兒走吧，我把鑰匙也交給你，防備萬一，心玉道，這樣也好，免得臨時有個不通，好得便利，鳳宜聽了，却認心玉畢竟愛護佩馨，恐怕他爲我受了嫌疑，你那知我的心也愛他呢，不過被你佔了，我便不能強迫他，照我的意思做，恐怕開門招人疑惑，也就是怕受那份嫌疑啊，隨即對佩馨說道，你除滅燈而外，還請你把心玉的一件毛衣帶來，那是在我屋裏掛着的，心玉道，不要不要，存在那兒吧，我這兒也用不着，鳳宜道，你沒有外衣，怎麼不需要呢，容先生請你捎來吧，佩馨認此是個機會，明天和心玉又可見面了，只是婚約已解，見着徒然傷心，鳳宜不知我們

經過，教我如此祇有應了，心玉見他們已經說好，也不堅持，鳳宜又向佩馨說道，邵先生還是在外等着呢，心玉聽着，立刻催促佩馨道，邵大哥怎麼還等着，你也該走了吧，佩馨此時想着自己前已拒了鳳宜，今又失了心玉，此後我也不想談情說愛，祇有和邵老台相依爲命，苦度此生而已，遂也告辭，接過了鳳宜的鑰匙，在手中盤弄，眼却望着心玉，心玉知道佩馨戀戀不捨，隨把兩眼閉了，口中說道，你別忘了鳳宜姐姐托辦的事啊，鳳宜却早離開，站得遠遠地，洗着手，佩馨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向後退着，口內答應心玉道，忘不了，心妹安心養病，明天再見了，心玉閉着眼低低應道，明天見吧，佩馨見心玉始終不肯睜眼，知道她是傷心，也只好硬着心腸轉了出去，在房間倒未流淚，走到院內止不住了，又念這樣怎見邵老台，隨又強行忍住，用手巾擦了，在院內徘徊一會，方才走到恆達處，招呼邵老台一同走出，邵老台見佩馨滿臉淚痕，不論如何掩蓋，總有幾分痕跡，心想這小兩口兒，又不知爲什麼了，我何妨把何太太的話告訴他，教他喜歡，便對佩馨說道，兄弟我有個好消息報告你聽，佩馨道，什麼好消息，我倒快死了，難道你還能夠起死回生麼，邵老台聽着奇怪，依然說道，何太太因爲你們要結婚了，托我給你們找大房子搬家，還讓我和你們同住呢，兄弟你到那時不嫌我嗎，佩馨道，你我有什麼不可，祇是租下房子，和誰結婚，邵老台道，當然有人啊，難道我們兩人還行婚禮麼，佩馨道，你怎又開起玩笑來了，邵老台道，何太太一番好意，剛才和我商量許久，她替你計劃得很好，連我都有着了，凌小姐怎麼樣，你怎這樣豈揣，莫不是又碰了心玉的釘子了，佩馨道，別的毫無關係，不料心玉現在得了肺病，一時不能全愈，這個病又怕結婚，許多人家孩子得了這病，還未結婚，說是冲喜，

把命送了，真正冤枉，如今癱上了，那我們的婚姻，不是等於完了麼，邵老台聽着吃了一驚道，我住大房子的希望也跟着完了，可是何太太怎麼沒有提起，還托我急急的找房子，難道說她自己也想結婚嗎，佩馨道，你又來了，怎麼嘴裏總是不乾不淨，教人聽着怪難受的，這回事何太太本來不知道，她知道的是心玉有病而已，以為病好了就可進行，誰知這般嚴重呢，邵老台沉吟一回，把手在桌上輕輕地一拍道，照啊，可是我這份差使還當不當呢，佩馨道何太太這番好意，我是感激，祇是事已如此，你也不用急急去找，我現在倒領了何太太的一份差使，還要請你幫忙，邵老台道，又是什麼事，我反正是癱瘓落了井，撈起來也是坐，你請說吧，佩馨把鳳官的一串鑰匙放在手上，給邵老台看了說道，她前天匆匆忙忙去醫院，忘滅燈了教我去代關上，並且還代心玉取一件毛衣，我因走門，給人看見不方便，說明仍去牆頭進去，又恐那裏被人認破，為防遭竊盜，預備代將鐵絲和鋼條，給她整理一下，比較謹慎些，但是我個人怎辦得這些，故要請你辛苦一趟，邵老台道，她不在家開着燈，那倒對了，你想一所房子晚間有燈亮着，教人看着當然想裏面有人，誰也不敢去偷，偷兒倘要下手，也要等燈滅了，這一來燈永不滅，他也永不能夠下手了，何太太真夠朋友，你看她姐妹倆可真親熱，一招呼就走，燈也顧不得滅，咱們受人托付這點事，還算什麼辛苦，時間也不早了，咱們治飽了肚子就去，兩人說着，同時出門，用過了飯，買了應用東西，來到何宅，時已黃昏，燈還亮着，佩馨說咱們那邊進去，邵老台從隔壁胡裏視察一回，回來對佩馨道，現在還有行人，我們放着大路不去幹什麼，佩馨想也對的，於是仍由大門進去復行閉上，邵老台相度一回說，你不用管了，咱來辦吧，佩馨道，你先幹着，我到裏面整理

一會，便直上樓，祇見心玉鳳宜兩個房間，燈光通明，靜靜地沒有一絲聲息，佩馨先走進心玉房中，把燈滅了，然後進入鳳宜房內，那一天表現的情形，依然還在眼前，並無一些改變，靠近床前的燈櫃上面，那個承裂的碟子，還有殘餘的存在，經過幾天下來，都已變了顏色，佩馨先給倒了，把碟兒放在原處，再向四面看看，沒有什麼變更，祇是那衣架上心玉的毛衣却未見着，佩馨心內生疑，說明是在這裏，怎會不見，於其四下尋覓，依然沒有影兒，心想大概仍在心玉房內，又到她這裏去找，還是不見蹤跡，只有回到鳳宜房間，也覺累了，先在沙發上坐了休息一回，忽然想起昨夜鳳宜對我進攻的狀態，真是多麼熱烈，爲着心玉有約在先，努力防守，才保持了我的盟約，誰知一轉瞬間，把個環境轉換了，心玉既患了肺病，和我口頭把個婚約解除，鳳宜方面又已知我和心玉的關係，不忍再奪於她的手中，對我說來，心玉既然有病，似乎有和鳳宜結合的可能，但是我因爲心玉有病，便放棄她，來和鳳宜訂婚，那我良心總是不忍，就是鳳宜也何嘗肯這樣辦，她便如此，那也不能應允，只爲心玉是病，她不是死，便是死了，我也不忍就忘了她，現在她的決絕，完全是爲病所驅，想勸我忘了她，但是我如肯忘她，那天在這房裏也就忘了，還等今天麼，佩馨此時對於心玉確是十分懷戀，雖然允了心玉的要求，總覺那是口頭的應允，不能打斷他精神愛念，尤其想到那天從這牆頭進來，與心玉二次見面，便注定了他們的姻緣，更覺神往，猛聽邵老台在外面兵兵兵的釘點不住，不覺觸動心思，心想到心玉今天畢竟與我口頭決絕了，這牆頭的路又遮斷了，彷彿我和心玉的戀愛，從此隔離一般，可望而不可接了，真是滄海桑田瞬息萬變，就是鳳宜那天對我情意，今天也不會再有，這個床還是這個床，這個房還是這個

房，求那旖旎風光渺不可得，何況心玉那個人兒呢，在這想得正濃的時候，忽聽邵老台在外面叫道，佩馨咱也快辦完了，你怎不來幫一會兒忙，佩馨如夢方醒，應着出來，見邵老台立在牆頭氣喘吁吁，口中埋怨佩馨，知他着急，忙對他說道，我正爲着心玉的一件毛衣，尋了許多時候，現在還未找着，我也着急呢，邵老台道，我這兒倒不需要你，恐怕你還等我來找吧，佩馨道，我找我找，遂又回房，四下尋覓，在鳳宜床上翻了又翻，仍是不見，定了定神，心想我別亂翻，不在架上或許在衣櫥裏面，方去開了，只見全是鳳宜的旗袍，一件一件底陳列着，從這每件衣服上發出來的香氣，直衝鼻管，聞着醉人，那件毛衣也夾在裏面，急忙取出，香猶未散，佩馨聞着香味，忽又想起那天鳳宜，把細膩肌膚上面的香氣，都給我享受過了，今天又把全部鑰匙交給我，任我處理，是如何的信愛於我，我對於心玉還未有過這樣狀態，一句約言便能信守不渝，今在心玉解約以後，對鳳宜怎麼應付，她如向我追求起來，以往還有心玉的婚約，可以推辭，如今無可說了，況且鳳宜對於情感，我並不是不愛她，祇是心玉是我最初的愛，救護過我，印象太深，我不能把愛情轉移，今天落到這步地位，給了她的機會以後，不能禁她來追求，是我倒爲難了，想到這裏，依然希望心玉重作伴侶，這句話能夠實現，遂把毛衣用紙包好，櫥門關了出來，告訴邵老台都已辦好，邵老台道，我也沒有什麼了，你給她把門鎖上吧，佩馨又請邵老台休息些時，方才滅燈鎖門而回。

第四回 紅豆多情難繫美人心

却說心玉自佩馨走後，心內無限傷心，無奈良心驅使，毅然把婚約解除，唯恐佩馨絕望，把他戒指不會換回，也是她安慰自己的一點苦心，今見佩馨走了，便對鳳宜道：「姐姐你看容先生相信我是肺病，鳳宜把手中洗着的手巾晾在桿上，慢慢地走了回來，說道：「心妹你別和容先生開玩笑，你怎麼不是肺病，却教人害怕，心玉聽着略展笑臉，把手錶看了看說道：「今天大夫怎麼還未來啊，鳳宜道：「大夫也不能說你是肺病，心妹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心玉此時臉上忽又轉變，彷彿受了刺激，隨着眼淚流下來，鳳宜覺着後悔不該追問，既已說出可無法收回，祇有接着說道：「我是不明白才問你呢，心玉道：「姐姐你來了這半天了，我還不會和你說過一句心思話，現在你別忙，把手擦乾了，我再和你講，鳳宜用毛巾擦過，重行過來，給心玉斟了碗水說道：「心妹你在病中，千萬不要作急啊，心玉見鳳宜斟水，說道謝謝你，到這邊來坐，鳳宜又給她整理了被單，然坐後定，把一隻手支在心王的床裏面對面，靜等心玉發言，心玉見鳳宜坐好，又喝了口水，說道：「姐姐第一句話我要求你原諒啊，鳳宜道：「你又是這句話，咱們彼此還有什麼說的，鳳宜又把聲音低下，就近一些對心玉道：「你和佩馨的婚約，怎不給我知，我又怎會曉得呢，要說起來，你們這件故事，也該讓我喜歡，倒把我矇了，鳳宜這個說詞，一是表示自己不知，二是責備心玉不說，從這裏輕輕地，想把前天和佩馨的舉動，解釋出來，心玉本早諒解，聽此說話，把眼淚揩了，答道：「姐姐你別這樣說，我們婚約結了不久，也沒有什麼儀式，不過換了一個戒指罷了，我是看着佩馨這個人倒很誠篤，將來是很有爲的，姐姐想也是這樣看法，因為他家避難，我會救過他，所以印象很深，到這兒又見過幾次，知道他身世清白，便決心和他訂

婚，本想過些時，給姐姐說明，誰知現已生變化呢，鳳宜道，你的眼力真好，我這回誣賴他，也是沒法，真是對不起他，你想我一個女子，做出殺人的事來，當時要不這樣，現在還有我麼，我明白他的慘世，以後立刻給他母親安葬，一面又接濟他，目下時局轉移，從此他能出頭，心妹怎倒說有變化呢，說完了話心中却甚羞慚，想着這變化必在我的身上，我雖把不知道的向她表明，只是他們已有變化，定是心玉因我之故，托辭有病和他鬻拐了，不覺臉上有些紅暈，對着心玉無法退避，惟有眼睛轉着等待下文，心玉却倒安靜悄悄，又對鳳宜道，你別走心啊，我把苦衷說給你聽，你便諒解我了，我這次在外面住了幾天，不是曾經對你說過麼，鳳宜道是啊，那個姓谷的怎麼這樣惡呢，他是你的親戚，怎倒害起你來，你會吃着苦麼，心玉聽着鳳宜一問，立刻覺得自己的主意十分正確，我當初不肯說給佩馨知道，也防他問我這一句，如今說給鳳宜，她也果然有此一問了，這問話裏含有懷疑我的清白問題，我說給她她當然能信我，我們親如姐妹無話不談。再說她也是個女子，談話沒有什麼顧忌，我說着也沒有什麼羞慚，如果佩馨問起我來，教我如何回答，縱然答了，是他已有了疑念，教我怎麼相處，萬一他再不信，那我的清白更無從說起，即使他能相信，那我也給他有個不良的印象了，今天我是遇着鳳宜來問，方才答她，倘教佩馨問我，那我怎麼好呢，沉思一回，便對鳳宜道，我現在把全部都說給你聽，你能知道我的苦況和遭遇了，心玉說着，眼淚又盈盈而下，鳳宜聽到心玉從旅館，挪到李三姑那裏，賣了二百元的話，不覺跳着起來，又向心玉拍拍肩背，說道，現已報了一個仇了，這人不但我的仇人，也是你的仇人，那人還是咱們這邊的人下的手呢，心玉道，誰辦誰啊，鳳宜道，就是這旅館的掌櫃鄭

子範，這些毒計雖是谷中挺使的，可是這姓鄭的是罪魁，姓谷的和他合作，也要聽他使喚呢，我會經因為要報前仇，帶着手鎗去動手，誰知那天這個罪魁，偏不在家，第二天趕着要去，邵老台給我送信，說他惡貫滿盈已經被殺，我當時會疑佩馨去動手，佩馨還疑心是你，誰知你還遭着他們的毒手，幾乎把命送掉，我今天出去，才把這件事打聽得來，原來是邵老台不聲不響地給咱們報了仇了，心玉聽了鳳宜談話，才知這回遭遇，不止谷中挺和賈臨魂兩人，還有這姓鄭的，如今這姓鄭的已經被殺，那谷中挺怎不伏誅呢，可是谷中挺死了，我的堂姐豈不再苦，於是又把以下的情形繼續說了，鳳宜也跟着流起淚來，急急問道，心妹你怎又哄着佩馨說生肺病呢，心玉道，姐姐你第一句不是問我吃苦麼，你的心裏不疑我心玉被污麼，鳳宜道，這倒有點，可早替你捏心，不是希望這樣，你又何須顧慮呢，心玉哼了一聲，把眼睛向上望着，叫了一聲天啊，接着說道，佩馨問我教我怎麼說呢，鳳宜聽着，也很着急道，你不能把婚姻當兒戲，你要知道佩馨不是那樣人，為你兩天失蹤，已急壞了，見你回來怎樣喜歡，誰知你是那個模樣呢，心玉道，姐姐你不能怪我，那時對佩馨不能用什么方法，把他拒絕，教他放棄了我，我的心才安呢，他罵我一句，消我一點羞慚，他打我一下，去我一點罪過，他還來對我安慰，表示愛我，教我怎能接受呢，姐姐是旁觀者的態度，我是當事者的心情，旁觀者看着我的摧殘，不過替我可惜，大則把我救出火坑，看着我幸免於禍，也不過替我喜慶，大則還看重我的人格，我這當事人怎樣呢，遭了惡魔的毒手，固然不能再活下去，往好裏說，也不過能夠早死一天，好一天罷了，即如現在逃出重圍，我這顆心也覺無從表白，我是自己相信我不能要求人家，相信你教我不裝病和他解約，又

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照你說已經和他解約了，心玉道，可不是麼，鳳宜此時收了眼淚，又替心玉擦了，然後說道，你也太古板了，像我這樣爲報個仇，還遭仇人蹂躪呢，心玉坐將起來，扶住鳳宜，忽又露着笑容道，你這一著，真叫人佩服，和我不同，你是替父母報仇，就算把身子還給父母，事實上需要這樣辦，就算不白糟踐，我當初租你屋子，也是要調查這回事的內容，又是好奇的原故，知道你的爲人，方才住了下去的，鳳宜聽着心玉誇獎自己，笑着說道，你別誇人了，我這一著也算下策，又白賴了一個好人，那鄭子範，又未經我手刃，計劃失敗，所好管理這案件的機關，已化灰燼，佩馨可以出頭，那你們結婚的時期也快降臨，我現在已托邵老台給你們找所屋子，好讓佩馨搬家舉行婚禮，你們倒把約解了，教我看起來你是糊塗，佩馨也夠暈的，怎麼不明白，就把件大事取消，怎麼始終都瞞着我呢，他能答應，我也不能允許，心玉聽鳳宜說話，有些爲我打算，又那知我的心思，還有些爲你打算呢，我如這樣平平常常，想在口頭解約之後，教佩馨忘了我，固不可能，並且還想教他和鳳宜結婚，更辦不到，慢說佩馨不肯，就連鳳宜從我說明以後，把個佩馨奪去，也不忍心，但是我又決心解除了，因我而把他們就誤下來，那我這婚約只有一半解除，並未達到目的，反害佩馨了，現在也顧不得什麼，要使一點手段，教她們恨我，教她們自己進行，教她們成其好事，那我也就達到目的，便能置身事外，主意立定，又對鳳宜道，佩馨這人真太好了，我說肺病他便信了，我說有病需要解約，雖經過好久的爭論，他也允了，他是把我的愉快當做愉快，我也知道他是真正的愛我了，現在婚約確已解除，我們兩人已無瓜葛，他固可以另娶，我是不想再嫁，除去求學而外，我沒有第二希望，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佩馨方

面說，我倒希望他趕快另愛旁人的，可是沒有一個人夠得上像我愛他，沒有一個人像我能得他的歡心，如果有這樣的人，不但我的心願已了，佩馨也算有了歸宿，姐姐你看張琴女士怎樣，我想給她介紹，教她作我庖代，那我也了了一樁心事，鳳宜心內正在想着，心玉多麼純潔，多麼清白，這一點嫌疑都不肯沾染，像我這和仇人同居過的身子，還想來愛佩馨麼，方自慚愧，忽然心玉說出這樣話來，覺着奇怪，料着心玉畢竟是個不更事的女孩兒，把自己看得這樣神聖，我們就不配愛他了，當初我因你和他已有婚約，不肯奪他，現在的以前你和他解除婚約，我本可以前進，又因你是遭過磨折，不得已而爲之，也不忍把他奪來，教你看着傷心，現在你已真心解除了，還說沒有第二個人，像你愛他，又要給張琴介紹，未免把我太渺視了，你既不把我放在心上，心玉啊，那我可要進攻了，再說我這次的擄取，不能說是從你手中奪來，乃是和張琴的比賽，這錦標與其給張琴奪去，不如還是我來駕輕就熟了。鳳宜把一顆已死的心，重復活動起來，她以往的停止活動，完全是被客觀的形勢制服住了，好似鐘錶的機件落了塵土，滯澀得不能動彈，可是一經拂拭略加助力，便又搖晃不定，然這搖晃仍是內心的機件動作，從表面上固看不出來，鳳宜表面上裝着原來模樣，毫無表現地說道，心妹你知道張琴女士的給她介紹，我看沒有不成的，祇是佩馨愛你的心不會打斷吧，現在我已明白你我的經過了，這件事不是一天可以圓滿的，過幾天再說吧，心玉也料着鳳宜有所感動，暫且擱下，慢慢地再來進行，這時醫院裏的大夫，和護士推着藥車，來給心玉診治，一切試過說已好得多了，這回乃是重感冒症，又給她一些清理腸胃的藥劑，不須發汗，心玉也想進些飲食，精神健旺起來，鳳宜照舊陪伴住了一宵，殷勤看護，

心玉心中更加感激，覺着鳳宜這人給我這樣體貼，如與佩馨結婚，當更周到，祇是我的這顆心，也覺着難以舒展，我爲成全鳳宜和佩馨的婚約，又不得不使用這個激將法，想着自己本是受着月下老人的支配，才和佩馨訂婚，如今被天公的播弄，自己又學做了月下老人，來用紅繩繫足了，果使他們成就，我也可以安心，不覺甜蜜蜜地酣眠到曉，祇見房門開處，佩馨手提着鑰匙和紙包兒，又走進門來，這回先向鳳宜招呼道，何太太，昨天我和邵大哥到你府上去，把牆頭整理好了，接着又向心玉道，心妹這毛衣也給你捎來了，鳳宜因爲起得晚些，尙立在面盆邊漱口，心玉已經盥洗完畢，正在倒着白開水，要往嘴裏送，忽見佩馨把個包兒遞來，心玉隨手接過，想這清晨佩馨便來送物，也沒有什麼款待，不由她便把手中杯兒順着遞給佩馨，佩馨接過喝了一口，然後說道：何太太你看心妹今天好得多了，也能起來走動，真和好人一般，鳳宜聽着難於回答，要說沒病吧，她會撒了大謊，要說有病吧，她却完全好了，對着佩馨怔了一怔，答道，今天好些，你把鑰匙代來了，昨夜兩個人去的麼，佩馨把鑰匙交給鳳宜道，我昨天和邵大哥去的，今天也和他同來的，鳳宜道，邵先生還在傳達處麼，說着，已經穿齊衣服走了出去，佩馨忙道，有事我給你招呼吧，鳳宜答着不用還自去了，佩馨見鳳宜走開，明知避開，心玉却看着佩馨，不發一言，心想我如和他接近，他總不肯忘我，可是她方才遞給他一個杯兒，便是不知不覺的舉動，可見她的心思也沒法忘他，兩人對看了一回，還是佩馨說道，心妹你已全愈了，心玉此時不能再事留連，想着不由此拒絕了他，將來免生枝節，現在鳳宜已經有些感動，再把佩馨絕了，教他走上這條路去，便可完成我的願望了，於是冷冷地說道，你知道這個病是一時的好壞麼，我已癱上也是沒法，

誰不希望病好呢，佩馨你要覺悟，這個病是絕望的，我如不因絕望，能和你解約麼，佩馨聽了，立時又沉默下來，本想在這兩天，能覓有挽回的機會，不意竟如石沉大海，由口頭終成事實，心玉見佩馨默不一言，知道他的心思，也已有了絕望，爲加深他的印象，遂又說道，我們還是保持我們的友誼吧，如果由現在再想超過我們的友誼，恐怕連這點友誼也保持不住了，心玉在說過這句話後，心內忒忒的跳着，想那佩馨自從和我發生了愛念，何曾受過這樣冷酷的語句，就連昨天商量解約的時期，也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的話，雖然後悔不迭，祇是爲促成他的絕望，不得不這樣的說出，說着把紙包打了開來，將毛衣取在手中，又對佩馨說道，容先生你看這件衣服，已經破敗不能再穿，我對牠雖然留戀，還勞你取來，但是不久總是拋棄的，並且還另置新衣，這是天然的公例，無可逃避的，希望你對於這舊衣不必再留戀了，覺着心玉仍然對己決絕，教我另購新衣，我未嘗不知道這箇譬喻，並且鳳宜便是這新衣的代表，可是一個人總是這樣的，唯其容易到手，便覺不是貴品，唯其得之艱難，方才異於他物，蔬菜野芹清香適口，因爲得來大易，俯拾即是，故而視着尋常了，山珍海錯，並非完全美味，因爲很費艱辛，故而覺得可貴，就認爲佳肴了，佩馨的心理，完全給這個公式籠罩，故對心玉恨不能重拾墮歡，放着鳳宜便如家常便飯，縱能到口，也不過是混飽肚子罷了，自經心玉這盆冷水澆灌以後，便覺有些清醒，衣服是總須要穿的，舊的破了，不能重新，可是一件新衣，也是人身不可少的東西，況且心玉昨天已經對我說過，教我另作打算，那麼我如遵從了她的話，也便是增加她的愉快，今天何妨與她說明，請她指給我一條應走的道路，只有又向心玉說道，心妹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祇是我們解約以後，

你是安心養病，沒有問題，我在這個時期你不讓我稍廢，難道我還能夠振作麼？心玉道，我希望你能振作起來，做點事業，至於婚姻問題，你也不必發愁，只要你放出眼光來，擇取有能爲的女子，便可成婚，我們當初的結合，也完全是一個機會，我們如不在那村兒裏見面，又怎能相識，這回如不見我生愁，又怎會輕易解除，這便是機會，世間一切婚姻，也都是機會，祇要有了機會，婚姻是不成問題的，舊的機會過去，新的機會又生，這是一定的例子，佩馨你的愉快，也便是我的愉快了，佩馨此時一切的頹喪之氣，又給心玉安慰下來，把以往認爲不忠於心玉的行爲，現在倒認爲是正當的舉動了，祇是佩馨這個意念，總不能驟作九十度的轉換，並想鳳宜給我們租房子辦喜事，可見她對我已絕望，才有這種心思，要不然也不會這樣辦，現在縱然知道我們解約，她也不會就來就我，我不如離開這裏，謀個職業，一來如了心玉願望，二則可以避了鳳宜追求，將來如能上進，再作道理，倘無出路我也算了此一生，對於心玉作了不二之臣，把鳳宜的這段干係也脫出了，主意既定，又對心玉說道，我的婚姻，不想再有怎麼活動，希望到外埠去找些工作，藉此可以保持你我的友誼，並可謀得我的事業，心玉聽着固然贊成，雖有心內依然不捨，想到此番解約，完全由我而生，現在約已解了，他又不能在此逗留，當初他爲鳳宜被黑鍋，想要外出都不成實現，刻下因我解約，倒成了事實，變成我害他了，不過他如能做一番事業，也算不虛此行，倘如落魄他鄉，又是我的罪過，就看鳳宜怎樣了，她如不贊成他去，我想也是不會成行的，我這裏且允了他，看他怎樣如果決定啓行，便是對我十二分的忠實，倘不動身，那是鳳宜的力量了，乃把毛衣扔到床上，低低的說道，佩馨你有親戚可找嗎，目的在那裏，可以對我說說

麼，佩馨道，我有一個親戚在漢口，他是某廳長的長官，報上前天載着他的消息，方才知道最近上任，我想就這機會前去找他，也許能有點希望。心王道，你願前去麼，旅費是不成問題的，我能供給你，並能繼續担任，可是這個計劃，也要和邵先生何太太商量商量，他們如其認爲可行，你再前往，倘有困難，還是不去的好，佩馨你要知道，我們已經解約，我不能替你做主了，佩馨笑了一笑，見心玉雖然允許外出，臉上總有些不捨之意，認定她是正在爲難，然而困在這裏，不但彼此苦惱，而且鳳宜對我終究不能放棄，到那時教我也爲難了，不如乘此一行，打開心思另作一番活動，便又說道，心妹我的心意，已堅決了，想在這星期內就動身，關於旅費，倒是需要你來接濟，至於邵大哥和何太太，那倒不成問題的，祇是我去後，不能放心你的病體，却是一件心思，心玉聽着想我本來是裝病，倒不要你發愁，你的旅途安否，我倒增加愁腸了，可是不好說明，只好含糊答道，我的病一時不致變化，你沿途倒須保重了，還有你的婚事須要注意，不要爲我犧牲，希望你在知好中，能得結果，我的愉快，也就滿足了，佩馨想我此去，爲避這個問題，你怎又說此話，教我爲難，便立起身來，走近心玉身邊，決絕的道，我已不想再談這問題了，心玉料着佩馨依然不肯另婚，不如在此啓行之前，促成鳳宜和他成約，但鳳宜是一個孀婦，無論她的內心如何愛戀佩馨，若由她毛遂自荐，總不是一個光明的辦法，再說佩馨礙着愛我的心情，也決不能驟然應允，必須由我給他撮合，佩馨待着我的正式紹介，必定能夠娶她，那麼我也了却心願，鳳宜也有歸宿了，恩潮一起想着就辦，立時又換了一副，企冀的眼光，對他說道，佩馨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，鳳宜姐姐，對於我們太好了，你說怎樣，佩馨道，這人倒是有作爲的，她對於父母之

仇終能報得，夠稱有魄力的，我雖受她誣陷，也覺她可憐，心玉笑着說道，她可憐，佩馨聽了，忽覺惶恐起來，怕心玉又提舊事，譏誚着他，又改說道，我不過說她，遭遇可憐罷了，心妹在你未得病前，和她相比當然只她可憐，現在她報了仇，你却得此重病，自然是你比她更可憐了，心玉又笑了一笑，把個佩馨笑得毛骨悚然，不敢再往下說，心玉帶着笑道，你覺可憐，也不會見你可憐過她，佩馨辯道，她是一個女流，我也只能對她同情，怎麼能夠表示可憐呢，心玉又笑道，你在那那房內的一吻，不是可憐麼，佩馨聽到此處，正如囚犯受着法官嚴厲詰問，無從回答，料着心玉解約，仍是爲此，不盡爲病了，嗚嗚的不知答什麼是好，忽聽心玉又問道，你吻她時的心情怎麼樣，佩馨做夢也想不到，今天會受這樣詰責，想已不能再瞞，可是又怎麼回答，祇有仍照前次在何家的說法，囁囁嚅嚅的說道，心妹這回事，我在當時便會聲明了，因爲你那時感怒着，大概不會聽清，我現在赤裸裸的，把這事告訴你，求你寬恕我吧，心玉道，你能一句不落麼，你能全部的說出麼，佩馨道，祇要你能寬恕我，我是願意整個報告的，心玉這時似乎坐不住了，順着輪到床上，面對着佩馨，佩馨面如死灰，彷彿在何家做偷兒，被發見的模樣，顛巍巍地和小學生背書相似，一句不遺直吐出來，心玉一句句的，好似聽着快書，心想我今天太惡作劇了，把個佩馨太欺侮了，他此時定疑心我的解約，是爲這件事了，隨又坐起，佩馨一見，嚇得和老鼠一般，料着心玉必定要來和我大鬧，這一起來說不定能來揍我一頓，而且有肺病的人，肝火很大，萬一和我扭打，要叫醫院知道，教我何以立足，再說鳳宜和邵老台都在外面，那時聽得嚷嚷也必前來問訊，邵大哥自然不理睬我，又教鳳宜怎樣脫身，幾乎要跪了下來，來給心玉陪罪，那知心玉坐

起來後，立刻改了笑容道，佩馨我當時也會生氣，佩馨道，我想一定如此，現在也許還生氣的，心玉道，我到了醫院，才悔悟過來，佩馨聽了如墜重負，把顆千斤重的心，方才放下靜靜的聽着，心玉接着說道，鳳宜始終不知我們定婚啊，那是我的過錯，不會告她，如果放着一個不會訂婚，像你這樣的人，無心追求，那又是我的過錯了，佩馨到此轉憂爲喜，爲的是心玉已經表示自負，却給自己壯了胆兒，也就追問道，心妹你的解約，也有這個理由吧，心玉急答道，我如有此關係，那我也不問你，你可不要誤會，我現在要給你做一件事，不知道你願意，佩馨奇怪，既然不是爲此，怎麼要爲我做件事，向心玉道，做件怎麼事呢，心玉道，我是個女孩兒家，本不應該說出來，可是與你有過婚約，也就不覺得什麼，可是你允許麼，佩馨道，我是以你愉快爲愉快的，祇要你覺着愉快，我便可以允你，心玉不由地又笑起來，把佩馨拉着坐到床前，附着他的耳朵說道，我要給你介紹鳳宜啊，佩馨聽着笑了，可是愈覺心玉絕望，那口頭的解約已成事實，總無重作伴侶的機會了，心玉見佩馨一笑，也陪着笑了，用手把佩馨的頭髮撫摸着，一手挽着佩馨的頸項，臉上發陣紅暈，眯着兩眼，在這朝陽映照裏俯下頭去，同時兩手加了壓力，佩馨的臉兒，自然向上仰起，兩手也攏攏心玉的身來，把剛才所受的驚恐，和畏懼的意識，都已驅散陶醒，在這已解約的愛人懷中，兩唇相對嘗試了，這甜蜜蜜地早餐，心玉的心中，對於昨天和今天的兩次接吻，却有兩種心情，昨天因爲逼着佩馨，把個婚約口頭解除，認爲佩馨太委屈了，爲了補他的心上缺陷，祇有在這淚痕滿面的當兒，用這舉動，安慰他一下，誰知今天又進一步，來替佩馨和鳳宜介紹了，自己却落了空，永失了心上的愛人，雖是出於自願，但也是環境所使，然不

得不如此，那麼自己也受了委屈，要彌補這個缺陷，於是也從這上面來找補點兒，各有所謂不大一樣，在這甜蜜地享受以後，佩馨依舊難過，聽着心玉的話，雖覺有些觸動心弦，所謂失之東偶，收之桑榆，然而把鳳宜和心玉相比，總是有些不同，如沒有心玉的遭遇，倒覺鳳宜也是一個可敬重的女子，祇是心玉在前，便覺冰清玉潔，非鳳宜所能望其項背，現在眼看着心玉脫離，却又把鳳宜來給我撮合，教我怎樣甘心。要說我不愛鳳宜，倒覺有些屈心，要教我放却心玉，就來轉愛鳳宜，又教我怎能甘心，只有把顆心沉了下來，慢慢尋思，想得一個回答，來應付心玉的問話，心玉接着便問道，佩馨你把我那個紅豆戒指還戴着嗎，我的那顆戒指倒幾乎沒了，佩馨把隻手高舉起來，送到心玉面前給她看道，這不是麼，你的怎會沒呢，心玉此時忽覺後悔，不應把這句話說出來，惹他追問我，這戒指經過兩次危險了。在旅館裏，幸虧他們用的和平手段，我得從容藏在髮際裏面，到了李三姑那地方，我已受了矇藥，醒來後又認必已失去，仗着那個夾兒未曾丟去，遂得保存，所以我的大衣和衣服不惜扔的，這個仍然存在，可是我沒法再和他說，只有也把手揚起，對佩馨道，也在這裏做個將來的紀念品吧，佩馨見着那珠子的寶光，再看自己所帶的那顆紅豆的鮮豔，簡直不信我們會解除了婚約，大概是個夢吧，但事實擺在面前，再想這回的經過，越覺傻了，那心玉何以如此心硬，她的單名是個玉字，這有些像她的性格，其堅如玉了。我想一個女子和人解約，不是沒有，若是解了婚約，還替她的愛人，介紹對象，簡直未曾聽過，因為女子的心情，多半狹窄，愛人偷偷地和旁人戀愛，還干涉，何況給愛人介紹呢，縱然此番已解婚約，可是她的愛念，並未完全放棄，又豈肯這樣做呢，佩馨愈想愈覺糊塗，

忽聽心玉說道，佩馨現在我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和你要求，你可答應麼，佩馨道，你又來了，我不能答應你，對我太逼緊了，當初你說有病，勸我和你解約，我說什麼，你非讓我答應不可，只有忍着依你，剛才又讓我依你一件事，你倒提起介紹鳳宜來了，簡直要把我的關係完全取消，我尚不能照辦，現在你又想起什麼來，我的這顆心，經不起這樣的打擊，請你留點情吧，不然我的命也快完了，心玉道，你別傻了，我的心絕沒有絲毫變化，日後你就全明白了，我現在的要求完全爲你，同時也全是爲我，你能得了安慰，我也就能得愉快，希望你能依了我，你的安慰是甜的，我的愉快也從苦中得來，佩馨道，你怎麼要改變心情到此地步，訂婚期間半途生病，也是很多的，你爲什麼要這樣辦，既不肯保持，又不肯延期，還來個金蟬脫殼，咱們就這樣完結麼，說什麼我也不依，心玉把個臉兒往下一沉，依舊縮到自己床上，用手遮着眼睛，低聲說道，我還未曾說呢，看你這一大套詞兒，從誰學的，佩馨看着心玉，有些不樂意，又怕惹出事來，自己的話說得過猛，趕緊轉環，又坐到心玉床邊，把心玉的一隻手接了下來，心玉却又閉上眼睛，不肯發言，佩馨道，心妹我的心太煩了，你請說吧，心玉道，我也不願說了，你這絮絮叨叨的話，倒惹我惹起來。你還要問麼，我也不談了，佩馨此時急得滿頭是汗，沒法可想，在這急迫的當兒，不由地屈了雙膝，來向心玉懇求，心玉雙目緊閉，怎會知道，祇聽地板響聲，彷彿有人跌倒，轉覺一驚，把眼睜開，忽見佩馨跪在面前，心玉也不好意思起來，勸他站起，佩馨那裏肯依，要求心玉把話說明，方肯起立，心玉道，你這不是咒我死麼，人家對着死人挺在床上，才磕頭呢，佩馨聽着立時站將起來，又坐到床邊，向心玉道，我的心也碎了，你還不可憐我一次，心玉到此愈覺爲

難，想我這話本不易得他應承，如今他在話前已有表示，教我怎樣再往下說呢，可是不說也沒法破佩馨的追問，他將錯疑我對他真惱了，豈不更加不安，只得硬着頭皮說道，我說你不許急，佩馨連聲稱是，心玉才把一手平舉來，給佩馨看道，這東西的原主向我來要了，佩馨大為詫異，心想鳳宜已經給她，移花接木，做了我的信物，怎會編在我們婚約解除的時期，僅有這點東西來做我們的連繫，她來索討，真可說我的不幸了，現在且看心玉的主張，怎樣對付，便急問道，她要這個已經給你的戒指幹什麼，心玉知道佩馨已經相信，不忍再行欺他，隨改口道，他要這個給你啊，佩馨聽着嘆味一笑，知道心玉是在和自己開玩笑，轉又疑心玉既是開玩笑，何以剛才如此作急，莫非她有深意，暗地藏着不肯說出，復行追問心玉道，心妹你許別有什麼意思吧，心玉道，這回事不盡是玩笑，也不盡是事實，這是我的一個預定計劃。要和你來商量，佩馨道，這戒指是人家的，這權利是心妹的，我和她發生連繫，就在這借作信物上面，你有什麼要和我商量呢，心玉道，我要說出來，恐怕你又受了打擊，所以不願和你談，佩馨見心玉又把話縮面去，十分作急，匆匆說道，鳳宜快回來了，有話就請快說吧，心玉想了想道，這個教我真難住了，說也不好，不說也不好，現在就請你把他當作玩笑聽吧，佩馨道，我已誠意傾聽，你也不必考慮了，心玉道，這個戒指本來是你給我的信物，我們現已退居友誼的地位，這意義也沒有那麼深了，可是我想起當初這戒指，原是一對，又是鳳宜的母親遺留下來的，鳳宜把這個給你，你却轉來給我，那一個，原是鳳宜給我的，我轉給你，你又退給鳳宜，我如今要是把這個再給你，那就是她存的，便是經你手給她的，你得的，便是經她手給你的，豈不也可算你和她的信物麼，佩馨時想倒

是巧合，祇是心玉未免逼人太甚，口頭解約以後，又要撤回信物，並且介紹鳳宜，我怎能夠允她，現在如果接受戒指，那不是等於承認的麼，便向心玉道，心妹這太玩笑了，你把我們的婚約，輕輕解除，又來用金蟬脫殼之計，進行第二步了，難道我們這點愛念還不能保持一會麼，心玉笑道，這本是我的玩笑計劃，什麼叫做金蟬脫殼，我也不是諸葛亮，還有什麼錦囊妙計不成，心玉自知操之過急，恐難成功，只有借詞展開慢慢成就，那佩馨倒覺心煩意亂，暗怪心玉何以如此逼人，旁敲側擊，難以捉摸，歸結起來，對我愛念未除，要借他人來彌補，她對我的缺陷，怎知我的心思，不是他人可以解得的，我如不是為你，那鳳宜也早把我，從你懷中奪去了，却不料現在，你又來幫着她來奪我，我當初借你來做擋箭牌，自易戰勝她，如今你也倒戈相向，教我怎么抵敵，然而我是以你愉快為愉快的，將來你要以此為愉快，難道我也允許麼，可是得緩且緩，還要脫逃才是，笑着說道，心妹你的計劃究竟怎麼辦呢，心玉道，玩笑只是玩笑，那能說究竟呢，要照玩笑計劃，就是將你給我的信物，作為鳳宜給你的信物，那豈不是兩全其美麼，佩馨道，你給我的紅豆戒指呢，心玉聽着怔了一怔，不覺猶豫下來，欲言又止，佩馨見心玉不言，知她有些不捨，想要借此追求她的真意，急急說道，你何以為人謀則忠，為己謀則拙呢，心玉被他這一激，跟着答道，我的信物留着再說吧，佩馨道，我手上能帶兩個婚戒麼，你真是玩笑了，並且男子帶戒指也有分寸，有能帶不能帶的，能帶的如鑽石寶石之類，不能帶的如真珠翡翠之類，那紅豆是超乎這二類的，又是希罕的東西，雖是紅色寓有相思之意，作為婚戒最適宜不過了，今天就照你的意思辦要我帶上那珠戒，成個什麼樣兒呢，心妹你的提議，也可用這個戒指來代表到

斷了，心玉聽着佩馨的話，有些寓意意味，是用珠戒來代表鳳宜，紅豆來代表我，他的評論，紅豆戒指和珠鑲戒指，宜帶不宜帶，也就是說宜婚我而不宜娶她了，可是我要促進他們成功，何妨也借此來感他呢，便說道，你這話是不錯的，但是也要看機會了，我的紅豆戒指是我家傳的，我訂婚用它是個機會，一來是我心愛的，二來是不需另購，所以得着機會了，她的真珠戒指，也是她母親的遺物，又是一對，如其用它，也便是個機會了，因為我們如果花錢現買，我也不買紅豆的，她也不買真珠的，因為有這機會，我們才用它，它才被用了，不然又怎會定用這個呢，佩馨聽她此言，又知心玉在當說，若是說她和我的結合是個機會，今天介紹鳳宜也是一個機會，如無機會，也介紹不到她了，暗自琢磨無可駁辯，惟有佩服心玉的心思，不過對於心玉的愛念，始終不能消除，心作未會理會的說道，你的話我倒不大明白，祇有一顆紅豆，是多麼有意思啊，一顆真珠我就帶不出手，你別瞎操心了，心玉知道佩馨始終不捨自己，但念自己已經受着良心的驅使，不堪再作使君之婦了，暫時又說不通，萬一他往漢口謀事，冒失一去，又就誤了這個機會，現在我不再對他說了，何妨再從鳳宜着手，教他急急進行，雙方牽引，也就容易實現了，心意既定說好罷，我們有機會再談，於是靜默下來，知說鳳宜自從來到傳達處，見到邵老台呆呆坐着，便道，邵先生你早來了，邵老台一見鳳宜，隨即站起答話，那傳達因為得過鳳宜的錢，也跟着笑嘻嘻說道，何太太你們談談，這裏有間屋子，請到裏邊坐吧，鳳宜道，那倒方便，就請邵先生這邊來，傳達領着邵老台跟了過來，鳳宜見尚清潔，也有起坐，對傳達道，你多費心了，傳達笑着，鞠了一躬，把門虛掩退了出去，邵老台對鳳宜道，何太太那凌小姐，怎會病得這樣厲害，鳳

宜知道他是聽了佩馨的話，受了騙了，可是這是心玉解除佩馨婚約的計劃，我如給她說破，佩馨也不會答應，邵老台也必要調停，我呢那也沒有希望了，我在她們未解約前，自不能奪他，現在婚約已解，心玉的話又十分自滿，不能禁我再攻了，再說如果介紹張琴，那我更應得優先權了，便答道，凌小姐不但有病，還是肺病呢，昨天我求你找房的事，並不受此影響，還要請你費心，邵老台道，這屋子租下給誰住呢，她們一時不能結婚，難道白租麼，鳳宜道，你們兩位的屋子也太簡單，我想給你們換換，因為佩馨替我受累，沒有報答的機會，現在局面已變也可出頭，怎不搬一搬呢，應用的傢俱，我那兒存得很多，不用添置的，再說容先生不和凌小姐結婚，也要和旁人結婚的，那更需要了，邵老台聽說此言，倒很合理，我的住房，又有著落了，接着答道，你倒是實話，咱們就這樣辦吧，可是凌小姐這一病，不知何時方好，佩馨的婚事，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這也教沒有法，我聽凌小姐說，已經和容先生解約了，邵老台聽着真是驚訝，好好的一對夫妻給病散了，佩馨以後又和誰來結婚呢，要我說鳳宜倒是一個好配合；可惜她被那姓何的佔了，要是湊和些，也沒有什麼不可，祇看她們造化了，鳳宜租房莫非也為這個麼，恐怕須要我來說合，不知佩馨解約後，又作什麼打算，看着鳳宜說這話，把那纖纖十指比齊了，看了又看，隨又用指甲互相彈着，忒忒作聲，好似想什麼心思，不覺懷疑，鳳宜也在思想這事，便又說道，何太太這件事真奇怪了，凌小姐病的那麼快，怎麼解約也這樣快呢，在我看凌小姐是有點驚擲吧，鳳宜心內知道可是嘴裏不敢說，對着邵老台發怔，想用什麼方法給他回答，過了一會，方才想起，便回說道，凌小姐的病，大概是受了傳染吧，她因此病十分厲害，認為絕望，才肯解約呢，

到沒有什麼驚擲，邵老台心內盤算，昨天佩馨也是這樣說，難道一個人害病，就沒有好的麼，佩馨怎能允許了她，要我在面前，也絕不能贊成，如今輕輕地解了，也沒給我商量，真覺堵心，可是人家小兩口兒的事，我怎麼能參加，成功給他喜歡，解約給他煩惱，依然不能說麼，隨向鳳宜道，這回事佩馨可曾答應麼，鳳宜點點頭，彷彿不願置答，藉此表示，邵老台真有些忍不住，要看看心玉，究竟病到什麼樣兒，大概瘦如乾材，皮包着骨，也不成個模樣了，想着她和佩馨那次相見，何等風光，也給咱們那所土房，添了彩色，我這件衣服，還是她的禮物呢，如今她病到如此，怎不進去給她問候問候，也表示我邵老台的情意，便對鳳宜道，何太太我已來到這裏，想去見見凌小姐成麼，鳳宜料着佩馨此時和心玉不免有些私話，我還出來避道，你怎能此時進去，便即答道，邵先生的意思很好，不過佩馨在那兒要等一會，邵老台聽了也覺惶恐，何太太和我來談話，分明是給他們讓道，難道我還去鬧道麼，立時不好意思起來，急忙說道，我是讓那兒方便不方便，並不要去，何太太你的意思，那租房兩樓兩底夠用麼，鳳宜道，可以對付，只是能多一樓一底也成，這房兒或租或買，那是不成問題的，不過地點要好點，我那房子也想賣呢，邵老台聽了好生奇怪，那新房兒是為佩馨辦的，怎麼你的房兒也要賣起來，那麼和佩馨同住麼，鳳宜說後，也覺買賣連說有些不妥，改說道，咱房兒又是一回事，緩着好辦，邵老台明白也答道，那我們接着辦好了，旁的事到邵老台沒有用處，這點事交給就好了，鳳宜此時料着心玉和佩馨，談話時間已有好久，邵老台要看心玉，也可去了，兩人對坐了些時，各自盤算許久，鳳宜說，咱們到醫院去吧，邵老台猶恐妨礙，說請你先容一下再去好麼，鳳宜道，凌小姐是什麼要人，還行這個禮節

麼，邵先生也不像你辦的事了，邵老台先被鳳宜一攔，方有此番舉動，今又被鳳宜一催，立刻站起說道，咱就跟着走，但是兩腿仍然慢慢地行動，似恐自己去早了，衝撞心玉佩馨的談話似地，鳳宜想着邵老台也細心了，自己跟着緩行，來到五號病房門首，輕輕敲了兩下，不待回答逕自入門，見她們默默無言陪說道，妹妹邵先生來看你了，說着便叫邵老台進入房內，心玉急急坐起，佩馨也跟着立起來，站在心玉床邊說道，邵大哥和我同來的，我倒忘給引見了，何太太你到傳達處去來着，他因不放心凌小姐，要來問問病，我說要去就去，還用這一套麼，心玉聽着隨接說道，這是，邵先生不是外人，還說這個呢，爲表示自己的病態，叫佩馨給他倒杯水佩馨應着辦了，心玉讓他在鳳宜床上坐了，邵老台見心玉雖然消瘦一些，但是並未軟弱，一切行動談話，也如常人一樣，怎會說說絕望呢，暗自詫異，低聲說道，凌小姐病好些麼，心玉道，今天倒減輕了，只是這病不是一天半天有希望的，承你念着，很謝謝你，邵老台言談舉止素極豪爽，今日因爲心玉坐在病床，佩馨鳳宜又同在左右，甚覺拘束，問了一句便停住了，倒是鳳宜在旁看着，心玉病已全愈，却在這裏裝有些不耐，接說道，邵先生今天凌小姐病好多了，我想這院裏的飲食也不合口，想把她接回家休養些時，你說好麼，心玉聽着很覺願意，祇是不便答應，祇聽邵老台道，要我說也是這樣，還是請問凌小姐吧，心玉明知此問，病已好了必須出院，如由院方說明，教我出院，反教他們知道內情，不如自動的出來，也好繼續裝病，倒很感激鳳宜這一提議，立時答道，這倒是可以的，祇是又要叨擾姐姐了，佩馨聽見心玉允了，倒覺一驚，這事又給鳳宜機會了，鳳宜却笑道，這幾天我在這裏，倒忘了件事子，心玉道怎麼事，鳳宜道，我那女僕回花倉

去，說二三天回來，現在我家鎖着，她要上得其門而入，咱不回去也不行了，心妹回去養着多好，心玉道，等一會再辦，現在邵先生在此，大家談談吧，邵老台看看佩馨，再瞧心玉，倒沒有什麼異狀，便說道，何太太那兒隨便些有人伺候，凌小姐要去就去吧，心玉此時把毛衣披起，重行下床，走了兩步，看見佩馨在旁等着，心想我在這裏給她們介紹，他必不能甘心，等到何宅方能給鳳宜和他作合的機會，就着邵老台的話說好吧，咱們叫輛汽車來同時回去，我給鳳宜姐姐管理的財產，也要交代一下，鳳宜把心玉的肩頭一拍，回頭對邵老台和佩馨說道，凌小姐現在學會說話了，他不說回去養病，却說給我交代財產，多麼好聽啊，邵老台笑道，我來給你們到車行裏叫部汽車來，佩馨道，那用你親自去叫，打個電話去好了，隨對鳳宜心玉笑道，你們別自管說話，也要拾掇拾掇東西，說着和邵老台出來，邵老台自告奮勇，要給她們叫汽車，却給佩馨攔住，自覺沒趣，隨着佩馨出來，對他說道，兄弟你讓我自己去叫好了，要掛什麼電話，佩馨道，叫汽車爲的是快，你若步行倒更慢了，邵老台沒話說了，只有跟着來到傳達處，掛了電話，要了汽車，這時鳳宜給心玉拾掇東西，心玉道，也要通知院方，隨請護士過來，把賬算了，付了醫藥費，心玉還惦着張琴，隨請護士給她通知，那張琴來了，和心玉見面說道，你已好出院了，幾時來上課呢，心玉道，大概不久吧，這時佩馨邵老台俱回到房內，邵老台見有一位女子，在與心玉談話，立在門外守候，佩馨却也不知何人，心玉見着給她介紹道，這是我的同學張琴女士，這是我的朋友容先生，張琴和他打了招呼，客氣兩句，彼此看着，都覺可親，祇有鳳宜看了，十分嫉妬，心想心玉真個給他介紹了，我如今天不接你回去，那佩馨簡直要被她奪去，我得如何下手

呢、現在心玉離開這裏，佩馨不會再來，自無接觸機會了，不料心玉又說道，張小姐你以後要和容先生見面，可請到我住的地方去訪問好了，張琴道，星期再見吧，你回去好好養息，我星期也許來看你，心玉道，我候着，可別忘了。

第五回 移花接木推讓絲蘿帶

這時把個鳳宜急得直怨心玉，暗說道：這可不能怨我了，心玉看了鳳宜一眼，有些愠色，知道目的已達，又對佩馨道，張女士學問很好，現已大學二年了，和咱一般你們做個朋友，我來介紹好了，佩馨笑着應道：張女士不嫌棄，我們以後可常見面，張琴看着佩馨像貌很好，那一個甜靜的面龐，惹人憐惜，心想心玉把他給我介紹，多少有些意思，佩馨對此也覺鳳宜不如張琴多多，今天失了一個心玉，得交一個張琴，倒有幾分安慰，祇是鳳宜在旁，異常焦躁，對邵老台道，邵先生汽車怎還不來，邵老台道，這就來了，我去看看去，說着前往，那佩馨和心玉張琴在談得心瀟，好似忘了此事，不一會，祇見邵老台回來說道，汽車來了，就請上車吧，心玉和張琴依然殷殷，訂約再見之期，佩馨也跟着笑說再見，張琴又把她們送到校門以外，看着上了汽車，說道：凌小姐，容先生，我們星期在何太太家見吧，心玉和佩馨都又笑容相答，惟有鳳宜綳住個臉兒坐在車內，對車夫道，時間久了快開吧，這車夫聽了鳳宜催促，立刻開機欲行，邵老台坐在車夫身旁，阻止道，話還沒完幹麼什麼慌，車夫又把車機止住了，退了兩步，邵老台回頭對鳳宜道，何太太這車不論鐘點，一次兩塊錢的，那張琴見車停住，又和心玉隔着玻璃窗兒談話起來，這時佩

馨居中，鳳宜居左，心玉正在右方，和張琴靠近說話，也不過是學校裏的情形，鳳宜正覺得愈快愈好，却不料給邵老台阻止下來，心乃正自打算，佩馨這人，如教張琴掠去，那我也不能活了，可是佩馨對於心玉，那一分愛念，自不成問題，如今與心玉解約，平空添了一個張琴，觀察佩馨的意思，似乎對於張琴，也有幾分愛戀，却教我有些不甘，這其中的原因，我也明白了，一來她是個大學生，二來是心玉介紹的，如同得了聖旨一般，現在我如表示不悅之色，也顯我太沉不住氣，再說教旁人看見，也不像個樣子，並且我以往的舉動，教佩馨看得太易，也不是個好辦法，以後要把我的身價抬高，方能得人重視，欲擒故縱，才是一個好手段，想到這裏，立時心平氣和，不再焦急，便對邵老台道，這車既然論次數，那也不用忙了，轉過臉兒，又對佩馨說道，張姐姐幾時到我們那兒，約個準日子也好，預備招待，佩馨對於張琴，本因心玉介紹，不得不敷衍着，說了許多話，這時又見鳳宜來約她去，便轉對心玉道，何太太預備請張女士去談談，請你和她訂個日期，心玉初見鳳宜，看她介紹張琴與佩馨，有些不悅，此時忽又約會相見，知道鳳宜必有原故，大約有點改變方針，深恐她的計劃不能實現了，可在這匆忙之際，又不容長久牽延，祇得對張琴道，張小姐我也不便多說，就請你在星期日，到我那兒談談吧，好在現時還未開課，待着也沒有事，張琴道，我准到那兒看你，同時拜望何太太和容先生，現在請開車吧，張琴把手一揚，說了句外國話，而她也便轉回去，車夫等了許久，忽聽開車，逕自駛行直到何家門首，方始停住，何太太付了車資，一同開門進去，大家感情重又恢復到以往狀態，心玉想到那日決絕而去，今天又進這門，不覺異常感動，首先走入客廳，同時坐定，何太太道，現在沒有什麼客氣

了，大家隨便坐着，心妹你且看看你的住房，我也要整理一下，邵先生和容先生要用茶，就請自己想法，媽媽也不知來過沒有，說着和心玉各自走入自己臥室，都有一番收拾，然後又同進入客廳，祇見佩馨一人坐着，邵老台不知往何處去了，鳳宜問了佩馨，方知彼因餓了，出去吃飯，客廳內靜悄悄，沒有一些聲音，等着她們兩人走入，方才開始談話，這時心玉想到佩馨，對己愛戀，自己却不能再來嫁他，給他介紹鳳宜，他又不能答應，苦心焦慮，才想出用張琴來做幌子，激動鳳宜，如今佩馨又想往漢口去謀事，我是不願他去，可是不能再阻止他，這又須讓鳳宜去說話，看此情形，佩馨還不會把這事告訴鳳宜，我須給他說明了，心玉坐定，見鳳宜在屋內拂拭塵土，忙了一會，還是心玉忍不住說道，鳳宜姐姐，你且息一會吧，我有一件事報告給你，鳳宜把棧布放下，說道，幾天不在家，灰土落滿了傢具，這是你們不嫌惡，要不然怎往下坐，心妹有什麼說的，心玉道，這件事是關於佩馨的，佩馨聽着，也不知心玉要說什麼，把身兒在沙發上挪動了，雙目直注心玉，看她對鳳宜道，容先生現在要去漢口就事了，鳳宜聽着吃了一驚，心想他必因為和心玉解約，自覺在此無聊，要離開這裏，心玉已經脫離，自然不成問題，那教我怎麼辦呢，這件事心玉能容，我却不能允他，如今且看看心玉的意見，便轉問道，佩馨你真去麼，佩馨道，我的親戚剛就廳長想去投他，總該有個位置，藉此做點事業的，鳳宜又問心玉道，你看容先生能去麼，心玉為表示自己不再戀他，故作無關的態度道，我想他為事業前途，出去就職那倒沒有什麼，鳳宜聽他們兩人之言，都為事業作想，無所關心，祇是佩馨此去，那我的這顆心，便算白用了，可是我如攔他不去，分明我是在琢磨他，倘是一鬆口便讓他去，那我又怎樣挽回，沉吟

一會，便對心玉道，這件事要看心玉什麼意思，我當初連累他出去，受了一次苦，至今還覺抱歉，現在心妹和他的關係比我深，他出去能否不再受苦，要看你的意見了，心玉料着鳳宜不願他往，却往自己身上推，不能接受，可也不好過分的說沒有關係，便對佩馨道，容先生這回事你自己的主張，我不能給你做主，何太太也不能給你主持，不過你可問問何太太的意見，佩馨聽着心玉的話，分明是要自己，稟明鳳宜而行，本來這事，也要和她們商量的，難得心玉給我開了道兒，便接說道，這是當然，何太太你看怎麼呢，鳳宜知道心玉不肯說明，却轉使佩馨來問自己，便答道，從前容先生是我害了他，所以不能讓他出去受苦，誰知還受了危險，現在我可不能再妨礙你的事業前途；不過一個人的事業，不拘什麼地方，都可創造的，心妹你看怎麼樣，你給他合計一回吧，心玉明白鳳宜不肯讓他前往，却要自己來說，正與她的意思相反，怎能答應呢，只有把自己的立場，再說一回，並且還要鳳宜激起心思來挽留他，於是咳嗽了兩聲，露着疲倦的樣兒，仰在沙發上，閉上兩眼，輕輕地自語道，現在我的病到如此，還能代他決定麼？同時我們的婚約，已經解除，他能離開這兒，也教彼此省心，不過我還有一樁心思，要給容先生辦一辦，那便是張琴女士的介紹，他如能和張女士見面，那以後便可與她通信，在張女士方面看起來，容先生是一個有事業的人，也可以看重他了，這我也可以盡了心，心玉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却惱了坐着的兩個人，鳳宜惱在心裏，認爲心玉不應如此設計，把我置於何處，那我也不能教佩馨前往了，佩馨却惱在面上，認爲心玉剛給鳳宜介紹，此時又爲張琴生合，我如不是爲你，早可接近鳳宜，果如再戀張琴，不若承認鳳宜了，立刻振作起來，向心玉道，心妹我這回出去，也不過希望做點事

業，並不想再有其他的作用，倘然如了你的話，那我還不如待着常伴你了，心玉也不回答，暗想我的話已有效果，要看鳳宜反響怎樣，鳳宜在汽車上已有了戒心不肯再露鋒芒，也在心上盤算，有此一個根基，便也不往下說，心玉却希望她有點表示，便借佩馨的話答道，容先生你別問我，你先問問何太太，該怎樣辦，鳳宜見她此話又落到自己身上，不得不說，遂又答道，這回事我也不能解決，不過容先生你要明白，你的大名已在報上露過的，無論事實怎樣，你是一個殺人凶犯了，你最求人恐怕沒有人來理你，這句話把個佩馨提醒過來，立時臉上現出懊喪的神色，心玉聽着也覺驚心，隨把兩眼睜圓，望着鳳宜，鳳宜又接着說道，心妹你看這回事，是不是應該去的，佩馨立時應道，何太太這話很有理由，我現在已決定不去，心玉聽了佩服鳳宜，顧慮周到，却又把她的心意表現出來，料着此番佩馨不去，定能和鳳宜結合，也覺自己的主意，可以達到目的了，低低說道，姐姐還是照容先生的主張吧，佩馨心內却異常難過，想到本身仍然不能出頭，又失了一個安慰，自己的人目下祇有一個鳳宜，眷戀於我，然而我的感情，總不如心玉一般，鳳宜的好處，是在老於事故，唯其老於事故，才爲我所不大喜歡，可是現在唯一進攻的人，祇有她了，我如不離開這裏，她又怎能放棄，自家心裏來去盤旋，心玉却如了心願，喜形於色，然而想到自己的將來，又覺淒感，但爲了良心的驅使，隨又痛快地說道，佩馨這回不去，倒可以和張琴女士常見面了，鳳宜聽了又覺不快，難道我給她把佩馨留下，心玉對我什麼都好，祇有這一點不肯爲我留地步，那是我最痛心的，一時又不能露色，應着說道，這事我倒預備了，星期招待想與就辦點酒肴，讓大家痛飲一場，心妹你這病是不能飲酒的，却苦了你了，心玉道，我不飲酒，也

可陪着，佩馨道，我却不想參加，鳳宜格格地笑道，你別裝傻了，爲的與你介紹，你不參加誰參加呢，佩馨臉上驟然紅了起來，心想心玉太惡作劇，自己和我解約却介紹他人自代，又想鳳宜何以如此慷慨，居然代備酒肴，竟把追求我的心思，放棄了麼，當下無言祇見鳳宜把個擲子拾起，拂了塵土，走出客廳，逕回己屋去了，心玉見鳳宜去後，把手在沙發上拍了兩拍，佩馨正自凝神，見心玉表示，招呼自己前往，便移到心玉的坐處，心玉笑着，對佩馨道，恭喜恭喜，我的大功告成了，佩馨莫明其妙，囁嚅地道，心妹這是怎麼說，心玉道，你把左手給我，說着暗暗地把個珠戒，從自己手上取下，佩馨更是奇異，祇得把手伸了過來，心玉接着，立即給他戴上，佩馨想要縮回已經不及，一撒手，那珠戒已戴在無名指上，和那個紅豆戒指，紅白輝映，同樣並列着，佩馨急急說道，心妹這是怎麼一回事，難道你竟逼我到底麼，心玉道，你別作急，先借你手指帶一會兒，如沒有好事成功，你再還給我，我是一個等於請來獻花的女郎，舉行典禮而已，一切的經營，還要各自去辦，佩馨見到如此情形，方知心玉仍是撮合鳳宜，却借張琴來激動，她依然要把戒指取還心玉，說道，心妹我們就這樣完了麼，不許我拒絕她麼，心玉道，你別麻煩，就給我帶着吧，你不說以我的愉快，爲愉快麼，這是我的愉快，佩馨沒有再說的，祇有依着，却追問心玉道，你逼我如此幹去，咱們以後還能見面麼，心玉笑道，我解了紅繩，現在來做月下老人了，爲甚不能見面以後要看你們的表演了，佩馨想到自己心意，完全不能由自己作主對着心玉又無可如何，不覺眼淚流下來，心玉見着他流淚，自己也覺有些哽咽，一想到自己陪着流淚，豈不更加他的傷心，勉強立了起來，雙手高舉，伸了伸腰，說道，你別放棄了愉快，我倦了，要休息

一回，你且在此坐著，回頭再談吧，隨也回到她的臥室去了，心玉臨行時節故把脚步放重，進入房中，又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了，鳳宜這時在房內整理一切，聽見心玉回到她的房內，料著一時不會出來，提著擲子又走入客廳裏來，見佩馨坐在大沙發上，昏昏欲睡，一點精神沒有，不由暗暗憐惜，走近前咳嗽一聲，把個佩馨驚醒，抬頭說道，何太太現在幾點鐘了，鳳宜道，誰還是何太太，請你以後別這樣稱呼了，佩馨愈加駭異，心想鳳宜竟不承認姓何，這也難怪，因為何振邦害了她一家，她又殺害了姓何的，冤冤相報，已經完結，自不應再提何字，不過一直沒改，怎到我這裏，便反齒呢，隨抱歉道，我錯了，我錯了，我不應該這樣稱呼你了，何太太你教我稱呼你什麼呢，鳳宜道，我沒有本姓麼，佩馨想起言字來，便改口道，何太太請你原諒我，你改姓甚麼，何太太你說是不是，這樣我便改口了，鳳宜道，你還改口倒又說了兩次，如不改口要說多少次呢，佩馨道，何……言……何……言……在此猶豫之際，鳳宜道，你別這樣節節巴巴，難道一個字改不了麼，佩馨道，既要稱言，就不應該叫太太，如稱太太，就不應該稱言了，鳳宜道有理，你就稱言女士好麼，佩馨接着道，言女士對了，鳳宜笑道你覺好聽些麼，佩馨也笑了，鳳宜就着佩馨坐下，把個鷄手擲子在手播弄，却露着那顆珠戒輝煌耀目，佩馨斗見此物，忽地想起自己手上也戴着一隻，防被鳳宜瞧見，特地隱藏，不料在此回縮之時，那顆紅豆早被鳳宜見了，鳳宜道，你手指怎會傷破流血來，佩馨道，不是，那是一個……說到此處，不覺又縮回去，不便說了，只有把隻手，插在衣褲下面，不肯伸出，鳳宜此時本想現佩馨的手拉出來，心中一動，想到以往對於佩馨的舉動，過於火熾，那不過由一時欲望生出來的野心，現在他們既已解約，我自可

圖謀長久的計策。如再太火，生恐佩馨把我看低，那反妨礙了我的計策，笑着說道，你這隻手上的紅色，何須隱蔽呢，佩馨知無可隱，忸怩作態的把隻手伸了出來，鳳宜見他伸出的，還是手心，認係故作狡猾，不由地便要打他一掌，手方落下，內心彷彿受了什麼打擊，立時又縮回去，臉上泛了一陣紅雲，用了兩個手指頭，摺住下唇口張着，始待佩馨表示，她手指上所帶的珠戒，寶光奪目，分外鮮明，映在佩馨眼裏，更覺觸心，同時佩馨看着自己的手掌，反伸着也覺可笑，便把手掌反了過來，露出兩只戒指，那顆珠兒本同鳳宜手上的是一對，鳳宜此時並不注意紅的，却反對着那個珠戒只是出神，同時把隻手背和佩馨的手背比並起來，互相對照着果是一對，乃把鷄毛撻子放下，兩手合攏起來，抱住右膝，右腿擱在左腿上，又用雙眼注視穿着黑漆皮鞋的脚尖，在空中畫圈兒，佩馨看着鳳宜，自從縮回手去，神態自如落落大方，不似那天的鹵莽與止，更無那天的色情狂態，雖是一個少婦，却有閨秀之情，不覺對她再度生出愛慕之心，然後指着手上的那顆珠戒說道，這戒指是心妹方才給我帶上的，鳳宜道，大概是心玉給你的紀念品吧，請問你是不是呢，佩馨道，不是不是，這回事，我是不能欺你，不敢欺你，也是不忍欺你的，鳳宜道，容先生怎有這許多不字，佩馨聽了也自覺可笑，低低說道，這隻珠戒本是你的珍物，現在戴在我手，擺在面前怎能欺你呢，我聽心妹說，這珠戒又統是你母親的遺物，又是你心愛的東西，送給心玉一隻作爲紀念，我又怎敢欺你呢，可是其中還有一點過節，便是我手上的這隻也就是由你給我的，那隻經我轉給心玉訂婚的，你給心妹的那隻，却由她給我轉還給你了，現在心玉給我帶上，也不知什麼意思，但我又怎忍欺你呢，鳳宜含笑說道，有什麼欺不欺呢，我很希望知道訂

婚戒戒指的意義和形式啊，你可告訴我麼，佩馨道，這也沒有什麼，因為戀愛到了歸結，互相換點贈品，表示堅貞罷了，至於形式，更普通得很，就像我和你帶着的一般，佩馨說完立覺後悔，我怎把眼前的鳳宜，當着心玉說話呢，祇見鳳宜臉上好似朵朵桃花紅暈不止，愈覺可愛，便思解釋自己的失言，又想一句話已經說錯，若再重複解釋，倒反愈描愈黑了，只有不再開口，看着鳳宜的行動，鳳宜倚在沙發上，一面望着脚尖，一面嘴嚼着佩馨的說話，滿面春風若有無限歡喜，內心表示不時映在臉上，顯着無言的得意，愈覺得意，她的舉動也就跟着慎重起來，佩馨看着鳳宜，並不追究珠寶戒指的經過，祇在這兒若有所思，對於她的心意如何，也無從揣測，惟有暗地對她愛慕，口中說道言女士，你對這戒指，預備怎樣處置，鳳宜想着此事，不啻我和他已經交換了信物，難道我還要收回麼，急急答道，佩馨，這隻戒指先借你手指戴一會兒吧，佩馨聽了，正與心玉所說一個詞兒，不能置答，又聽鳳宜說道，佩馨你對於去漢口的意思，是怎麼一回事，佩馨道，當時決心前往，也不過因為這兒沒有什麼機會，借此游歷一回，以往的計劃，現在都已改變了，鳳宜聽着祇把嘴兒一撇，寧笑着說道，你的計劃真會改變得快，可是你的計劃在未改變以前，也沒見你實現過，佩馨你以往外出的計劃，又是誰給你改變的呢，佩馨聽着此言，分明暗指心玉，現在心玉已經解約，對我遠行並未阻止，却又生出一個鳳宜，說出的理由倒很正大，又把我困住，接着說道，言女士我這次的意思與往日不同，本想脫離這兒做點事業，並不似以往避難的主意，現在經你說破，依然不能前去，這可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那軍師啊，佩馨料着鳳宜又是暗指心玉，不覺臉也紅了，對鳳宜道，你別盡攻人了，要問你這大軍師，鳳宜道，我是那

門的軍師，說出話來也沒有人肯信，佩馨道，這次的不去，不是你給出的主意麼，鳳宜道，我不過給你說明了，這回事主意還是人家定的，佩馨知道鳳宜在說自己，一聽心王主使口裏辯道，心妹這次主張我去，並且允借川資，却不會顧及此事，還是你的見解高些，鳳宜道，我那有什麼見解，以後又將增加一位女士，給你出主意了，佩馨一聽此言，又加辯道，言女士你別這樣說了，我現在已和心玉解約，那位女士初次見面，又有什麼問題，鳳宜道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趕舊人，這個年頭兒誰還能夠念舊呢，佩馨聽着，鳳宜忽生許多感慨之言，定是爲着心玉介紹張琴之事，心思鳳宜這個人也太會多這份心，心玉對我原爲鳳宜結婚，並非爲張琴作合之舉，這回介紹亦係友誼，祇在嘴裏嚷得很厲害，大概故作玄虛，教鳳宜看着疑惑或加緊追求，好如她的心願，却不料鳳宜真會受了她的影響，可是僅有感慨，並無行動，足見鳳宜的心意也進步得多了，但仍逃不脫對我的追求，祇有低低說道，言女士你也不必這樣說感情，依舊是感情，我這人對誰都是一樣，即以心妹而說，婚約存在，是這樣婚約解除，也是這樣對你更不用說了，我是始終一貫的，鳳宜道，難道你仍和以往不會和我相識的時候，一樣心情麼，還是和那天我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一樣心情麼，佩馨聽她說話，分出兩個時期，不知是何用處，便對鳳宜道，言女士，你近來說話的程度比前深了，就是剛才問我的話，分了前後次序，我有些不大明白，我對你說良心話，我是一樣的，但是……，鳳宜道，但是什麼，是爲着心玉麼，佩馨臉上一紅，頭兒低了下去，對着她垂注視不再回答，心內却念鳳宜又來逼了，教我如何說法，鳳宜見佩馨不答，知他聽到心玉二字又觸舊情，想如這樣說下去，必惹佩馨不快，遂改說道，佩馨你說我談話分着次序，這也有個

原因，你會說過，在未會和我相識的時候，見我出入就對我注意了，可見你相識在心玉以前，如果那天談話的機會而始對我注意，那便是相識在心玉以後了，現在心玉已和你解約，固然不成問題，但具我也要說一句，你的心情究竟是怎樣呢，佩馨聽知鳳宜的用意，是在測驗我的心理，對她怎樣，覺得這句話難於置答，我如要說未曾相識見她便愛了，那麼她將根據這句話向我追求，對於心玉便無顧慮了，現在她不肯積極進攻，便是礙着心玉，心玉雖然解約，她也有些礙難，如知我的心理仍像那時愛她，她就認為我們愛念，超過心玉之前，無須顧忌，定要即時進行，我可爲難了，我在心玉介紹之時，再三推辭，如其在她自己面前便接受了，那心玉豈不笑話，假使我如說像在那天談話時的愛她，那我也有些不忍，因爲我當初和她是貧富的懸殊，後來又受了形勢的杌格，現在雖然沒有障礙，並且還得心玉允許，然後心理上的鴻溝，仍是不易除去，我如說了出來，教她也不愉快，真是左右爲難，祇得含糊說道，我受你的恩惠實在非小，感激的心情刻不去懷，鳳宜道，我祇問對我的心情，誰問你恩惠的小不小呢，佩馨一聽覺着鳳宜依然是少婦的風度，非逼我說出對她的程度不可，這就和心玉不同了，心玉的學問高出鳳宜數倍，一切的舉動也有涵養，鳳宜便不然了，祇知實際，不顧一切，唯其這樣，所以才能報得父母之仇吧，方才她的舉止，倒是有點改變，却不料江山好改，秉性難移，把她的本色又在這兒露出來了，可是我也會吃過她的苦頭，我却也受過她的恩惠，她到頭還是愛我，不管怎樣追問，教我怎樣爲難，她這顆心總是向着我的，我當初對於心玉自認，是箇窮小子不配婚，她曾經說過她怎肯依，誰知英雄單怕病來磨，依然把約解了，如今鳳宜也和心玉一樣對我追求，又見心玉解約，

緊迫，目下又有張琴的介紹，難怪她的積極了，想到這裏，對於鳳宜有些憐愛之意，不忍回她又不好意思完全說出，依然含糊答道，我已說過對誰都是始終一貫的，鳳宜知他戀着心玉之心仍未斷，不使你迫，又改了口氣說道，我對星期日的招待辦法，已經打算好了，報給你聽着好麼，佩馨道，那也不是特別的上賓，有什麼打算呢，鳳宜道，不過不是上賓也要像個樣兒，須知這是我的家，你們兩位借用這兒，也便似你們的家了，佩馨道，現時還談得到我們麼，我的命運也真不濟，經過許多困難，方期苦盡甘來，能和心妹結合，誰知半途上又為病魔所阻，真教我有些灰心，鳳宜見他對於心玉的病勢還真相信，爲着自己的機會不能道破，接着說道，那有什麼灰心呢，心玉的病既然不容易就好，婚約又已經解除，我爲你想當然受些打擊，可是你也要振作些，得到精神安慰，自然就不覺苦悶了，佩馨聽鳳宜所說的精神安慰，知道她在自諍，無奈我這人的性情趨難避易，不願就這樣和她結合，論理說，心玉已經介紹過鳳宜，鳳宜又曾表示過愛我，我當時礙着心玉，現在已無障礙了，本可以垂手而得，也不知爲着什麼，心理上總覺不肯，再看鳳宜的態度，前次對我異常的熱烈，現在也能保持鎮靜，心玉却在一旁推動，把個張琴介紹出來，恐怕鳳宜經此激盪，又將加強地前進了，在此時期不得不先表示，又念鳳宜會托邵老台去租房屋，分明是爲我搬家，心玉既不和我結婚，那麼鳳宜定是自謀了，我如出外做事還可避免，現在又不可能了，教我怎麼推辭呢。

第六回 流水浮萍接受明珠戒

佩馨正在想著，忽聽外面敲門，接着邵老台走了進來，佩馨隨即迎出，鳳宜道，就請邵先生進屋裏坐。佩馨陪入，邵老台見鳳宜立在沙發面前，欠身說道，何太太……，佩馨跟着說道，邵老台大哥：何太太因爲大仇已報，不願再姓這個姓了，邵老台一聽立時舉起大拇指道，成成，要說何太太可稱得起女英雄了，何太太不姓何改姓什麼呢，鳳宜笑着說道：邵先生你別這樣誇獎，這姓我早就應改，現在還從我娘的姓言了，佩馨道，你就稱呼言女士吧，邵老台笑嘻嘻說道，道喜道喜，這個歸宗大典也要賀賀，這兒的地面歸幾區管，可會更改麼，佩馨道：還沒去辦呢，邵老台要代辦，想到自己的身份又縮回去，對佩馨道，咱們恕不代勞了，說着對佩馨使個眼色，佩馨明白也不說什麼，鳳宜道，那不怕，邵先生這半天去那兒呢，邵老台把長袍兒提上一提，看了看鞋上的塵土說道：何太太……不是不是，言女士你有布襪子麼，佩馨道，那邊掛着，邵老台走到那兒，先取了襪子，來到房外，左背一拂，右背一拂，然後又盤起在左腿一拂，再盤起右腿一拂，隨着把左腿向外一屈，將襪子也換到左手，拂了兩拂，再把襪子換還右手，又把右腿向外一屈，拂了兩拂：好似踢毬子一般，裏外盤旋，那襪子上的紅綠綢兒，忽上忽下，或高或低，團成一枝花似地跟着亂轉，佩馨知道邵老台又在這兒擺弄兒了，也不理會，鳳宜却候着有些不耐，祇見邵老台把襪子放回原處，用兩手分着左右，在腰腹之際揉了兩揉，然後翹起左足看看，又把右足翹起看看，見塵土全已淨盡，青鞋白襪灰色長袍，雖係粗布所製，倒還整潔，覺着今日在這大客廳裏，和何太太……不是不是，言女士見面，也還能對得起這沙發了，方才重復走到鳳宜面前，說道何……言女士，我今天跑了這半天，是爲你找房兒啦，鳳宜還不會見過邵老台這個脯

兒，今天見他這樣，暗暗好笑，可是他爲我辛苦半天，也很感激，遂急問道，房兒怎樣，邵老台道，我今天可開了眼界了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屋子真多，你別看大雜院兒裏的人，要擠破了屋子，那大住宅裏開着的屋子，却要比大雜院兒裏的人多，一所一所的轟立在馬路上，祇是那些屋子住進去，就憑咱們這幾個人，還不夠拾掇屋子裏的呢，鳳宜聽他說了一大套子，却沒知究竟找着沒有，又追問道，有合式的麼，邵老台道，你別看這樣多，合式的沒有幾所，倒也有兩所罷了，鳳宜道，是怎樣的形式呢，邵老台彎着站住說話，有些累了，便對鳳宜道，言女士你請坐着，等我給你細說，鳳宜知他嫌累，笑了笑道，我倒忘了，佩馨你也坐下；於是各據一張沙發，佩馨在左，邵老台在右，鳳宜居中，邵老台接着說道，那所屋子是在那個圍牆道的左近，三樓三底，還有許多羣房，租價也還便宜，祇要百元，那所最新也最便宜，賣價也不過五萬塊錢，這屋子裏的形式也很特別，一間高些，一間低些，慢說兩三個人住寬綽有餘，就是再多些也住得下，鳳宜道，那倒不去管他，祇要合式就成，佩馨你再和邵先生去看看就可定規，最好是買了下來，佩馨知道鳳宜要爲自己安置住宅，雖係出於彼之好意，可是以往還可有個心玉結婚的希望，如今既然解約，這件事又從何說起，就着鳳宜的話答道，言女士你教我看屋子，這屋子租下來和買下來，我都沒有錢去接受，難道教你花錢不成，鳳宜道，你別多說這些個，我當初把你傾了一下，連命都交给了我，我現在給你這點報酬，還值得一說麼，要把我的生命交給你，也是應該的，話出了口又覺這話有些不妥，我今不是有和他結婚的希望，倒覺沒有什麼，現在正是我有希望的時候，還有邵老台在旁，教他聽見有諍病，跟着笑了起來道，這話譬喻你別錯會了，咱們就把住的問題

先行解決，再來找點事業，我這裏有那死鬼何振邦的存款五十萬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我這人又沒有什麼大用錢的地方，我能把父母的仇報了，還能保住生命，也就是撿來的了，佩馨道，你是如此想法，但是我怎能如此受呢，邵老台在旁插言道，你們兩位也別推讓，我想言女士是份誠意，爲你打算的很好，你也別這樣推辭，把言女士的好心拂了，這就叫兩好併一好，你能由此發了起來，再報答言女士也不算晚，說句良心話咱也可以叨光了，鳳宜和佩馨兩人聽着，都覺有一點奇怪，不想邵老台居中做起和事老來，鳳宜道，邵先生的話倒是有理，又對佩馨看看，佩馨正將左手托住下腮，那顆戒指上的珠兒，露着寶色，彷彿表示着前途的光明，不覺的把頭低了，偷看了自己手上這珠兒，却倒現着暗淡，心想彼此的遭遇，正到了相等的地位，我因是佩馨現在又是墮入源淵的時期，正須我來安慰他，但又不能過分的顯露，好得有了邵老台，這幾句話給我轉環，我也可以借此下台了，於是轉口道，佩馨你和邵先生商量商量，就可以知道這屋子是必需的了，現在我要做點點心給你們嚐嚐，邵老台道，我是吃過午飯的，不用你費心，佩馨也說我是不餓，鳳宜道，我也不管你們，單試試我的手藝，說着挽起袖兒正向外走，却見心玉拖着拖鞋進入客廳，鳳宜道妹妹睡好了，你在這兒坐一會，我去廚房做點心去，心王道，姐姐別污了衣服，這會兒給誰吃呢，鳳宜給心玉一問有些臉紅，却又不能不答，笑着說道，正給你滋養病體，你這病後不補養能復原麼，心王明知鳳宜是爲佩馨，不能不代她遮蓋些，鳳宜這着正是心王希望她成功的，便接着道，又勞姐姐費心了，說着坐到沙發上面，鳳宜也走了出去，邵老台見鳳宜走後，對佩馨道，言女士這回改姓倒是對的，那個何小子的仇也報了，還跟他姓麼，心玉聽着覺着奇怪，問佩

馨道，鳳宜改姓什麼，佩馨道，還稱言女士罷了，心玉凝神一想不覺疏疏落落地說：「唔，這三字却有三義，第一個表示開號，第二個表示明白，第三個表示驚歎，那心玉對於鳳宜改姓的用意，已經了解，也不再說什麼，佩馨也不知心玉是說什麼，把個邵老台却驚疑起來，對心玉道，凌小姐你別害怕，她不過仍姓她娘家的姓，這屋子也快賣了，離開這兒就算與姓何的脫了干係，咱們當初與容先生裝鬼，那是想嚇唬言女士，現在大家都是熟人，沒有可怕的了，心玉好笑，料着邵老台對自己錯疑惑了，却又奇怪鳳宜，會要賣這屋子，繼又明白過來，不覺又連說出三個「唔」字，和前次所說同一用意，也沒再說一句話，邵老台更加着急，以為心玉有什麼病要犯了，便對佩馨道，凌小姐這會兒許是不大舒服吧，要不請個大夫來瞧瞧，佩馨雖不明白心玉心意，却也不覺十分可異，聽邵老台的說話，以為心玉有什麼異狀，便對心玉道，心妹覺着怎樣，是不是要請大夫呢，心玉更覺可笑，知道不說話不能解釋了，便向邵老台笑道，邵先生我不覺得有什麼難過，你請談話好了，邵老台見心玉說話不再噤了，方用手在額上抹了一把汗，把將要立起來的身子，重復坐了下去，才知心玉不是犯病，却也不解她的心思，繼續對心玉道，凌小姐你的病也沒有什麼，為什麼和容先生散……解約呢，心玉聽見臉上一紅，想着邵老台真是粗魯，這事怎麼你問，又念他和佩馨同生共死，本如親兄弟一般，猶如我和鳳宜像親姐妹一樣，也難怪他關心，當初瞞着鳳宜，却未瞞着他，現在鳳宜已經完全明白，他也怎能不來問問呢，好在鳳宜不在面前，即時答道，邵先生你大概也知道我的病態吧，邵老台道，這幾天我也沒得着去瞧你，可是也不過三幾日的事，我覺着凌小姐的身體，倒沒有什麼不如從前，不過精神有些不濟罷了，心玉聽着，

倒覺邵老台這話很有眼力，我本沒有大病，只有精神受過幾次痛苦，又受了良心的驅使，才和他解了婚約，現在經他這問，還是如法泡製的回答道，邵先生你別提了，我這病這夠厲害的，你不能看着表面，這病是沒藥救的，只有多耗時間而已，我不相信，昨天要求大夫照愛克斯光，大夫說你過天來照，這個病是沒有問題的，我所以要求容先生把約解了，免得耽誤了容先生的光陰，邵老台聽着站起身來，走近佩馨那邊，大聲答道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咱兄弟就不應該這樣辦，交朋友還要有真個的，何況……呢，說時手舞足蹈，恨不得把佩馨打兩下子才痛快似地，佩馨聽了早知邵老台有這一說，却不料當着心玉的面來數他，心中難過嘴中也說不出，又想着此番解約自己全係被動，真是有苦難伸，祇見心玉說道，這個不能怪他，邵先生這全是我的主張，現在我是絕不埋怨於他，並且還是對他抱歉，目前我所要辦的，便是這個善後問題，我對容先生當然含冤負屈很憐惜他，同時對於他的爲人也很愛重，所以才把終身托付於他，不料半途忽生病症，把這事給解了，邵先生你看着，也該諒解我們吧，邵老台經心玉這一說心平氣和了，他對佩馨恢復舊念，跟着答道，凌小姐這是對的，可是善後問題怎麼辦呢，心玉道，要看鳳宜姐姐的了，邵老台看看佩馨也覺奇怪，覺得心玉怎會把這責任推到鳳宜身上，那鳳宜的一切舉動也像有點關聯，這就仍然回復到原座，對望着佩馨不再言語，祇有佩馨心愈感覺失望，同時對於鳳宜的行動，抱着奇異的心理，在這沉默之際，鳳宜手內托着一個木盤，陳列着四個碟兒，每個碟兒裏，有兩個煎蛋餃兒，和二片糖煎江米藕，蛋白色和藕色並列着，異常鮮明，那味道也是甜鹹同具，鳳宜把小木盤放到茶桌上，然後把筷子分列開來，就着客廳裏的圓桌，設了四個座位，招呼着心玉佩馨

和邵老台，說道你們請坐，嚙嚙我的手藝，邵老台還有些謙讓，心玉用眼去佩馨微微的一轉睛，佩馨立時站起走攏到桌前，邵老台見他兩人已經前往，也跟着坐了，鳳宜舉起筷子讓大家食用，大家也就同時舉箸各自進餐，這份點心用過以後，鳳宜又說道，我們自從相識了多時，還未曾像這樣聚會過，今天我的女僕也未從北倉回來，料着大家餓了，才試試我自己的手藝，邵老台和佩馨自有一些稱讚，心玉却說道感難為繼，鳳宜道，妹妹這怎講呢，心玉道，你的女僕不會回來，你自己下一次廚房，給做了這可口的點心，目下是無問題啊，停一會晚飯的時間又到了，你還能再去親做麼，這回吃得很好，下一頓便沒有吃的，這不是感難為繼麼，佩馨和邵老台笑道，我們停會一走，還敢教言女士費心麼，心玉道，姐姐這回改姓，也不和我說明，你瞧他們都改口了，我還沒知道呢，再說大家既嚙過姐姐的好手藝，也要看我姐姐這頓晚飯怎樣做法，做不好也算她是好手藝，便完結了，鳳宜笑着，檢起碟兒筷子放到盤內，向邵老台和佩馨說道，你們聽我心妹的話還能走麼，你們都走了，那我的手藝也算栽了，又對心玉道，妹妹我改姓又算什麼，不過專用我娘家的姓罷了，你又來挑眼，現在你請就坐着，等我給你們做一頓晚飯去，邵老台和佩馨依然要走，心玉却在旁笑道，你們要也顯不出我姐姐的手藝了，鳳宜對於邵老台還沒有什麼，難得心玉今天爲我留聲嚙嚙我的手藝正可顯我手段，便對邵老台道，容先生我不能留他，他須等我心妹吩咐，邵先生就請在這兒用過晚飯走，我是能作主人的，邵老台聽她此言知不能走，便接說道，恭敬不如從命，咱不能攔二位的面兒，佩馨見鳳宜說出須聽心玉的吩咐，又見邵老台業已答應，雖仍希望心玉表示，但是心玉想着鳳宜的話，你別再這樣說，以後佩馨聽你的了，

便對鳳宜道，容先生以後恐怕要聽邵先生的話，邵先生擾姐姐一頓飯，他還能往那兒去，鳳宜道，你們聽着這不是她的命令麼，還說什麼邵先生呢，我也不說了，要去支配點飯菜再來試試，鳳宜便托起木盤，這裏祇餘是三人露着笑容看着她出去，却說心玉見鳳宜走後，便對邵老台道，你看我姐姐比我能耐強多了，邵老台道，你們兩位各有才能，要照我這笨人看起來，凌小姐是大學堂的學生，言女士也是大人家的閨女，不過言女士有些不幸，却遇了這姓何的，害了她全家，她雖報了仇，却犧牲了自己，要我說這犧牲也值得的，可惜沒有相當的人，給她後半世的安慰啊，心玉想着佩馨與我解約，不正是他的大好伴侶麼，只是當着邵老台，怎好意思明白說出，惟有暗暗地表示道，邵先生我這學業，也不比言女士強些，可是我癱上了這個病，倒比言女士更不幸了，佩馨想到自己真比她們還要不幸，也不好插言，祇見邵老台又說道，凌小姐也不要這樣說，這個病總會好的，現在咱兄弟却有些不安，要是這樣下去，他豈不更覺難過麼，心玉聽着邵老台的話，覺着此人雖是粗豪，但也近於直爽，如今佩馨方面不能再說，祇有來和邵老台計劃，可是當着佩馨有些含羞，不便直說，便向佩馨道，現在請你給我買點藥來，隨將自來水筆取下，用紙書寫個藥名，交給他五塊錢，又囑咐道，請你到中央藥房辛苦一趟，佩馨正在悶氣的當兒，忽聽心玉差遣立刻應聲欲從，心玉又囑咐道，你可得早些回來，不要誤了這頓晚飯，佩馨道，雇輛車兒來回也沒多大工夫，誤不了事，你們兩位待着，我一會兒就來，邵老台道，咱也不客氣了，就請你辛苦一趟，佩馨道，沒有什麼瑣就回來，說着取了紙條兒出門而去，鳳宜在廚房裏，見佩馨出門，以為真個回去，叫了幾聲，也沒聽見，立刻到客廳來問心玉怎麼回事，心王道，給我買魚

肝油丸去了，鳳宜這才放心，仍回廚房做菜，心玉見屋裏清潔，乃對邵老台道，邵先生我有件事，要和你商量，現在我已經和佩馨解約了，不怕你見笑，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事，邵老台道，那能這樣說呢，咱一知道你們兩位訂婚，就給你們喜歡，現在誰知你給病纏住了，把這個大好姻緣却給裂了，咱又給你們堵心，依我說有什麼關係，過個一年半載也許好了，那不就圓滿了麼，心玉道，邵先生的話很有理，無奈這個病，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好的，再說好了以後還是不能……這以下要說了不能結婚的話，總因為是個女孩兒家，說不出口便咽住了，邵老台也已明白接着說道那倒是的，無怪你便解約了，不過容兄弟承凌小姐看得起，當然很得意，現在發生阻礙，當然也有點灰心，你看他這兩天精神不振，也就知道了，心玉道，我也知道，總想有一個補救的辦法，來給他安慰，也可以彌補我的缺憾，邵老台道，容兄弟既沒有錢又沒有事，除非凌小姐看得起他，恐怕沒有第二個人，再做他的知己，就算有這人，也沒這種機會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了，凌小姐你給張小姐介紹，是不是有替他成全的意思，心玉想着邵老台人粗心細，却也看得出來，不過你祇知道大概，尚不知底細，這也叫知其一難知其二了，便對邵老台道，我的意思尚不在此，那張女士是我的同學，也不過因為容先生和他見了面，不能不介紹一下，我說邵先生眼裏，可有第二人麼，邵老台聽心玉之言，她已解約為給張女士介紹，又不是為他成全，還問我有沒有第二人，這還有誰呢，喲，有了，這屋裏的主人，言女士不是一個麼，可是我又不怎麼出口，但是想到了又不得不說，再看心玉的意思，也是指她而言，她既不肯發言，我又怎能直說呢，做着沉思的模樣，停了一會，方才答道，這第二人真還沒有，還是凌小姐想，要不等言女士來，再和她

商量，有沒有這樣的人，不過言女士是個孀居，怎好向她提起，她現在已不再姓何了，如果沒有以往的情形，言女士也算是個大家閨秀，並且也是一個精明女子，凌小姐你說是不是呢，心玉道，怎說不是，可是她是孀居，也不必和她商量，不過現在是講究人道主義的，居孀可以再嫁，談不到要自苦終生，再說那姓何的又是她的仇人，更沒有生過一男半女，還能談到給他守節麼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說得真對，我也是這個見解，心內却奇怪心玉，怎會談到這事，莫非替佩馨和鳳宜作合麼，我來試試探，遂又說道，凌小姐對於言女士這樣關心，也不替她想個辦法麼，這話我本不應該和凌小姐說，可是咱的年紀比較大點，凌小姐也是訂過婚的，現在雖然解約，也可算是個過來人，咱兄弟臉兒嫩些有點怯性，要說他的脾氣真是柔溫恬靜，咱這粗人看起來覺得還少呢，不知凌小姐看得怎樣，心玉聽他說起佩馨的性格，真是一點不差，別看邵老台是個粗人，眼睛也夠明的，自己當日看中他，何嘗不是如此，今天強忍着和他解約，完全受着良心的驅使，愈是堅忍，便愈是敬重佩馨的人格，把我這經過陷害的身兒脫出圈子，也便是盡了我的良心，可是這顆破碎的心，又怎能和邵老台說，我這經過，祇有鳳宜知道，連佩馨也不會說過，今天更不能談了，對着邵老台的意思，也很明白，是希望我替鳳宜和佩馨作合，我已經說明鳳宜不應該守了，那便是我的暗示，但是要我直接說出，來替她和他作合，無論我是一個已訂婚的人，似乎有些說不出口，佩馨面前我會經親自介紹過，無奈他又不依，我所希望的，是邵老台出來作合他，偏又讓我來說，教我怎好接受呢，沉思一會祇有仍促邵老台辦了，佩馨或許能聽他的勸告，轉過臉兒向他說道，邵先生的看法是不錯的，我和佩馨已經解約，也便脫離關係，現在所存在的全是

友誼，咱鳳宜姐姐和他的感情也還不錯；照我看起來，她們將來也許能到像我的地步，不過我還算是一個障礙，因為佩馨對我依然看重，我却要和他表示決絕了，邵先生我的行動，以後或許步不情些，要請你們諒解，就是爲他和她的事，請邵先生看着辦吧，邵老台聽心玉主要對佩馨決絕，以爲心玉有些生氣，豈不更傷佩馨的心麼，立時轉着說道，凌小姐你和咱兄弟感情很好，現在雖然解約，感情依然存在，可不能和他決絕，那不要咱兄弟的命麼，心玉知道邵老台誤會，笑着說道，邵先生你別看錯了，這是我的好意，我不和佩馨決絕，他又如何能離開我，那不成了爛鹹菜，點住一個好油罈麼，要請你們諒解我，我是要用這手段，來解決這個問題，同時要請你勸解他，趕緊的離開我，去和旁人結婚，這才能夠了我一樁心事，那我也可以對得住他，邵先生你說對不對呢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說的話未免過激一點，咱兄弟是個多情的人，他對於凌小姐異常愛重，承你瞧得起他，他是更加敬重了，現在雖然解約，可是咱兄弟怎忍便捨得呢，心玉道，那還是過去的話，眼前正因爲他對我很好，所以才希望他早早去另覓佳侶，和他結婚，我的心才安呢，邵老台道，這個時候教他和誰結婚呢，心玉道，我祇希望他和旁人結婚，至於他再和誰那我不能斷定了，邵先生我在今天的晚飯桌上，正式宣布這件事，可要請你原諒我，我是個帶病延年的女子，不能長久的耽誤佩馨，這樣辦法一來促進他的另婚，二來是激勵他的事業，邵先生我是對不對也這樣辦了，邵老台聽着心玉此言倒也原諒，想着她的用意也還深遠，我只有在他決絕以後，再來勸解佩馨，教他進行事業，另謀婚姻，也是一個正當辦法，便對心玉道，我對小姐的意思完全明白，祇求你不要教他太傷心，他要再受重大刺激，說不定便會自殺了，心玉聽邵老台

之言也甚有理，祇是知道鳳宜對他愛戀，絕不能放過於他，我這舉動也是促成他們的好事，如果沒有這個關鍵，我也不能這樣做的，鳳宜對他的行爲我已見過，倘不是因我有了缺陷，我又怎可放鬆呢，想着便把頭兒低了，嘆了一口氣，想不再說，又怕邵老台不放心，便又說道，我不能教他傷心，也不能教你們難過，可是我得擺開身子，好讓佩馨重振起來，不能因我把他陷害到底，說到這兒忽聽外邊洋車停住，知道多半是佩馨回來，便自住口，不一會看見鳳宜端着一個木盤，裏面四個碟兒，三個茶盞有一碗湯，進了客廳打量一回，對她們問道，容先生還不會回來，邵老台道已經進門了，又見佩馨匆匆的跟着入內，把個瓶兒遞給心王道，這是四塊錢一瓶的魚肝油丸，請你連找的錢都收好了吧，心玉把瓶子和鈔票都接過來，佩馨依然坐下，祇是鳳宜又托了盤兒，移到圓桌上，邵老台和佩馨見着立刻站起，走到桌兒面前幫她把茶端下，邵老台道，言女士這樣費心，真叫人過意不去，咱們自己來吧，說着把涼茶熱茶完全移到桌上，只見三菜一湯四個碟兒都很漂亮，祇是杯筷還未擺好，向鳳宜道，小傢具在那兒呢，鳳宜道還等我來吧，把木盤送還外面，隨又取了杯筷放好，請衆人入座，這時邵老台和佩馨，都已立在附近，惟有心玉仍在沙發椅上，聽見讓坐也便起身說道，姐姐今天幹麼這樣賣力啊，鳳宜道不是試試麼，你請坐吧，今天邵先生首坐，心妹第二，容先生第三，我也不用說了，心王道我爲什坐在上面，說了此話又覺不應來和佩馨謙遜，可是鳳宜把佩馨坐在我下，分明是把佩馨認爲比我還近了，大家既然從命，我也不好再說，跟着坐了，鳳宜道，邵先生和容先生都能飲酒，請多喝一杯，我是少少的陪着，心妹你不能喝，也忌這個，不給你斟了，於是才扣邵老台和佩馨的杯兒，斟滿以後，便往自

己杯內倒酒，心玉道幹麼，又不給我斟呢，我不在乎這個，鳳宜固知無病，却不能不仍舊說道，那有不碍病體麼，心玉也不管她，就把酒壺取過，給自己斟了一鍾，又給邵老台和佩馨各注滿了，口中說道，我是借花獻佛，咱們就暢飲一杯吧，隨把手中杯兒舉起一口飲盡，邵老台見她飲得太猛，有些害怕，以爲一個女孩兒家，又兼有病怎能如此，便來攔阻，祇見她已喝乾，佩馨鳳宜也有些担心，便都把杯兒放下來，向心玉道，你要保重身體，心玉這杯酒已下肚，立刻臉便紅起來，對大家道，從來不常飲酒的，今天難得有這機會，可是我還有句話要說，大家凝神聽着，不知要說什麼，倒反把酒菜停頓下來，只聽心玉說道，我今天要宣布一件事，便是我和佩馨的婚約已經解除，以往我對大家也曾各自聲明過，現在難得團聚作一個正式的說明，請大家原諒，以後便是各自無涉了，佩馨聽了，如同一個晴天霹靂，以爲心玉既已口頭說過，怎會又在此間公開聲明，簡直叫我更加難受，再一看她把戒指還我，那是等於完全沒有關係了，莫非她是誠心說給鳳宜，聽着教我傷心麼，鳳宜心內也在打算，心玉今天借酒宣布解除婚約，莫非是爲以後張琴要和佩馨結合，表示她已無關麼，可是我呢，我既在你解約以後，便有權力進攻了，只有邵老台知道底蘊，不慌不忙又舉起酒杯來，向大家說道，咱們還是喝酒吧，凌小姐的話大家已經知道，這也叫沒有法，誰敵得過病呢，茶涼了快喝一杯，鳳宜跟着舉杯，祇有佩馨心中難過，不願再喝，誰知心玉說完話後，又斟了一杯，對佩馨道，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，今天我敬一杯，希望他化作誰人淚吧，佩馨那裏肯依，經不起心玉三勸，也便對飲了一杯，邵老台道成，佩馨你別這樣不振，致凌小姐替你担心，還是打起精神來痛快一場，好教凌小姐喜歡，也算對得起你的……，咱

們酒也夠了，大家用飯吧，說着自己裝了，還給心玉等都給端來，正在此際忽聽外面報販子口中嚷道，快看戰事報啊，咳看看帶像片兒的新聞啊，鳳宜道，這又是那門的事，誰去買張來瞧瞧，心玉道，還不是騙人麼，知這個幹麼，邵老台把碗飯擱下逕自出去，不一回取了張報回來，佩馨取到手裏，從第一版看到第四版，也不會找到這件新聞，重複翻回來看看，心玉見佩馨翻了幾次未曾翻到，笑了笑說道，這還不是明擺着上當麼，佩馨遂又在本埠新聞裏檢查，依然沒有，最後也不想看了，便在廣告欄瞄了一眼，却見有段某局的布告，那布告後面附着一張像相，是個中了流彈喪命的兩個死屍，面目模糊略可辨認，前面的布告上說，爲布告事，近來本城宵小肇亂，爲禍地方，幸賴軍警維持，得告安靖，乃於某某街頭，發現遺屍二具，係中彈喪亡，經查屍體，衣內並有名片遺物現經本局攝存像片，先飭掩埋，合行布告週知，附照片一張此布，佩馨念完，鳳宜和邵老台皆不大理會，佩馨也笑道，這可被我找着，原來是個廣告，被這小子來賺人了，心玉聽着立斂笑容，過去把報取來自己看了，從那像片裏，依稀認出，一是谷中挺，一是賈鵬魂，心中一怔，不想這兩個小子竟這樣地死了，倒覺一快，祇是又把自己的創傷，重行劃開一次，不由地傷起心來，便將報紙往佩馨手中一塞，仍然坐下用飯，鳳宜却把報紙取過自己看了，送給邵老台道，邵先生你看這兩個小子，該死不該死呢，邵老台不識一字，却對着像片出神，口中說道，要照這兩個小子的像貌，看起來死也不屈，佩馨道，也不能這樣說，幾個死屍的像片，是好像的呢，不過一個帶着兇氣，一個帶着冤氣，有些不像好人，我們與他無冤無仇，未免口遲了，邵老台道，容兄弟真有些眼力，居然把兇氣和冤氣都看出來了，這幾句話他們是在閒談，聽

在心玉耳裏，却異常感動，心想我被這兇氣和冤氣已踐踏過了，佩馨還說無冤無仇，你要知道這冤仇還要氣死呢，遂各無言，用過飯後，邵老台幫着把一切傢俱拾掇乾淨，重復坐下，砌壺茶來大家飲着，邵老台道，今天言女士的菜做得真好，就憑這會兒工夫，能支配得這樣齊全，真夠誇的，鳳宜道，你別瞎誇了，咱們還說正經的，那房子的事要請你們兩位作主，就先給租下吧，邵老台道，自然自然，明天就和容兄弟去定，但是房東要有家眷怎辦呢，鳳宜聽着忽又怔了，接着道，這等我想法吧，轉過臉來去對心玉看了一眼，見她坐着似有心思，想到這房子的事，須要和她說明，別教她誤會，遂笑說道，我今天也要和心妹學了，宣布一件事，心玉聽了把頭抬起，對着鳳宜這邊看來，鳳宜見她注意，跟着說道，我前次誣害容先生的事，大家已經明白，我總想報答他，前幾天幫他一點錢，還不能說是報答，所以想了一個辦法，就是托邵先生買所房兒，作為容先生和心妹結婚的禮品，誰知還未辦妥，心妹已和他解約，這個計劃難以變更，可是現在暫且租賃，是要家眷的，却把我難壞了，要請心妹想個法兒，心玉聽了倒難主張，心想鳳宜正是他未來的伴侶，何不就是你來代表呢，口中却難說出，只好答道，我倒沒有法兒，不過找個代表也是可以的，不久買下屋子也就不需了，但是姐姐報答他是一回事，不要扯到我們結婚上來，鳳宜道，心妹你真小心眼兒，這點人情你都不肯接受，現在且解約了，要不是你也拒絕麼，心玉道，我們也不用說，這個事趕急的辦，這需要怎樣解決呢，我有個主意可不敢說，鳳宜道，你又來這一套，誰和誰又怕什麼，心玉道，這話我早想到，但我不應該說，現在你既追問，我說了你可不許惱啊，鳳宜道你說你說，我有什麼惱呢，心玉於是又對邵老台和佩馨看看，說道你們兩位聽

着，我先聲明，能行也罷，不能行也罷，可別說我不對，邵老台和佩馨答道，那是當然，心玉這才綑着臉兒說道，這件事是鳳宜姐姐報答容先生的好意，動機很佳不能攔阻，並且還要促成，如今爲這點小過節，需要解決，那麼這眷屬的問題，一定是要的，我呢，因爲有病不能代勞，要我說就請鳳宜姐姐代表一回，剛一說出，祇見鳳宜撇着小嘴披了一下，說道你怎這缺啊，心中却也願意，因爲這房子當初是爲他們，如今是爲我們，本可如此，無奈爲勢所阻，不能這樣做去，現被心玉說明，不能沒有一番做作，心玉則以當着容邵兩人，說出不能就此收回，必須把個理由說得明白，好教人不覺突兀，便又說道，姐姐你別當玩笑啊，要知道你對容先生的行爲，那是多麼危險，他幾乎把命丟了，結果還傷老母一命，便是一個人也不夠賠償，現在既一所房子的酬報並不算大，又何在乎這個名義的犧牲呢，鳳宜聽着羞慚滿面，忸怩說道，你還說不玩笑呢，就請你這名正言順的去好了，心玉道我不能去，因爲我是一個病人，還有學校的問題，不能容我怎樣辦，姐姐你祇有一人，無拘無束，只担個名，去充個姐弟也成，邵老台和佩馨初時聽着，倒替鳳宜爲難，及聽心玉說出姐弟兩字，也覺可辦，邵老台於是接道，凌小姐這個主意也還不錯，充個姐弟倆還有什麼說呢，佩馨想着鳳宜，和我愈來愈近，心玉的辦法，簡直要把我們聯繫起來，若照心玉前面說法，還可推辭，今以姐弟名義怎好不應，遂也不說什麼，鳳宜先爲心玉犧牲，名義之詞覺着澀羞，既聽姐弟的稱呼，又認可以轉環了，遂也不答，心玉的話祇向邵老台道，這樣就請邵先生接着辦好了，佩馨見鳳宜暗示允許，自己難道就這樣接受麼，名義不能推辭，租房可以拒絕，便插言道，言女士這房子我可不要，租和買皆用不着，我現在沒有事，住房已經夠用了，

鳳宜道你別固執，這是我的一點心意，說不上酬答，心妹不說一個人還不夠賠償麼，既又覺着這話有些語病，便轉說道，心妹人死了可沒法償命啊，心玉知道鳳宜已對佩馨又進一步，正中自己心懷，便向佩馨道，你別推辭了，搬搬家又算什麼，咱們舊式的房屋實在有些不好，你看那些好的窗兒，面前却堆着一個土坑，請問怎樣放桌兒，纔能寫讀麼，所謂明窗淨几滿談不到，即便盤着腿兒勉強讀書，也還能久麼，就憑這樣建築，文化怎會不低呢，何況你的住處，除去一扇木板，連個窗兒都沒有，土坑雖在裏面，又怎樣用功呢，佩馨聽她這一說，倒覺言之有理，接着說道，那我就依着辦吧，鳳宜見佩馨依了心玉之說，便又微笑道，你看還是人家說得有力，三言兩語就成了，邵老台站了起來，用兩手在肚子上撫摸幾下，表示酒醉飯飽，茶又足的神氣，走了兩步，對佩馨道，咱們也別打攪了，明天咱們先去了，再請言女士辛苦一趟，現在可要先走一步，客散主人寬了，佩馨也跟着站起預備同行，心玉忽又說道，這回事容先生還是用舊名麼，那不怕人家想起前事麼，邵老台和佩馨聽着立時變色，都對着心玉望望說道，凌小姐問得真對，咱們還沒顧到呢，就請你想個辦法吧，心玉也站了起來，對鳳宜道，你祇顧自己，怎不替人想想呢，鳳宜此時也覺這事，幾乎鬧出亂子來，便向心玉道，好妹妹你既想到，便請你一手辦吧，心玉本係對鳳宜玩笑說着，却不料鳳宜直有些失神，左一個好妹妹，右一個好妹妹，好像爲她未婚夫求情似地，也覺好笑，再想到自己本是佩馨的未婚妻，這件事原應我來做的，如今現居友誼，而把這地位暗暗的讓給別人，來要求我做這件事，不覺淒然，祇得應道，姐姐我想給他換三個字，鳳宜道，不能連姓都改了，心玉道你別怕，改名不改音好了，容字改爲光榮的榮，你們看好

麼，佩馨道好好，那名字我倒有了，就叫星譽吧，邵老台道，倒是一箇文墨人，你看一想就有，可是要不是凌小姐一提，明天到那兒去揀可不幹了，咱們明天再給你印盒片兒去，沒別事了吧，也該走了，忽又說道，這個字意，不和凌小姐一樣了麼，鳳宜心玉也覺奇怪，佩馨道星月的星，名譽的譽，音同字不同，做個紀念吧，說着便和邵老台往外走去，邵老台在前，佩馨在後，依然回頭四顧，看看心玉和鳳宜兩個臉兒，自覺有些惶惶出色，彷彿自己正似黃昏時候，太陽已落，新月未升，對於心玉百般留戀，對於鳳宜一念難除，祇隨着邵老台悄悄歸去，這兒賸下鳳宜心玉兩人，關好大門，回到鳳宜房內，鳳宜道，心妹可以休息會吧，心玉道，今天很覺痛快，並不嫌累，我還要和姐姐談談，鳳宜取了些水果，放在桌上，心玉也從懷中把瓶魚肝油丸取在手中，倒了三顆用水送下，重行收好，向鳳宜道，姐姐我們今天同床吧，好談話兒，鳳宜道，你且吃點水果，媽媽又不會來，當然和我作伴啊，心玉笑道，我真想不到還能和你作伴，鳳宜道，這怎樣呢，心玉移到沙發上坐下了，向屋內打量一回，又取了幾顆葡萄放在口裏吃着，對鳳宜道，姐姐你看見晚報上那兩個死屍像片麼，鳳宜道，我看見來着真夠怕人呢，心玉道，你看死後的可怕，還不會看見他活着的可怕呢，鳳宜道，這張報還在那兒，你怎見過他活着的樣兒呢，心玉笑道，你那兒知道，我和這兩人活着見面啊，鳳宜看看心玉臉兒，酒氣熏人以爲她是醉了，便又檢個雅梨削了皮兒，送到心玉手內，說道，心妹吃個梨兒解解酒兒，別說醉話了，心玉聽了又笑道，姐姐怎當我說醉話，我真和這兩人活着見過面啊，那右邊的便是谷中挺，左邊的便是賈鵠魂，我都曾遭過他們的毒手，姓谷的還是我的堂姐夫呢，鳳宜道，便是騙你賣給暗娼的麼，心玉

這可不是麼，那個姓賈的替他們充晃兒，油頭粉面想來騙我，不想他的冤氣死後，還被佩馨認出呢，姓谷的凶氣死後，也落到大家眼裏，姐姐你想我當時還怎樣的遭他們的侮辱，是怎樣替自己傷心，今天看到他們的死狀，居然同時做了倒臥，那報販子也真會孽，叫起帶像片兒的捱槍子兒的新聞來，鳳宜道，這種人不教他捱槍子兒，留着幹什麼呢，這伙子壞蛋，連着那姓何的姓鄭的都收拾了，也算老天爺有眼睛，如今祇有心妹的自己問題了，你和佩馨解約，沒有些後悔麼，心玉道，我悔什麼，佩馨是個有爲的人，當初給你傾了一次，那算實逼處此，我不能再把這個受過侮辱的人兒，再嫁給他，我雖仍是個清白的身子，但是靈魂給人侮辱了，所以不顧一切，和他解約，只恨他不肯聽我的話，來和旁人結合，還在對我希望，今夜吃酒的時候，我的正式宣佈，便是斷絕他的心思，鳳宜道，你的意思，我很明白，祇是沒有機會，教他和誰結合呢，心玉道，這是不錯，但我祇能有此希望，却不能斷定他和誰，我給張琴女士介紹，也便是盡點義務罷了，鳳宜聽了，有些不快，心想心玉，依舊是爲張琴，今天教我犧牲名義，很可接近這問題，誰知到頭仍爲張琴着想，你把我的戒指，轉給佩馨，這不等於我和他訂婚了麼，到了這種狀態，你還爲張琴着想，給他置房產，初是爲你，你既放棄了他，我便可以接續你的權利，你爲佩馨打算，也可循此以求，而想到我了，你依舊替張琴着想，把我置於度外，真是有些不明，現是求人不如求己，要仗我自己的力量來進行了，又想到後天星期，是和張琴約會的日子，借題說道，心妹後天張女士還來卦約呢，我們要怎樣預備，心玉吃完了梨，把個核兒在手中轉着，見鳳宜沉吟許久方才說出，料她對於張琴有些猜忌，更次對我有些埋怨，怎知我的佈陣，又完全爲你打算呢，低

低說道，可以簡單辦理，不過必須佩馨到場，鳳宜益覺心玉的用心別有所在，又不能稍露不滿，跟着答道，那是當然，不過我有句話要和心妹說，你的遭遇固然不幸，但還是個青白身子，爲什麼放着佩馨不嫁，來替別人忙呢，心玉露着笑容，把個梨核扔了，站起身來，拍着鳳宜肩頭，鳳宜此時坐到床邊，用兩眼望着心玉，待她回答，心玉咳了一聲說道，你別再問了，我已說過這是良心的驅使，打我一下罵我一聲皆是安慰我的好法，我這打算豈是爲人，是爲我自己啊，你看那個梨核，外體被人吃完，祇剩一個內心，還不扔麼，我也就是這個樣兒，姐姐我對你佩服極了，你是能起能落的人兒，我也只有和良心結伴終生了，鳳宜道，我們不談這些個，檢些新鮮的說好麼，心玉道也好，就請你講吧，鳳宜乃把床上被褥整理清楚，向心玉道：我們睡到床上再講吧，心玉有些睏倦便也依了，兩人趨到床上，心玉問鳳宜要說什麼新鮮的，鳳宜道，新鮮的也離不了佩馨的事，我還要問你了，看佩馨手上的戒指，真有些像我的這顆呢，心妹我給你的那顆還存在麼，心玉聽了坐將起來，似乎心中有萬千言語，要對鳳宜訴說似地，口中却一字未曾吐出，在這無言之際，心玉表示來的態度，真有些囁嚅，又有些婉娜，還有些散漫的神情。鳳宜也覺好生奇怪，覺得心玉以前有問必答，何以我一句話，便把她難到如此地步，想是她的心內必有難言之隱，上下盤旋不易回答，遂又說道，心妹這也是我無意看見的，也許我的眼睛看錯了，心玉手在被上一护，彷彿主意決定，露着深陷的目光，向鳳宜道，姐姐這隻珠戒，我已給你轉送佩馨了，鳳宜哼了一聲，就着把心玉的手，拉了過來，看她手上的戒指，已經沒有，便在她手上敲打一下，然後說道，心妹你和容先生這樣要好，怎倒說給我送他呢，心玉知道鳳宜心內眷戀佩馨，却

借這戒指來問我的心境，又答道，姐姐你不明白，這是解約後的事，當初他給我作信物，現在已不需要，可是這戒指的原主是你，所以想着替姐姐送給他了，鳳宜扭過頭來似含羞意，從桌上取了些葡萄，一顆顆送入櫻口嚼着，一面說道，你又來玩笑了，我送你你怎會給我送人，我可不承認，心玉見鳳宜害羞推托，又覺自己的話過於率直，便也笑道，好姐姐我這是說着玩兒呢，你可別認真啊，鳳宜道，這有什麼呢，我的東西送了你，便由你作主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，心玉見鳳宜又轉過臉兒，暗示允許了，接着說道，姐姐這顆珠戒可不是你給我的，鳳宜一怔，心玉又說道，你給我的早經佩馨給你了，這顆是你給佩馨由他給我，我現在又還給他了，鳳宜聽了更加駭愕，方知當初誤給佩馨的就是這顆，我帶着的不啻是他給我的了，心玉用意顯有別情，那我和佩馨簡直已經互換戒指了，可是當着心玉，聽說此話雖覺愉快，也有些羞人答答的，更加不好意思起來，遂對心玉道，我不管這些閒事，你是一個清白的女兒，咱是一個不幸的婦人，要說我的遭遇，不如心妹多多，但是心妹放着個好人，竟管替人……這話說出又覺不妥，愈說愈和佩馨接近了，這是心玉放棄佩馨還不在意，如果他們仍有蟬聯的意思，那不惱我麼，遂把話停住，心玉心內雖是亟願他們早結了合，但是由我來替雙方作合，總覺害羞，佩馨方面曾經說過，未得他的同意，假使再和鳳宜說起，雖然她心中願意，口中來個不成，豈不教我難受，再說我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又在求學時代，自己不幸的遭遇，已覺痛心，若再替人們來作月老，教人看着也覺難堪，遂也不願深說，向鳳宜道，你別把我來比較了，早點睡覺，明大還有事要辦呢，姐姐我又想起經管的財產來了，明天給你交代一下，這買屋子也要錢啊，鳳宜道，反正這兒一點家私，還有什麼

交代不交代，睡就睡吧，於是依然同榻而眠，恢復了以往的情感，然而各自的心意，各自的打算，仍在各自的腹內盤旋，呼呼睡去。

第七回 小病違和飛箋邀客

第二天的清晨，團牆路的當中，有一所高屋裏，來了兩個男子，這也不用介紹，當然一是邵老台，一是新改姓名的榮星譽了，由經租人領着細看一遍，很覺合意，問了他的租價，是每月百元，賣價是一萬二千元，兩人看了問架，再看材料，都覺合勢，這兩人商量一氣，和經租人說道，這屋子現在我們定了，給你二十塊錢定洋，請你出個收條吧，經租人道，我們志在出售，租賃是暫時的事，你們要租，還需有家眷才成，再說我家主人，租給你們，說不定一二個月便會賣掉，那你們便又要搬的，請你們斟酌再定吧，邵老台道，這個情形我們已經知道，就請你先收了定洋，租給我們，隨着再談買的事，經租人道，還要有家眷呢，佩馨道，按照你的條例就是了：經租人方才接受，問了姓名，佩馨只有把新買的名姓和他說了，然後兩人接了收條，來到鳳宜的家來，鳳宜惦記着此事，也早起身，恰巧回北倉的女僕，從鄉間回來說，這次本擬早回天津，因為聽說鬧亂子，遂就攔了，今天知道平定了，方才乘早車歸來，鳳宜正在和她談話，忽見邵老台和佩馨，帶着收條走進屋裏，鳳宜便打發女僕，去買蔬菜做飯去了，再把他兩人讓到客廳坐下，邵老台把租定的話對鳳宜說明，又把收條給她看了，鳳宜道，喲我還忘給你們帶錢去呢，佩馨道，前次的錢還沒有用完，我已給了，以後怎樣辦，要請言女士看着辦了，鳳宜

道你別怕，我們接着就買好了，邵老台插嘴說道，言女士錢倒沒有問題，只是經租人再三叮囑，非有家眷不租，這件事要請你去打個照面，佩馨和鳳宜聽着，都有些羞澀，祇以事到其間，無可躲避，佩馨心內認爲此事恐將弄假成真，鳳宜心內則以所求已遂，顧不得羞慚，惟有先到房屋辦妥，再作他謀，於是對邵老台答道，這也沒法，心妹既不肯去，只有我來做他一次老姐姐吧，這話說完兩眼注視着佩馨，滿面發紅，佩馨經他一說，也覺有些不好意思，邵老台却規規矩矩對着他兩人說道，你們兩位也還算得姐弟，論年齡也稱得起，論感情也夠得上，不過就要請你去一趟，一來給經租人瞧着可以證明，二來看看屋子可還合式，鳳宜道那是自然，我這就去，倒是將來是個問題呢，鳳宜啾啾此事，自有她的私心，却把個佩馨難壞了，想到和心玉的關係，就將斷絕，臆着鳳宜一人進攻，恐怕張琴的擋箭牌也無效果，鳳宜和我本可結合，但是她是一個孀婦，如與我同居未嘗不可，若再舉行婚禮，恐怕反倒招人恥笑，然而我的心願，豈竟爲與一個孀婦同居，來作俘虜，眼前的局面，已經演到這個地步，那我怎樣逃出這個集中營呢，戒指帶着，房子租了，姓名改了，姐弟稱呼，一步一步地入了牢籠，像似迷途的羔羊，遇着了屠戶，給領到屠宰場上，作了愛情的犧牲者，想到這裏不覺又有些埋怨心玉，何以這樣的決絕，把我引到了十字路口，教我茫然無從，如果心玉雖然有病，允許我等待着，那我也願意，等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罷，無奈她剛鬧病，便迫我把約解了，又把個鳳宜荐以自代，不知我對鳳宜，如其沒有心玉的婚約，我也可以將就，無奈經過心玉的戀愛，以後硬給毀了，再教我和鳳宜結合，我總有些不能甘心，不覺把往日的念頭重複翻起，一頁一頁的打從心頭經過，而至於幻滅，那裏鳳宜却抱

着絕大的希望，來和邵老台商量買房的計畫，從租賃到購買的手續俱已商妥，然後遷入住房來和心玉說道，今天我去瞧房子，就請你在這裏照顧一會兒，心玉道，你不用過慮，有我放心好了，誰和你去呢，鳳宜道，就請邵先生同去，佩馨還不定呢，心玉隨着來到客廳，鳳宜便和邵老台起身欲行，佩馨說我不去了，鳳宜也覺佩馨同去，充着姐弟，倒覺有些害羞，背着他怎樣稱呼，都好辦了，遂也答應，兩人出門雇車而往，這裏祇賸佩馨心玉兩人，心玉道，你爲什不去呢，鳳宜姐姐爲你租屋子，準備幹麼，佩馨聽了以爲心玉取笑自己，正色說道，心妹這樣狠心麼，你把我看成怎樣的人，我能這樣辦麼，心玉笑道，我給你介紹你不答應，現在給你買房子，你接受了，改稱呼你接受了，換戒指你接受了，我給你把姓名一改，不是可以完成了麼，怎還說我狠心，你對我日後自見人心了，可是我還給你介紹一位張琴小姐，明天也該見面了，佩馨道，你這算什麼辦法，咱們的婚約雖然解除，但是感情依然存在，說着把隻帶着紅豆和珠鑲戒指的手，伸了出來給心玉看着說道，你不能把這個戒指轉移到我的手上，便算了事，同時又給我與鳳宜生出事來，我的心根本沒有動搖，眼前的行事，我把他當着浮雲看待，你說明天和張琴小姐見面，我也可以接受，這是以你的愉快爲愉快啊，心玉聽着，倒覺有些對不過佩馨，無奈我的心裏覺得，倘是和妳結婚，便算我多大的屈心，這個舉動，正是我的贖罪和懺悔，又不能明着說了，只有答道，現在也不必再說什麼，鳳宜姐姐和我沒有分別，她的遭遇比我還苦，你如能以待我的心待她，也是我的心願，張女士的介紹，那是適逢其會，不過給你一個檢擇的機會，不算是我的心願，祇有鳳宜才是我所願意的呢，佩馨聽着，默不置答，兩下裏面面相覷，再說邵老台和鳳宜到了那個所在，

向那個經租人覓了面，又看了那所房子，倒還合意，這是客廳，這是飯廳，這是臥房，這是莊室，以及那些下房餘屋，應有盡有，鳳宜想到，我如能和佩馨結婚，這臥房便是我們起居的所在，再把我心愛的傢具整個移來，豈不安慰了我半輩子的孤獨生活麼，無奈現在還是空虛，能否成功，尚不敢必，還有一個心玉在從中阻撓，硬將張琴來給他介紹，教我又增了一層障礙，在這巡視的時候，不覺露出癡想的神態，邵老台以爲鳳宜相度地勢，細細觀察，那知她的心事，却在佩馨身上，遂從經租人手中取過租約，催促着鳳宜下樓，鳳宜也覺時間不早，隨了出來，心想，我這個充了佩馨的臨時眷屬，我們約定姐弟稱呼，可是經租人誰還分別那些，看見租約是姓榮的承租，必定認我是榮太太了，我這番辛苦，也便是想謀這個頭銜，可是倒頭能夠如願，依然是尚不敢必那句話，但把那臥房未來的精美佈置，和榮太太的正式銜頭，聯想在一起，便覺臉上烘烘的發燒，跟着邵老台回到自己的住宅，一進客廳，祇見心玉和佩馨兩人坐着：默然無言，從他的沉默態度裏，再和自己的匆忙事比較，又形出異常的色彩，他和本是一雙情侶，如今均平靜的坐着，我這一個局外人，却這樣的來回奔波，所爲何事，不教人看着暗暗譏笑麼，於是把剛才平復的烘烘臉色，又復燃燒起來，幸有邵老台在旁，搶着對佩馨說道，兄弟你倒閉在，可把咱和言女士，來往張羅給餬累了，佩馨首見鳳宜有些不安，繼見邵老台說了此話，也就答道，大哥辛苦我很知道，祇是我這兩天，也覺精神不濟呢，邵老台道，別要裝着玩了，現在言女士給你租好房子，待你去住，咱也要去沾光，凌小姐要去養病，那空氣更好，不過心玉笑道，我這病那兒也難養，我看言小姐牽着姐弟去租房，進屋的頭幾天，總要去住些時，鳳宜這時剛休息過來，忽

聽心玉提到自己，話裏又有些諷刺，好似要把自己的位，她給我似地，但是這個話，不是沒有理由的，便正式說道，這件事我已經考慮過了，租房子祇要有家屬承租，租了以後那就不在乎了，現在三樓三底餘房很多，就請心妹前去養病，也是辦法，我想把這屋子賣掉，去伴心妹，你看怎樣，心玉和佩馨都很吃驚道，你要賣房呢，鳳宜道，我想買房也是爲此，因爲這裏有了以往的情形，不吉祥也不安靖，教我一個女子，孤守着這所空屋，害怕不害怕呢，佩馨和心玉聽了，鳳宜這番話，不覺都抱着憐憫的心情，方始認爲鳳宜倒是實情，把以往的懷疑態度，變成贊助的口氣道，這事既然如此，咱們就同搬去，佩馨道，那麼言女士什麼，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，要用我的姓呢，鳳宜笑着對心玉，指着佩馨道，你看他說話多麼機靈啊，你要知道我這次給你們租房，原爲你們的婚事，不料你們中途變計，我才想了這個辦法，一來是報答我以往所受的委屈，二來是爲你們以後各自的前途，我撇開了你們兩位，便是邵先生代我除了鄭子範，也值得給他一點報酬，邵老台方要謙遜，心玉站將起來，一手拉着鳳宜的手，一手對着邵老台搖晃，表示教他不再開口，自己說道，我和容先生已經解約，你一連的說了好幾個你們，不是誠心奚落人麼，現在你還語不說呢，你如再說一個，我也不去住了，鳳宜笑着道，你別這樣了，我不說，你們難道還要我說上幾個，佩馨和心玉那不更累贅麼，心玉道，你又說了一個，我定不去了，鳳宜道，我真不檢點，不說不說，又來一個，好妹妹我以後絕不再提，再提你就打我的嘴，饒我這回，你可要允許我去住，不然我也不搬了，心玉聽了方才歸坐，佩馨和邵老台却有些不解，覺着心玉連一個你們兩字，都不許人前再提，真夠決絕了，佩馨尤其難受，想嘗此時坐在這裏也沒趣，不如暫且回

去，好想將來究竟的辦法，我的一切彷彿操在她們的手裏，不能返回了，現在還有辦法，如若隨着搬了，要想再行脫離，那反不好，想着遂起立告辭，鳳宜道，你此時往那兒去，這搬家的事還要你來幫助，你走了難道教我心妹去辦麼，佩馨道，我一定幫同辦理，現在我可要回去整理一下，方能決定，邵老台道，這也對的，我也要同走，您兩位暫且休息一會，明天再來，心玉見佩馨立時要走，也和他有些爲難，這回事受着鳳宜支配了，在一個大好的報答的題目之下，佩馨做了鳳宜的俘虜，我給他介紹張琴的檢擇機會，恐怕也辦不到了，再見佩馨立時要走，大概他又想起騰挪方法麼，這時佩馨已和邵老台同向外面走去，鳳宜送到樓門，心玉也隨在後面，想着明天張琴要來，必須佩馨見面，遂在後說道，容先生明天必定要來，張琴有約會呢，佩馨垂頭喪氣，猛聽張琴之約，又係出於心玉之口，立轉頭來隨口應道，我是必來的，鳳宜聽着好似利劍穿心，想着心玉何以必爲張琴着想，不爲我謀呢，在這一霎那間，又不好說什麼，遂各無言分別，佩馨和邵老台回別自己屋裏，佩馨照例納頭便睡，邵老台却想到心玉的地位，眼要看轉到鳳宜身上，怎麼生出一個張琴，再看佩馨悶悶不樂，這內情必有蹊蹺，便也不管一切走到外面，買了一些饅頭熟菜和干酒，回到屋裏把佩馨叫醒，一本正經的說道，咱弟兄自從認識以來，這第二回的對飲，大概你也記着，咱們在那土房，就地對飲的一回事吧，佩馨點頭道，我還記住，那是我最初飄泊的第一天，承你把那殘餘的酒滴，給我增加我多少熱力，以後雖然共飲過，可沒有那次的痛快，邵老台遂把杯筷擺好，每人占據一個坐位，把大拇指翹着，端着酒壺給佩馨斟滿，又替自己倒了滿杯，說了一聲兄弟，咱現在經過了這些時，把個身體給養肥了，想到土房子的事，倒覺怪

有意思，你說怎樣，容佩馨一肚皮的煩惱，正自無從發洩，想起當日的饑寒和傷心，不料會有今日，趕到有了今日，却又覺得這今日的煩惱，竟較當日爲甚，聽着邵老台一問，立刻答道，那個時候真痛快，窮雖窮，還沒有今天的煩惱呢，邵老台把個杯子舉在手中，讓了讓佩馨，然後呷了一口，把酒杯放下，又把大拇指翹着在桌角上一拍，接着又舉起筷子，夾了塊熟菜送進口內，方才說道，兄弟你說土房子那場酒，飲得痛快，可知我是已經委屈了，咱的世面見過也不少，就是像你這位有才的人，還沒交接過，現在打從土房子直到洋樓了，你還有什麼煩惱，佩馨嘆了口氣，吃了一口悶酒，懶洋洋地低着頭道，你還不知心玉的事麼，邵老台也跟着嘆了一口氣，答道，這叫不如意事，常八九啊，佩馨一直以爲邵老台是個粗人，不料從他嘴裏說出這句話來，立時追問，邵大哥，你這句是從那裏學來的，邵老台不慌不忙笑瞇着眼睛道，過到老學不了，我前天在那學堂的傳達室裏，坐着看見有副對聯，那上面十來個字，是一個不認識，我却細細地觀看，那位傳達見我注意，尋思我愛上了他，便對我说，這對聯是位教員給他寫的，上句的意思，是世間的事難得滿足，並且把句文念給我聽，我也就記了下來，今天竟被我用了，佩馨經他一說，不由笑道，昨天販來，今天就出賣，真虧你好記性，邵老台哈哈，又舉起杯子一飲而盡，彷彿給自己道賀似地，靜了下來，祇有佩馨依然不樂，悶坐無言，邵老台沉了一會，又開口道，凌小姐的病，真沒有法說，可是你不能活動點心眼兒麼，咱看起來，凌小姐是要你另找他人啊，佩馨道，你又來瞎說了，我和凌小姐的關係你都知道，當初你說過有病，也要待着，現在又說風涼話了，邵老台道，現在不然，凌小姐一切都犧牲了，她要你這樣辦，就算是你對得起她，她要你

那樣辦，也就算你對得起她，佩馨道，要我那樣辦啊，邵老台又斟一杯，飲個干淨，方才答道，你還不知道她的意思麼，佩馨明白邵老台話裏有話，又不願自己說明，故作糊塗的說道，我還不會明白過來，你知道你便說吧，邵老台念着佩馨不是外人，已同手足一般，現在他的煩惱，就是我的煩惱，我把他明白說出，也好叫他另打主意，便借着酒氣掩着熏紅的臉，解開衣扣露着胸前，脛下也帶着酒氣的皮膚，用手在上面撫摩了幾下，然後又把杯兒斟滿了，喝了口酒，方才說道，兄弟我可挨了很大的工夫，忍不住不說了，佩馨道，有話你只管說，我現在已經迷糊，不知怎麼是好，你還裝着玩麼，邵老台聽了，趕緊又喝了口酒，放下杯兒，用手指着佩馨道，這可要罰你，誰和你裝着玩啊，你把那杯酒喝了吧，佩馨急於要聽下文，忙把杯兒端起，一飲而盡，把杯底朝上，叫了聲邵大哥，你再不說，可把我急壞了，邵老台道，咱正在前思後想着，咱如再不說，也要急壞了，說着，把酒也乾了杯，仍然翹起大拇指，拍着桌兒笑說道，咱隨便一說，你可不要怪我啊，佩馨道，你這人說話，怎麼喜歡繞圈兒呢，要說就說吧，邵老台被逼不過，祇有接着說道，我也沒有什麼好主意，只是看着凌小姐，已經病重和你解約了，你除了凌小姐以外，當然要算和言女士最合摯了，言女士對你的感情也很好，替你張羅一切，又給你租房，還要買了下來，這樣的對待你，你能不感激麼，我看你快要出去謀事，並且大有作爲，你能和她結婚，省了一樁心事，興家立業，不很好麼，我是粗人粗話，你也不要介意，當我白說了，佩馨聽着覺得可笑，邵大哥真敢直言拜上，把我和鳳宜的關係，簡直說得無遺了，可是我以往拒絕了心玉的介紹，又暗暗擋了鳳宜的追求，不料邵老台又爲我來打算了，叫我結婚再做事，爲什不做了

事再結婚呢，並且鳳宜這人我如何能接受啊，猶豫一回，便對邵老台道，你的主意爲我打算，我可不能這樣辦，我和言女士的感情，完全從這兩次見面，方才發生，她對我的接濟，也是看我窮困，我又怎能學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呢，再說，我現在已經不注意在婚姻了，要把住的問題解決，便想謀事了，租好了房便有了戶籍，戶籍的姓名改變以後，便不想翻舊案了，你說怎樣，邵老台道，這也是辦法，不過我的意見，是從感情上着想，言女士替你這樣打算，你難道沒有一點良心麼，佩馨道，良心誰沒有，我不能把這回事，當着良心表現，今天大概你多喝了杯酒了嗎，邵老台又喝了一口酒，嘻嘻的說道，我的話不但是酒話，還是瘋話呢，不過瘋話也許變成實話，哈哈兄弟你等着瞧吧，佩馨經他一說，立時面紅耳赤，不想邵老台竟然能夠這樣說詞，把我看成了鳳宜的俘虜，那我要怎樣可以脫離這個圈套呢，好我也只可借用張琴女士，來實行做我的擋箭牌了，再向邵老台道，你也不用多喝，我們還要商量正經事呢，邵老台道，成，我吃完就得，於是把剩酒喝了，又吃了饅頭，看看已日落西山，便又要和佩馨出門逛逛，佩馨道，且慢，我們再談會兒，邵老台道，你早不說話，出門話又來，佩馨道，我這搬家問題，本來可以用不着的，你看現在怎麼辦，邵老台道，你這不教人爲難麼，房子租好了，怎好不搬呢，佩馨道，當初原說我們同住，現在却又加上心玉和鳳宜，一個是已解婚約的未婚妻，一個是……這怎麼好呢，邵老台把領扣衣服都整好了，然後說道，這有什麼爲難，我和你住在樓下，她兩位住在樓上，好比房東房客，又有什麼，若說你們的關係，現在也會天天見面呢，佩馨聽了知無可悔，只有暗自尋思，鎖了房門，逕自與邵老台走了出來，先在大街上轉了一回圈兒，然後走入一個百貨店內，看着櫥內

陳列的貨物，件件可愛，只是可用的很少，正在徘徊之際，忽見對面走來一個女子，彷彿在那兒見過似地，她身上的一套衣服，淡雅宜人，的確是一個學生打扮，在樸素裏面蘊藏着華貴之氣，臂下挽着個許多包裹，似從櫃上才購物回來，見了自己也似有幾分認識，在躊躇疑相顧之間，彼此的目光不覺互相照射，那女子在這時，已對着佩馨生出一種奇異的態度，彷彿要離開又似不肯的模樣，佩馨認出是張琴女士，再見她對己徘徊似欲發話，不覺生出勇氣，離開邵老台走近幾步，對那女子說道，張女士你今天豈閒在啊，張琴見佩馨前來招呼，也便答道，這是容先生嗎，佩馨道，是是，凌小娟明天還請你見面呢，張琴把手中買的用物，捧給佩馨看道，容先生這是我給凌小娟買的禮物，我明天一定出來的，不知容先生明天也到那兒麼，佩馨道，當然奉陪，現在張小姐要往那兒去呢，張琴提着包裹，彷彿有些累贅的表示，佩馨於是張出兩手，向張琴道，張小姐你大概嫌累了，我給你提一回吧，張琴似欲允許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終於交給佩馨幾件，給他攜着，口中却說道，容先生還要買東西麼，佩馨道，我不過溜躑溜躑，巧遇張小姐，又不敢冒昧的稱呼，所以遲疑了一會，不料張小姐記性很好，倒是認識我，現在張小姐要到那兒呢，張琴見佩馨方才同着一個人同行，因見自己把他撇開，現聽他問要去那兒，便覺佩馨必是要送咱一程，祇是那位怎辦呢，必須點醒他方好表示，遂向佩馨道，容先生我還沒定去那兒，容先生可以同着那位朋友先請吧，說着，便向佩馨手中來接包裹，佩馨方才想起，邵老台還在那兒站着，立刻向張琴道歉道，對不起那是我的朋友，並且住在我家，現在我向他說句話，再來陪張小姐，說着收了包裹，走向前去，張琴見佩馨帶着包裹不放，知是仍要回來，祇見和那位朋友說了兩句

話，便見那人走開，佩馨依然轉回，張琴此時從四圍的燈光映照裏，看着佩馨的臉兒，分外露着秀麗，那兩個肩膀特別寬，雖然穿着一身舊衣服，却顯出英武之氣，匆匆走回到張琴面前，鞠了一躬，口中說道，張小姐，現在要不忙的話，就請您到五樓，用點咖啡好麼，張琴心內此時正盤算着，凌小姐給我介紹的這位朋友，倒很不錯，明天的約會，本有他和我，不料今晚却在這兒先見了面，這也好，免得明天人多不好談話，先來個預會，也免明天見面反覺生疎，便應了下來，佩馨把包裹統接過去，然後同到電梯的門前，按了電鈴，咳的一聲，柵門開了，等裏面的客人走出，然後才同進去，佩馨和張琴面對面的立着，却巧只有兩人，梯已上升，佩馨從正面見到張琴的顏貌，絕沒有一分作偽之態，學生的裝束，外加一件大衣，祇是她的臉，她的手，潔白裏透着紅色，也同是天然的美，把這份裝束也抬高了，再從電梯廂的鏡子裏，映出她的背影，射入佩馨的眼內，更覺苗條大方，身上的衣服，從背後看起來，是完全合勢，但從正背看起來，覺着任何衣服，也不如她臉上肌色的可愛，佩馨從這一霎那間，把張琴的外貌認得很清，比鳳宜淡雅而大方，比心玉活潑而秀麗，在心玉介紹給我，是作她的替身，在鳳宜看起來，恐怕要認她為勁敵，我前次見她，還不會看清，今天可認識清楚了，祇是她的性情如何，能看得起我麼，要看以後了，尋思之間，已到五樓，佩馨隨着張琴出了電梯，走進餐廳，就着角落裏覓了一個座位，佩馨把張琴的包裹一一放下，然後說道，張小姐請坐，要點什麼呢，張琴道，謝謝容先生，這一堆包裹可累壞你了吧，佩馨見張琴已經坐下，遂答道，這算什麼，張小姐用牛奶還是冰淇淋呢，張琴見僕歐來倒茶，轉對佩馨道，容先生最好隨便，清茶也好，佩馨道，他這冰淇淋有名，尤其在頭

時候，特具風味，就要兩客吧，張琴點頭，隨着告知茶房去了，這裏兩杯紅茶已在面前，佩馨舉杯喝着，張琴端起杯兒也喝了一口，遂問道，容先生這兩天見着凌小姐來麼，佩馨道，今天還見面呢，她正預備明天的茶會，候着張小姐，誰知今天我倒先會着您了，張琴道，真是我今天因爲星期，亦不願在校裏呆着，所以想買點東西，住到姑母家裏去，準備明天去赴約，不意得遇容先生，真覺巧得很，佩馨含笑說道，今蒙張小姐光臨，真是榮幸，張小姐校裏的功課很忙吧，張琴道，這幾天還好，凌小姐這一病耽誤日子很多了，不知她那時可以返校，佩馨道，聽說她是肺病，需要長時間的休養，張琴道，是麼，我怎沒聽說呢，佩馨聽了張琴之言，也覺奇怪，心念張琴或許不知，也不置疑，遂改口道，大概是吧，最近還要搬家呢，張琴道，幾時搬呢，在什麼地方呢，佩馨把地方及時間告訴了她，茶房已將冰淇淋送到，兩人吃着十分爽口，張琴又問道，容先生一向在什麼地方念書呢，佩馨見張琴問到以往的歷史，深恐揭穿自己的黑幕，小心的回答着，張琴十二分的注意着，佩馨的談吐，覺得此人並不俗惡，一切皆很滿意，認爲心玉介紹的這位朋友，很可訂交，心念此番相見還係第二次，自有許多客氣，然而佩馨的態度，甚爲從容，更加坦白，對己不即不離，明天的會見，當然可以更加一層熟識了，佩馨會過帳單，又把包裹帶起說道，張小姐你姑母住在什麼地方呢，張琴道，在那個圍牆道上，謝謝容先生，我想雇車去了，佩馨道，你很認識麼，張琴道，白天去過，晚半天是初次呢，佩馨道，那可不成，還讓我陪你去，您允許麼，張琴心想時間稍晚，地方又僻，正需要有個人相伴，壯壯膽子，今既承容先生要求，立刻應道，那有不累了麼，佩馨不待應答，立時代雇兩輛洋車，自己坐在後面，把所有的

包裹，都放在張琴的車上，一件一件地點給張琴看道，沒有短少吧，張琴看着含笑說道，容先生你太費心，又要辛苦您一趟，真不過意，佩馨一面催着車夫快跑，一面却向張琴說道，張女士您明天幾時，可以到凌小姐那兒去，她的住址，現在還是舊地方啊，張琴道，我明白，明天下午兩點准到，今天天氣真好，這時候不知還能見着凌小姐的新屋子麼，佩馨心想這是一個機會，立刻應道，成成，我們走到那兒，可以看看去，於是等車夫走到圍牆道上，隨叫打住，一面付了車錢，跳下車來，又替她攜着包裹，同行在便道上，涼風習習，祇見一雙影兒隨着路燈或前或後，空曠的道路，惟被這一對儂影，佔據着走了一會，却見一所三樓三底的樓房，矗立在馬路旁邊，佩馨用手指給張琴說道，這便是凌小姐的新居，不知張小姐姑母的住所，可在這兒附近麼，張琴借着路燈的光亮，抬頭看去，口中說道，這就是凌小姐的新屋子麼，和我姑媽家，真是近鄰了，一面用手指着前面，透着燈光的一所住宅，給佩馨說道，那就是的，佩馨知道，已到了目的地，便將手中包裹，又整理一下，交給張琴，說道，我們明天再見，現在就請您自便吧，張琴道，容先生累了半天，不到我姑媽家坐一會麼，佩馨謙遜道，您請自便，我不打攪，張琴也覺佩馨初次伴我到此，既不肯進門，也不便相強，祇有深深的謝道，容先生太辛苦了，那就明天再見吧，說着經過了兩家門牌，便到她的門口，停住脚步，又向佩馨說道，容先生請回吧，我們明天那兒見，可別教凌小姐太費事啊，佩馨應着，等候張琴按了電鈴，走進門去，然後回去，祇見邵老台倒在坑上，呼呼酣睡，佩馨這時把幾天所受的刺激，都給消除，也不多言解衣臥下，次日一早，隨同邵老台起來，叫了聲邵大哥，你昨天睡得很熟，邵老台道，你也得了新朋友啦，咱不睡覺幹

麼，佩馨道，你又取笑了，我和張小姐是二次見面，不能不周旋，這也是凌小姐的面子啊。邵老台道，就衝我的心思，這所屋子這能見得人麼，趕快搬家吧，佩馨聽着邵老台，又說到搬家上去，遂也不再多言，靜待午後來何家，邵老台却照例是茶啊，點心啊，都預備了，佩馨依然不去管他，祇斟了碗茶，取過報來看，把時事解說給邵老台聽了，時候不早，要往鳳宜那兒去，邵老台道，今天我不去了，等着搬家再去幫忙，佩馨知道，張琴有約，邵老台去了，有些不便，隨着應了，獨自前往，祇見鳳宜心玉，打扮得都很整齊，佩馨把張琴來此時間說明，心玉還不注意，惟有鳳宜覺得奇怪，佩馨怎會和張琴，單獨見面呢，這時間又怎會把他傳來呢，忍不住陪着問道，容先生，你怎見到張小姐呢，佩馨遲疑了一會，心想鳳宜此問必有懷疑，我如說出昨晚會面情形，並伴送她還家的一節，鳳宜必對我不滿，可是我如不說，到那時張琴提到此事，更覺不妥，左右思想有些爲難，並且鳳宜當着心玉面前問我，我如不把此事解明明白，也教心玉跟着疑心，更覺不安，我這一霎那間，思潮起伏，面泛紅雲。想不實說，以待張琴來時暗暗地告知一聲，又想我與張琴二次見面，怎好提起，叫人家看着鳳宜和佩馨關係，如何分清，實無萬全之策，最後惟有抱定直說與她，教她知道這會事也好，把鳳宜的野心杜絕一半，冒着頭皮，乃向鳳宜心玉兩人，把昨晚和張琴見面的事一一說了，心玉本是一個大學的學生，雖沒有過這樣的接觸，但是同學裏面社交公開，不乏其人，也不覺得有什麼奇異之感，再說張琴是她介紹的，同學適逢其會，乃是應有的禮節。倒認爲很對，祇是鳳宜沒經過這種場合，聽了此言不覺動心，認爲佩馨和張琴接近了，是她最怕這一件事，偏偏實現今天，這個約會本是違心之事，礙着心玉不得

不敷衍着，誰知昨晚他們已經見面，很覺失望，又和本日的舉動一樣，不能明言，祇有勉強地說道，這真巧了，張小姐赴約的時間，要沒有昨天的見面，還沒有這樣確實呢，現在我們可以用飯，邵大哥怎麼不來啊，佩馨道他不來了，等待搬家的日子再來幫忙吧，鳳宜便叫女僕開飯上菜，大家用過拾掇乾淨，靜候張琴，忽聽外面敲門的聲音，不由都向着掛鐘看去，還離兩點很遠，再向窗外觀望，祇見一個男子手裏遞過一封信，交給女僕，女僕舉着進來交給心玉，說道，等凌小姐的回信呢，心玉向他看時，却是張琴的信，上面寫着，心玉同窗惠鑒，辱承寵召，感荷良深，昨晤容君，更堅此約，惟因偶疾，不可以風，茲請吾姊即偕容君枉駕舍間，一傾積愫，揣誠奉達，千乞勿辭，特此並頌刻安，妹琴拜上，心玉看完交與佩馨看道，今天白等了，還邀你回去呢，你看我能去麼，佩馨接過信，看了不及答復，心玉却先念了一遍，以防鳳宜猜疑又爲給她知道，然後才接着心玉的話，說道，我看可以去一趟，換換環境，心玉道好，今天就去，透點新鮮空氣吧，鳳宜聽着莫明其妙眼對着心玉佩馨相約前往，張琴又不來了，不來倒解了心中的疑忌，惟有佩馨同去，又覺更增了這時以前的心情，呆呆的看着他們，心玉知道鳳宜有些黯然，向着說道，姐姐在家太寂寞也同去吧，鳳宜道，我不去了，請你給我問候他，佩馨道，來人還等着，叫他先回去吧，也不待心玉同意，逕自去說了，這裏心玉應着鳳宜的囑咐，跟出門來叫佩馨雇車同行，鳳宜自送着他們說道，心妹早點回來，容先生照應她些，兩人都應了，鳳宜方才退歸自己房中，想着今天的事，有些蹙扭，彷彿自己的愛人被人奪去，不覺傷心起來，我的命怎會這樣苦呢，仇人死了，愛人從人家手裏退出來，眼看看有望了，又給人家搶了去，把以往謀殺何振

邦，槍斃鄭子範的勇氣，都消失了，祇有用眼淚來發洩胸中的怨氣，躺在床上，嗚嗚啜泣，哭一回坐了起來，哭一回又臥下去，如有人在旁看着定要說她瘋狂，但是鳳宜却來回的淌着，把頭髮揉來揉去，變成一堆亂草，又從粧台的鏡子裏照了一回，覺得我怎會變成這樣呢，這樣能教人愛我麼，於是又安靜地坐了下去，對鏡理起粧來，用梳子整理好了，頭髮上了油，洗了臉，勻了粉，抹了胭脂，那兒重了，拭去一些，那兒輕了，加上一些，反復的扮着，又把衣服挑選出來，忽試了這件，換了那件，再把絲襪皮鞋，一雙一雙的取出，比較挑了最心愛的穿起，打扮整齊，忽又想起這都是我心愛的東西，也教人家心愛麼，立時又把一切都脫下來，想着那這那色是人心愛的呢，於是沉靜自思，尋了又尋，換了又換，最後又想到服飾各件，可以合人心理，難道一個人便不要合人心理麼，服飾可換，人也可換麼，既不能換，那合人心理的，自然招人憐愛，不合人心理的，自然招人嫌惡了，我今天是不是招人嫌惡呢，想到這裏，不覺眼淚又流下來，把塗好的脂粉，又模糊了，繼又想到脂粉總是合人心理的，乃又取水洗盡，重度調勻，這樣來回經過幾小時後，佩馨和心玉已經回來了，走進房中，看見屋內紛亂得像倒估衣舖似地，鳳宜裝飾却十分漂亮，驚異地問道，姐姐怎麼啦，鳳宜嘆口氣道，我今天不知爲了什麼，想換件衣服，總不合式，都翻亂了櫥兒，你們回來好快啊，心玉道，不想把個約會轉移到張琴姑媽家去了，她的家庭倒很和美，我們以後也可做鄰居了，鳳宜聽了十分驚心，不想這個勁敵，還是我們新居的鄰居，以後他們見面的機會更多，我這搬家倒給他們方便，臉上又不能露着不悅，祇有笑道，這真方便了，我將來替你們招待吧，心玉知道鳳宜有些酸意，却在嘴上甜勁兒，暗暗的爲她傷心，佩馨經張琴

幾回會面，把對鳳宜的一點情意，又冷下來，鳳宜道，我們不談閒話，還是把這搬家的事，計劃一下吧，佩馨道，邵大哥曾經說過，那屋子的樓下給我和他住，樓上請你們居住，你願幾時搬，那倒不成問題，心玉聽着，也還滿意，插口道，這也是個辦法，那麼就在明天實行吧，鳳宜一腔幽怨，聞得這兩句話，還覺心安，佩馨能否屬於我麼，仍在心中盤旋，此時心玉叫道，外面有人來了，大家向外看時，祇見邵老台立在房外，說道，我來看看諸位，鳳宜道，請在客廳坐吧，佩馨心玉跟着出來，鳳宜把衣服物件略加整理，也到那兒來了，衆人心中，彷彿有什麼事要商量似地，都在沉默無言，壁上的掛鐘，滴嗒的響着，不料心玉忽然大聲說道，我有件要事在這裏宣布，那三人的目光，都集中起來，只聽心玉繼續說道，今天要宣布的事，是關於佩馨鳳宜的兩人的，邵大哥，不過做一個評議員罷了，這時大家更覺奇怪，是從何說起呢，祇見心玉停了一會，又開口道我今天所要說的，是容先生和言女士已經訂婚了，這句話說出，把個佩馨鳳宜都羞得滿臉通紅，兩人都有心思，却又不敢直說，祇有邵老台在旁笑道，凌小姐變成李達了，快人快話，這件事我以凌小姐所委，評議的資格來說，就是再好沒有了，哈哈，把大拇指又翹起來揚揚得意，惟有鳳宜和佩馨各人有一個心意，彼此互看着，佩馨的心內，是剛從張琴身上發育的情苗，忽被心玉拆了又植到鳳宜身上，鳳宜的心內，是把以往的心情所不能達到的苦處，都給心玉滌去，重加了一副新劑，能如願以償了，在這無言之際，只聽心玉又說道，我已和容先生解約了，但是我不忍容先生，嚐着失戀之苦，所以把我的婚戒讓給言女士和容先生，他們兩位互帶着戒指，同時具有以往的情感和歷史，除我以外，沒有第三人能給你們介紹，今天我從早晨思慮

到現在，方才決定，剛剛宣布出來，就有邵大哥的同意，你們的心裏都別有一番滋味，可是我也知道，現在時機成熟，就請你們允許吧，鳳宜和佩馨都不肯明言，却讓心玉再三追問，佩馨知道不能躲避，而必須自己先說出來，再念鳳宜以往的一片苦心，不能不允了，把以往的經過，從頭至尾攷慮了一遍，方才對心玉說道，心妹宣布的事，真叫我有此奇異，但是現在我先向心妹謝了以往的好意，再來接受你的介紹吧，心玉道，我們以往的經過，是從甜裏生出苦來，你們今天的結合，是從苦裏生出來的甜兒，你允許了我，我以後還是你的一個知心朋友，並且隨住在一個樓內，現在就請言姐姐表示吧，鳳宜見心玉又追問過來，本是滿心情願，口中總覺得難，祇有低頭尋思，却被心玉再三的逼迫，淺笑說道，心妹，今天怎麼啦，我這姐姐栽倒你手裏了，心玉正色道，我到你家來，便是帶着偵探的意味，却不料我做了勝利者，誰知病不饒人，又把我的勝利奪了過去，現在這錦標，讓給你這繼承人吧，鳳宜聽了，把以往的玄虛，都明白了，並且得知佩馨已經答應，接着說道，心妹你叫我怎麼說呢，心玉站起身，指着鳳宜，說給邵老台道，邵大哥，言女士已經許可，她也不用再明白的說了，這時屋內空氣異常甜美，誰知心玉雖然大胆地做了月下老人，自己却轉過臉去，用手巾拭了兩拭，復行坐下，重叫聲邵大哥，說道，我們明天搬家，便可預備新房了，鳳宜雖然是個少婦，總被心玉這些話，把自己引得羞澀起來，又因佩馨在旁，以往曾經自荐，目下退避三分，唯有邵老台和心玉，商量着一切設備，不到兩天的功夫，把個圍牆道的住宅，收拾得異常華麗，心玉在這裏，檢那可愛的傢俱，一一送入新屋，佈置齊全，簡潔可人，忙得來往盤旋，祇有鳳宜好似專制家庭的女兒，受着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接受了婚約似地，避免家人的議論、

萎縮在一邊，不聞不問，却讓他人來辦理一切，心玉忙了幾天，忍不住要和鳳宜談談心事，坐到那剩餘未搬的一床一椅上面，休息了一回，忽向鳳宜說道：「姐姐，這搬家是你的事是我的事呢，鳳宜道，這話怎講？」累你忙了幾天，難道不願意麼？搬家本來是爲你的，如今却歸到我身上來了，心王道，你這話又怎講，怎又扯到我身上來？」鳳宜這時笑嘻嘻地躺在牀上，彷彿是要出嫁的女兒，心內忐忑不寧，飲食起居也無節制，瞧着姐妹們，和她談到本身的婚姻問題，或是嫁前嫁後的情形，那一種忸怩之態，露在臉上，心中却抱着絕大的欣快和恐懼，答過了心玉的話，便又沉默下來，又聽心玉追問，答不答，遲疑了許久，方才說道：「我租屋子本爲你們結婚用的，現在變了不是本來爲你麼，心玉用手在鳳宜身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起來吧，這幾天怎麼懶得這樣厲害，還說爲我呢，我瞧你累了這幾年，也該休息休息了，姐姐我的心跡也可以表明了吧。」

第八回 喜氣盈門去舊換新

鳳宜自從心玉給他們強迫訂婚，以後對她感情，更加十分濃厚，以往的懷疑，都已消失，並且認爲心玉在他方面，不如自己斬截，在情場中，却勝了自己百倍，能和鳳馨解約，復爲我們強迫訂婚，旁人不能做的，居然給她做成，真是想不到的事，我現在不把真心告她，也覺難過，便接着說道：「心妹你也應該原諒我，我以往對你，沒有生過惡感，可是我還得對你抱歉，你大概也知道一點，我也不用說了，可是我的命運太苦，落到這樣的環境裏，要沒你來救我，那是一輩子也起不來的，現在經過你的大膽，把我救了，我也該懶些時了吧，心玉道：「我是不談以往的，現

在就讓你懶些時吧，說過了，又把鳳宜推了幾推，好似叫她再睡一會，鳳宜給心玉這樣一說，不好意思再躺着，立時起坐，心玉道，懶病好了麼，鳳宜笑道，心妹我現在小了，一輩子被你這樣奚落，教我說麼，心玉把嘴一撇道，你的心腔已滿，還說矮了一輩兒，這不是得着便宜賣乖麼。可是我要說句不好聽的話，剛才訂婚倒學餓嫁了，鳳宜把心玉的嘴一扭，用兩眼狠狠的盯了一下，表示報復的樣子，也不言語逕自走開了，這時邵老台又來取物，心玉說道，邵大哥你給我到南紙店真買張婚書來，邵老台嘻嘻的笑着，朝着鳳宜看了一眼，把右眼略略翹起，用手一拍，然後把大拇指翹着，對心玉道，凌小姐真行，這回事錯過你，誰也辦不了，心玉道，邵大哥又來抬舉人了，我都給你抬得摔了下來還在這裏笑呢，邵老台道，凌小姐別瞎怪人，我的眼可不瞎，現在事已成功，我去買了，心玉道，你可別疼錢，我這兒有張五元票兒，給你捎去吧，邵老台道，這倒不在錢多心虔就成，要不就在鈔票上寫好了，把個鳳宜都說笑了，鳳宜却暗暗佩服心玉，想得周到，同時覺得邵老台的話，也有理由，我們如果不能真心愛着，便是怎樣貴的婚書，就是鈔票做的婚書，也是枉然，祇是對於邵老台，不便說什麼，惟有叫了聲邵先生，我們搬家可累壞你了，邵老台的心裏，祇有一個佩馨，他因不管是心玉嫁他，還是鳳宜嫁他，便是張琴嫁給佩馨，他也認為滿意，這時見鳳宜成了佩馨的家室，恨不能叫聲弟妹，無奈當着心玉，又還未會結婚，祇得答聲言女士，你別操心，還分什麼彼此呢，說着，接過心玉的票兒，走出門去，心玉道，我現在要到那邊看看，下午可以掃數搬走了，鳳宜道，你又辛苦了，心玉也不理會，上車而去，到了屋裏，祇有佩馨上下忙着，他見心玉來了，立時停手，邀她坐下，心玉條在沙發上，面

看着一切的佈置，都覺稱心，可惜這屋子不是自己住的罷了，不由地暗自淒惋，佩馨等她立定，然後說道，心妹，這事怎麼這樣突兀呢，我是以你的愉快爲愉快的，你難道看着我們這樣的結合，也覺愉快麼，心玉道，佩馨，你不是已經接受了麼，佩馨道，我把你的話當着命令，自然接受。可是我們就這樣完了麼。心玉挪了兩步，復行坐到沙發上面，然後答道，我爲對你愛護，方才在此大膽的行動，你知我是怎樣呢，說着從懷裏把條手巾取了出來，遞給佩馨手內，嘆了一口氣，佩馨說道，這是我昨夜的寄托吧，佩馨接過，祇見上面淚痕斑斑，知道心玉，昨夜猶爲我們的覆過，流着眼淚，可是她儘管流淚，依然要把我和鳳宜連繫起來，彷彿我們的結合愈快，對她愈有利似地，但是又何須流淚呢，真是匪夷所思，不覺默默凝想，心玉見他不語，又發言道，佩馨你坐下，這句話又把佩馨，從昏昏的腦海中喚醒回來，一骨碌連忙坐在對面一個沙發上，隨聽心玉又道，佩馨你這人，怎麼這樣糊塗呢，我的心意你還不明白麼，我現在對你僅有精神，沒有其他了，你從精神上找我，還能找得着，你從其他上找我，哼哼恐怕一輩子也找不着吧，佩馨聽了，如夢初醒，心玉對我也已經說過，無限的話頭，我因愛她過深，所以也就不肯放她，現在經她提示，方才覺得我所說的，以她愉快爲愉快的話，仍是白說，隨即轉過話頭道，心妹，我知道你的精神是屬於我的，祇是我的心總究放不下來，以前還有一個希望，希望你能夠回心轉意，目下一切都完了，我能不傷心嗎，我在這兒忙着，心內依然存着，爲你佈置的念頭，倘沒有這個寄托，恐怕一件事，我也辦不下去了，說時不覺自己的眼淚，也跟着流了，無意間便用心玉給他看的手中，來回拭着，口中還哽咽說道，我在何家做小偷時的心境，也沒有這樣苦痛。同時覺得心

玉的手中上面，還濕着，加上自己的眼淚，更爲潮潤，心想我這時的苦痛如此，那心玉在夜間，流淚濕透手巾時的苦痛，當更深了，我不用話來安慰她，反倒只顧流着淚，豈不更教心玉傷心麼，於是把手巾收起，偷瞧了心玉一眼，祇見她眼圈紅潤，却露着沉痛的樣子，益覺不該，乃對心玉說道，我依從你，我把精神付托你，我身體暫給他人好了，心玉從兩顆凝着淚珠的眼裏，露出一絲絲的笑容，說道：佩馨你的糊塗，去了一半了，這才弄我的愉快，邵大哥幾時回來啊，佩馨道：等我到樓下去看看，說着從裏邊出來，却見邵老台剛從外面走進，佩馨道：邵大哥這樣匆忙，還到那兒去，手裏又買的什麼，邵老台笑着說道：你不用問，反正不是你的東西，我還要找凌小姐去，佩馨道：心玉在樓上呢，邵老台聽說，忙着上樓，佩馨道：她還問你有東西，我給你送去，邵老台把手中攜的卷子，高揚着幌了兩幌，給佩馨看過，然後又登登的往樓上走去，口中裏說，這是凌小姐托辦的，非得面交不成，心玉正在各屋裏細細觀察，聽得邵老台的聲音，立時迎出，接過邵老台的卷子，道聲謝謝，邵老台也露着得意的顏色，把零錢交還心玉，說道：這是官定的格式，價錢並不高，你看對不對呢，心玉道：沒有不對的，這零錢你收着罷了，邵老台執意不肯，依然交還與她，退了下來，十分高興，把個佩馨看得納悶，不過究竟是什緣呢，却又不便和問，祇見心玉取過，納入大衣裏面，隨着要回去了，佩馨送出大門，仍去和邵老台整理一切，心玉回到何宅，把這婚書打開，填了佩馨和鳳宜的姓名，年歲，籍貫，證婚人等，復行收好，方去找鳳宜談話，鳳宜仍是懶洋洋地，好像心裏有着心思，這時見心玉來和她談話，不由振奮起來，可是那狀態，依然掩蓋不住，祇聽心玉說道：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，在這一天，咱們

就要進新宅了，也是一件喜事，咱們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，可是也得忙一回，依我的意見，兩忙併着一忙，何不把你們的喜事，也併着辦了，豈不省事，鳳宜道，你太忙了，我和佩馨認識許久，還不會有過商量，現在因為你給強迫做主了，可是我也覺得慚愧，眼看着你們解了約，來成全我，雖不是用我而散，却是我來坐享其成，不由地也覺難過，那方面張小姐也是佩馨的好友，方才有點往來，便又斷絕，我也覺着難堪，你還這樣忙，不教他傷心麼，我比你大幾歲，也還自認有胆子，把那個何小子殺了，可是比起你來，白媿不如，婚姻的事，能夠這樣的解決，能夠這樣大胆的做主，真可佩服，心玉道，你別來這一套了，貓兒哭老鼠假慈悲呢，我是老實人，喜說老實話，你不依我，我也得這樣說，你們的結合，也是水到渠成，不關我的事，我的心思也會對你說過，姐姐，你是我的唯一的乾姐姐，我不把你們的事辦完了，我是安不了心，祇求你們成功，我便脫了身兒，現在沒有第二句話可說，婚書已經辦妥，就等你們舉行，這婚禮併着辦好，也免再麻煩了，我還有句話要說，你這位女僕，我要辭退她，不必需她去新宅了，鳳宜道，這有什麼關係，心玉笑道，哼哼你還要演二本虹霓關麼，鳳宜聽着，初時有些莫明其妙，停了一會想起，看過這出戲的情形，立時面泛紅雲，對着心玉啐了一口，把臉背了過去，跟着獨自下樓，把個女僕喚來，算了工錢，又加了一張十元票兒，把她辭退，那女僕依然戀不捨，要求多住幾天，鳳宜允了，又上樓來對心玉道，我照你的意思辦了，你還有話說麼，心玉道，姐姐你當初那樣幹，怎麼現在變成無用了，難道要事事我吩咐麼，鳳宜道，我也不知爲了什麼，一點主意也沒有，就請你張羅吧，心玉把張婚書拿到手中，唸給鳳宜聽了，然後說道，我們現在住在這裏很清

淨，姐姐方面也沒有親友，我是知道的，現在我和邵大哥，便是你們唯一的親近，你們的婚禮也只有我們兩人可以代辦，這回事擔在我們身上，我看你們的婚期，祇有這樣辦了，鳳宜給心玉一番主張，說得答不出來，只得點頭稱是，心玉却把鳳宜穩住，又去新屋去看佩馨，只見佩馨在那兒忙着，和邵老台答話，問他剛才買的什麼？邵老台祇是格格的笑著，不去理他，却在張羅一切，心玉聽了也覺好笑，立在佩馨背後，接着說道，買的東西在這兒，你們來瞧呢，邵老台和佩馨陡聽心玉來了，立時住手都來問她，幾時來的，心玉笑道，你們不好好的做工却談閒話，難道還要監工吧，佩馨等也笑了，走近心玉身邊，取過卷兒，打開看着不覺目瞪口呆，原來是自己和鳳宜的婚書，十分詫異，口中說不出話來，心玉也不言語，任他觀看，邵老台先看他們，一片嬉言，跟着說笑，忽見佩馨見了此物，立時無語，心玉也沉默起來，覺着奇怪，低低的說道，我給你們做茶去，逕自去了，心玉見邵老台已離開身邊，忍不住打開沉寂，對佩馨道，你看對麼，佩馨的手已經顫抖得提取不住，勉強卷起納入紙筒之內，交還心玉，也不答話，逕自坐到沙發上面，心玉見佩馨神色有異，知道他仍是戀着自己，睹物傷心，其實我已強迫做主，你也答應，今天見着這個東西，又觸起心思來了，想用正言安慰，仍是無用，勉強抑制着感情，露着笑容說道，不給你看，你要問他，給你看了，你又這樣不樂意，佩馨沉了一會，方才緩緩的說道，心妹你竟不容我換口氣兒，第一步解了約，第二步做了主，第三步又幹這一著了，心玉道，你別着急，反正少不了這一步，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寺，早晚是要辦的，這不是應有的事麼，我已經對鳳宜說好了，你答應這樣辦，你不答應也得這樣辦，現在已經寫好婚期，就在進新宅的日子，你能

答應和鳳宜訂婚，你難道不答應和鳳宜結婚麼，佩馨道，我什麼都允許了你，這一點怎有不依你的道理，只是日子不太急迫麼，你也太趕羅我了，教我怎樣說呢，心玉把婚書收好，然後再看了四壁的佈置，都很妥貼，冷笑一聲，望着佩馨，佩馨此時想着以往對心玉，曾宣佈過以她的愉快爲愉快，現在雖由自己，對她餘情未了，癡戀猶存，不能貼然就範，但是聽着心玉的冷笑，陡又省悟過來，覺着這回事，已經祇剩這一着了還能不一，不一又教心玉傷心，豈非更加自己的悲痛麼，想到這裏不覺回心轉意，復來對心玉道，我遵從你的意思好了，心玉明知佩馨已經應許，故作不解，依然冷笑一聲，把個佩馨笑得毛髮悚然，不知應如何答對，心想我如早依從她，豈不省了她的傷心，她這冷笑明明含着盤扭，轉又過來向心玉陪着笑臉，連陪不是，心玉此時方才說道，看你忙的這個樣兒，也不知爲誰，還在這兒說換不過口氣兒來呢，佩馨忙瞧着兩手污穢不堪，自己也覺着不知所爲何來，露着笑容道，心妹你難道不知我的心思麼，心玉道，誰管你的心思，把這事辦完了，再說現在你看怎麼辦吧，佩馨自嘆已作俘虜，難脫此關，惟有痛快的說道，心妹就照你的吩咐好了，心玉道，什麼吩咐不吩咐，你樂意才成，佩馨轉過臉去嘆口氣道，英雄難逃美人關，我這窮小子還能違拗麼，心玉又竊笑一聲，自言自語道，你別這樣說，誰說你是窮小子來着，佩馨你把我當個什麼樣人，我能把窮字攔在心上麼，你要這樣說，我也不管這回事了，佩馨此時自知說得太過，又把話兒轉回來道，窮是我自己的事，並不與人發生關係，你也不必多這份心，這件事我是依你的主意，絕無後悔，你請決定好了，心玉心內雖然和佩馨爭着，心裏却爲佩馨難過，也知他的苦楚，不過爲了保持自己的尊嚴，又不得不與他硬着爭論，此時見佩

審百依百隨，隨又掩了口氣道，佩馨你別把這事看錯了，要當和我的心同樣的進行，再說鳳宜姐姐那件事，虧負你，你能對我鍾情，難道和鳳宜有什麼過節麼，佩馨道，人情總是變舊的，我和她有什麼過節，不過和你總是不同罷了，心玉指着佩馨笑道，人是不同情是一樣的，我們在不認識以前，還不是路人麼，現在你就認我是路人，把鳳宜當我好了，佩馨這時站了起來，依舊去整理物件，口中低低應着道，現在我既允你，也只有這樣辦了，最後還是我那句話，我是以你的愉快爲愉快的，心玉明知佩馨心痛，也不願再去深說，跟着立起替佩馨挽了袖子，然後拍拍他兩肩，笑着說道，我要你遵守這句話，我便安心，以後的遭遇歸諸天命吧，佩馨也防心玉生氣，雖在這裏忙着，立時也以笑容相答，心玉也不停留隨着別了回去，認定佩馨已無問題，逕自走入鳳宜屋內，鳳宜見心玉回家，也很歡喜，笑向說道，你今天犯了驛馬星麼，來回這是幾次了，心玉道，驛馬星不如紅鸞星，看你還有幾天要見紅鸞星照命了，鳳宜紅着臉向心玉啐了一口道，你這幾天怎麼啦，總是和我過不去，我現在落到你手裏，聽你愛什麼辦好了，心玉道，這是怎麼說，你們兩口子的事，總推到我身上，我不管不行麼，鳳宜道，我不會惹你，你受了別人的言語，別來把我出氣，什麼管不管呢，心玉道，我是自尋苦頭不管也不行，現在誰教我多事，多事多到底好了，你也別來這一套，我已經把佩馨問好了，婚期就在進新宅的日子，你對周媽究竟怎麼辦呢，鳳宜道，那不成問題，我已把工錢付了，不過要求多住幾天，你請休息一會，心玉道，我忙了這半天，也該休息了，可是這進宅的日子，定在那天呢，明天太急迫，後天是月底，大後天是一號，你看好麼，鳳宜道，別來問我，你做提調，做了這許久，聽你的好了，心玉也不回答，和衣

睡倒床上，想着一件事，實是可笑，居然一個佩馨，一個鳳宜，都來聽我擺佈，旁觀的祇有一個邵老台，却還贊成我的舉動，這婚禮僅有這幾個人，也真奇怪，我的同學不能邀請，他們又沒有親戚，無可邀請，簡直由我作主婚人，邵大哥做證婚人，其餘一概免了，好在這回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，娘婆兩家都是親人，這事雖由我撮合而成，也算是他們兩相情願，不過佩馨被我強迫解約，又被我強迫和她成婚，有些委屈罷了，想到這裏，祇見鳳宜從外面親自端進幾樣菜來，招呼用飯，心玉也就坐起陪她進餐，用飯之際，心玉看着屋內什物紊亂，惟餘床鋪等件，想着以往的華麗氣派，完全烏有，便對鳳宜道，這屋子也變像了，當初多好看啊，現在把傢俱移去，便失了原形，可見一間屋子仍是本色，還要傢俱來裝飾呢，鳳宜聽着此言，彷彿心玉在慨嘆自己，可也不好回答，四顧一下，輕輕的說道，屋子都是這樣，傢俱一挪便不成樣兒，可是新屋子裝了傢俱，把它挪開依然如此，沒有什麼分別，我們搬遷了，也須出售，不用管它吧，心玉也不作答，吃完了飯仍先睡了，對於佩馨和鳳宜結婚，雖然是自己做主，但總有些留戀，現在已到婚期，也沒有他法可想，惟有成全他們，也算我報答了鳳宜，也算我自明了心願，祇是佩馨沒有職業，讀書也沒有時機，等他結婚以後，這還是一個問題，不過結婚以後，那具鳳宜的責任了，我從旁監督，看她們怎辦吧，這時因為白天累了，不覺昏昏睡去，夢中彷彿佩馨又來求婚，自己依然允許，並且約定結婚的日期，約請鳳宜觀禮，鳳宜因為爭奪佩馨，不覺立時拒絕，把個心玉氣得發昏，大罵了一頓，並且和佩馨說定結婚期以後，立往青島去度蜜月，脫離鳳宜宅裏，鳳宜不待他們結婚，立時驅逐，心玉不甘破口大罵，鳳宜反辱相護，把個佩馨急得說不出話來，向她們調

解，無奈各不相讓，最後心玉拖着佩馨走出何家，一時又找不到屋子，便在街上亂轉，兩人恨着鳳宜，又未攜帶分文，遂乃抱頭痛哭，正在哭聲震天之際，祇聽鳳宜搖着自己的身子，喚道，心妹醒醒吧，心玉把眼睜開，那兒有個佩馨，祇見鳳宜方才睡下，屋內燈光通明，一無所有，惟餘鳳宜和自己守着一張銅床，再想佩馨現在新屋，對於我的思念，不能說他沒有，不過我對他一味強迫，事事橫行，這是我的驕處，也可說是愛他，我如不存此念，恐怕這點強迫也沒有了，他對我的心思，究竟能夠會意，不得而知，於而我這顆心，總是印在他的心上，沒有改移，現在的形迹，都是烟蕪罷了，這個夢真是奇異，也可說因為白天思慮太多罷了，鳳宜把心玉喚醒，又催她快睡，心玉有鳳宜作伴，也便安臥，鳳宜見心玉又復入睡看着她兩頰上的蘋果顏色，映在白潤的肌膚上面，益顯嬌媚，額上的散髮，蓬蓬的飄着，睫毛長長地掩着兩眼，那一派天真氣像，整個的露在紅花緞被的外面，真覺可愛，鳳宜看着也覺動心，小報上常見的詞兒說，我見尤憐，豈可在這兒應用了，再想想自己雖然也有幾分姿色，那不能和她相比，莫怪佩馨對我那樣逗引，總不肯放棄於她，和我成婚了，這回如不是她自動解約，強迫佩馨和我結婚，祇恐一輩子也不會成就，如今我却佔了她的愛人，真是有些愧對，況且她這小年紀，比我還有決斷，守着她的主張，一刻不肯放鬆，如沒有姓谷的害她，這回事那我不會坐享其成的，現在佩馨已為我所有，她却孤另另的住在一旁，來替我們指揮一切，想她也不免傷心吧，我這幾日分外懶漫，也沒有可以安慰她的，明天該要振作精神，和她談談了，思想多時也便睡去，這時百支的燈光，照在兩人臉上，彷彿增了光榮，此時可惜沒有第三人在旁，看看她們的睡態，不然給她們比較一番，倒是一

個極妙的場合，鳳宜所謂不如心玉有些愧對，也祇是她自己的猜想，實際兩人的容貌，倒沒有什麼上下，不過一個是少婦的心情，一個是美女的風度，內心有些不同罷了，唯有那個佩馨，一天的工作完畢，和邵老台相對睡在樓下床上，談笑些時，邵老台照例呼呼入睡，佩馨却經過白天心玉兩次見面，談話中間皆會有過爭論，此時想起展轉難眠，默念心玉和鳳宜兩人，這時也該休息了，再想到自己的婚事，真真有些滑稽，當初和心玉訂婚，就是模模糊糊，因為她對我十分愛慕，所以見面不到幾次，便成功了，却不料得之易而失之亦不難，如今又和鳳宜結合了，鳳宜較她對我的印象還深，然而有着一重怨仇的關係，經過數次方才了解，却不料心玉放棄了自己，倒反給我們聯繫起來，真是出於意外，已成的散了，未來的却就是她，並且不會由我們自己作主，教她給包辦了，我處在這個境地，敢說對於心玉沒有一絲改變，也能說還比以往增加的愛情。祇是她大膽做主，教我因為過於愛她的原故，不忍不遵從她，鳳宜對我也曾有過愛戀，因我拒絕了她，同時礙着心玉，才平息下去，今由心玉做主，當然樂意，可是我們兩人，都聽了她的指導，沒有一個違抗的，這不是滑稽麼，現在我對心玉已經服從，祇是她爲什麼和我解約，還是個謎，她的唯一理由，是因肺病，然而這幾日奔波忙碌，不會有些疲倦，可見病也是真正理由，不爲病爲什麼呢，當初那樣愛我，如今還是愛我，愛我才爲我如此大膽做主，倒是爲了什麼呢，真有些納悶，不也是滑稽麼，想了多時，依然沒有答案，便也悶悶的睡了，次日天明，各自起身，心玉興沖沖來到新屋，又把檢定的日子報告了佩馨，邵老台在旁聽着，哈哈大笑道，凌小姐這事不太急迫點麼，心玉道，兩場小麥併着一場打，也痛快些，反正我們也要溫居的，那就跟着辦好

了，只是你們都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在這兒，我的同學也不便邀請，沒有什麼預備，就請邵大哥來做證婚人，我做主婚人，就把事辦了，邵老台又接着笑道，你真好主意，這樣大典，就只咱們應付得過去，心玉道，邵大哥你別這樣說，現在什麼年頭兒，省一個好一個，再講這婚禮也不用什麼鋪張，他們重在感情，不在形式，如今許多人家，祇在報上登個啟事，便算完成婚禮，不比這個還簡單麼，邵老台轉對佩馨看了一眼，又向心玉道，凌小姐的話不錯，咱們就照這樣辦，咱還說句笑話，容先生和言女士都允許了，我怎能說別的，心玉聽邵老台之言，彷彿認己主張，有些霸道，便對佩馨道，邵大哥這樣說，你的意思如何，佩馨認爲此事，也無鋪張必要，併在溫居這天辦了，倒也清靜，立時允許，邵老台見佩馨隨卽答應，也附和着說道，好在萬事齊備，只待東風到，明天咱們道個喜兒，也就行了，咱當初還想雇班音樂隊，預備個見面禮兒，如今也可免了吧，心玉道，他們也不是晚輩，還在乎這排場，我已經和言女士商量妥了，就簡單些也好，我的希望是他們白首偕老，能夠成爲美滿良緣，這是我的一片虔心，想能實現，邵老台又笑道，凌小姐別單是這樣唸喜歌兒，咱們還要辦事呢，那邊傢俱統籌搬來，言女士到了這兒就得行禮，前還得照顧那邊，這裏的事也只有我來辦了，此時就得着手，你看怎麼樣，心玉也覺時光不早，隨卽起身欲行，口中念道，就照大哥說的分工合作，那兒的東西請你趕快搬來，我們明天拾掇齊整，陪她前來行禮，你可得招呼一桌酒席，我們也樂一回，這可得要的，你須注意，邵老台連聲說道，這事交給我辦，咱們這兒沒有雇人，當然如此，我想當初咱們的希望，今天僅此實現，我明天可得上坐了，說到這裏不覺哈哈大笑，心玉說道那是當然，邵老台替佩馨如此喜歡，回想自

己却爲他人作嫁，不覺有些黯然，不料邵老台是爲着明天的首坐，才有此笑呢，時光催着，心玉不得不離開這裏，便各分別，依然回到鳳宜住處，把話說明，逼着鳳宜收拾一切，鳳宜此時想到當初和何振邦結婚，完全爲的復仇，終竟如願，這是一個不易，却不料平空添了一個容佩馨，從人家手中挽回自己懷抱，這又是一個不易，現在難得凌小姐這樣熱心，來替我來張羅，我雖口中不好表示感謝，心內却十分承情，尤其是她的愛人，輕輕的放棄轉移與我，我因礙着心玉正不忍與佩馨接近，誰知事有湊巧，她竟爲了被害而正式宣布，教我和佩馨結婚，這不是一個更不易的事，而竟依次成功，我明天要和佩馨說，來對她表示，她的病根本是假造，佩馨還不知道，我明天也得告訴與他，但是他知道必有一番後悔，對我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呢，假使有了改變，我又怎樣對付呢，想到此處不覺兩眼發直，目瞪口呆呆望着心玉不語，心玉以爲她的心情，此時或有幾分留戀，又向鳳宜道，你別這樣，今天這屋子只許你呆一夜，明天便換環境了，現在周媽還不打擾開去，教她知道你的行徑麼，鳳宜道，當然要她先走，說着往樓下和周媽說了，也同心玉逼着自己似地，命她離開，再回到房內，來和心玉閒談，反把自己結婚的事兒，撇在一旁，心玉也說了一會，忽然又想到鳳宜婚禮上面，叫了一聲姐姐，說道，你別這樣大方了，什麼事兒都給你辦好，你自己的事不能再教我辦了，鳳宜道，還有什麼事兒呢，心玉笑道，這是你知道的事，不能教我這不知道的來說，現在我已老着臉，能辦的都給你辦了，不能辦的你還不早些籌備麼，鳳宜也恬着臉，輾然笑道，你真會說，把我都改透了，現在我也沒有什麼預備，祇要檢兩件新衣服出來，明天一換就得，那些俗禮也用不着，我們也沒有老親更談不到了，你說還要什麼呢，

心玉道，就這兩件新衣可會檢出來麼，我想全身的衣服都得換一換，記得我姐姐出嫁時，還洗一次澡，說是應當的，我認爲不管他迷信不迷信，倒是合理，你也就這樣辦吧，鳳宜撅着嘴，擊了心玉一下，笑着說道，我洗澡是常事，爲什麼檢這時洗呢，你也太管閑事了，心玉道，我是閒話你愛做不做吧，鳳宜經她一說，心內也覺有理，待了一會，便也照着辦了，又把一切應用衣服，都更換齊整，出來對心玉招呼，心玉見她如此出落得像一朵鮮花，經過細雨似地更覺可愛，一面爲佩馨喜歡，一面想自己憔悴，兩相對照轉又淒然，但是經了自己說起，她方才有此一浴，立時向她取笑說，你也做這閑事了，你這個模樣兒，要把衣裳散開，那不是一幅太真出浴圖麼，鳳宜又向她啐了一口道，你又故人了，我說我矮了一輩兒，可不是麼，心玉拍拍鳳宜的手，又指指鳳宜的嘴，向她作了一個手勢，彷彿表示你別說了，明天快作新人吧，鳳宜忙又捉住心玉打了幾下，兩人格格立作一團，然後分開各自檢點物件，適值邵老台來搬東西，遂盡所有交他運去，祇餘隨身應用零物，和一些鋪蓋放在地板上，準備明天隨車攜去，心玉念着新居佈置，又去看了一趟，見已完成，方才退回，幫着鳳宜查點各屋，都加了鎖，又把前後門整理一番，預備去後再行封閉，兩人安心靜待喜期的來臨，佩馨和邵老台也把新屋佈置妥當，坐着閑談，在這新屋的附近的徑道上，忽來了一位少女在徘徊，對着這新屋四面觀望，似有所尋，這時門剛開着，這位少女看準了，是容先生指示的那所屋子，才踏上台階不到五步，忽又停止，口中囁道，這兒是容家麼，凌小姐可在這裏，佩馨聽得明白，走出答話，祇見來人正是張琴女士，忘了一切笑迎出來，張琴雖然問着凌小姐，却爲馨佩而來，果見佩馨在此，也就大步走進，一見屋

內陳設華麗，甚為高興，口中說道，容先生幾時搬來的，我今天不見搬運東西，還不知道有人呢，佩馨忙了幾日，又被心玉逼着要與鳳宜舉行婚禮，早把張琴忘了，這時見她到來，遂又想起那日和她吃茶的風趣，可見她打扮得和往日不同，那幾句問話又特別柔婉，佩馨一面把她讓到客屋，一面答道，我剛搬來，凌小姐明天方和言女士到這兒來，不知張小姐今天怎麼這樣閑在呢。張琴坐在沙發上，打量着屋內的陳設，雖然華麗可是件件都非新置，又沒有一個僕人，估計佩馨和心玉鳳宜住在這兒是有什麼關係，却瞧不出，現在對於佩馨存着一番希冀，更關心到心玉和鳳宜身上，見心玉和鳳宜都不在這裏，僅和佩馨對坐着，生着一點微妙的感想，聽佩馨問話，輕輕答道，我今天從姑母家裏出來，想到市場繞個圈兒，走到這兒門首，見門開着，方來問啊，我這幾天也不會住校呢，佩馨這時對於張琴十分關心，只是自己馬上要和鳳宜結婚，以後與張琴的情愫即將中斷，口中又不好明言，冷淡地說道，張小姐離此很近，往後可以常來了，我們因為凌小姐的病體，需要靜養，方才搬到這兒來，你可和她多多見面了，張琴想到心玉，給自己介紹認識佩馨，又住得挺近，當然可以常見，在環境上說，有兩位女伴，也可方便些，但是守着這位言女士和凌小姐，我們的談話恐要受到限制，真是不能兩全，聞得佩馨請她常來，自不免一番考慮，接着說道，當然如此，不過我要問問容先生，凌小姐和言女士是什麼關係呢，佩馨見張琴探詢言凌的關係，表面上指着言凌，側面却是問着我和鳳宜，不能不答，便對張琴道，她們久已相識，後來因為心玉賃住在言女士的屋裏，更加親密了，我是先和凌小姐相熟，由凌小姐方面才認識言女士，現在我賃了這所屋子，是為心玉養病用的，張琴聽着，知道她們是賃房的關係，但還不知

她們的究竟，繼又問道，容先生這位言女士，我會聽凌小姐稱過她何太太，不知何先生在那兒呢，佩馨初對張琴問話，從容置答，忽聽提到何先生立時一呆，心想這位何先生，久已死在何太太的手裏，這位何太太，明天便成爲我容佩馨的妻子，教我如何回說，又想何先生在那兒的問題，那倒容易答復，祇是何太太明天即成容太太，當然不能告訴她，她如以後常來給她知道，我們已經結了婚，豈不被她笑話；想到這兒，不覺埋怨心玉，何以要強迫我和鳳宜結婚，我自己又太無主張，一任她大胆做去，竟自容認下來，今天經張琴一問，好不羞慚，祇以事到臨頭已無反悔，除非我自己一走了事，然而如果這樣辦，不僅害了鳳宜，那心玉恐怕也要急壞，說不定還要了性命，目下祇有把張琴搪塞過去，再和心玉來商量應付的方法；於是定了定神，答道，張小姐問那何先生，他已久經過去了，現在祇有她一個人，張琴見佩馨停了許久方才答話，滿腹懷疑，又追問道，凌小姐曾經訂婚了麼，佩馨對於這個問題，倒容易解決，隨即應道，凌小姐聽說還沒訂婚呢，口中如此答復，心內却更傷心，同時認爲張琴這個問題，顯有用意，是想從側面知道我和她們的關係，把話答過，遂又開始閒談，邵老台在那邊屋裏，聽着他們談話不好露面，不過聽到張琴問那何先生的話，也替佩馨作急，覺得明日便是喜期，今天偏有這位張小姐來問這回事，叫人好不掃興，但是張小姐是不知道細底的，不知不罪，我看還是早些打發她走吧，別把佩馨的好事，鬧出枝節來，一時又想不出逐客的方法，便在隔壁房間裏踱來踱去，大步往來，張琴方知屋內還有旁人，閑話剛完，起身告退，佩馨送出門外，回來尋邵老台談話，邵老台見佩馨面色憂鬱，知道他的心思，是被張琴這句問話勾了出來，立時迎出想打破了他的心思，高聲說道：時候

不早了，咱們還有事要辦，快些接着辦吧，佩馨懶洋洋的答道，還有什麼可辦的，天生是這回事了，凌小姐偏要這樣做，教我用什麼話答復人家呢，邵老台明知佩馨，是爲張琴之言，勾起心思，轉來埋怨心玉，然而心玉一番好意，不會想到在這骨節眼兒的時候，有人問起那何家小子來，轉思佩馨此時雖有埋怨，不能不給他說了，也許能夠解釋過來，哈哈笑道，兄弟你又這樣忍不住氣了，凌小姐辦的事我這佩服，沒有錯的，你別以爲人家提到那小子，牽扯到你的婚事上來，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年頭兒，娶個再醮的便算丟臉麼，那離婚再嫁的該怎樣說呢，你是個讀書人，應該知道潮流，再說言女士以往的經過，你都明白了，她是一個有胆有識的女子，況且這回事不是她自動的，完全出於心玉的主張，我給你想過了多少遍，沒有比這個結合再好的了，你是因爲張小姐的問話，自己抱愧，我想凌小姐見着張小姐，一定會給你解釋的，張小姐還不會和你發生戀愛，你怕什麼呢，把個佩馨說得轉憂爲喜，不覺笑道，大哥又開玩笑笑了，我不過想到鳳宜以前的姓何，轉眼却要改姓容了，給人瞧着做了話柄，將來張小姐還要常來，知道這回事教我怪不好意思的，邵老台道，我明白你是爲了這個才這樣彆扭，可是她還不會知道，能瞞則瞞，不能瞞也沒關係，你也不向她求婚啊，佩馨又笑了一笑，方才說道，我要買點東西，你守着家吧，別儘顧開玩笑了，於是逕自出去，留下邵老台一人坐在屋裏，心玉在那邊閑着無事，忽又想起來用汽車的事，便在大街上一家汽車行裏，定了一輛簇新的車兒，付了定洋，方欲回家，又恐新屋子裏，還有什麼需要，遂又轉到那兒探望一回，走進屋內，靜悄悄地祇有邵老台呆坐房內，却不見佩馨，立刻向邵老台探問，邵老台把方才的經過一一說了，心玉沉思一回，低聲答道，邵大哥

你是知道我和佩馨的感情的，我這次結他們大胆作主，是爲幾方面的關係。第一，我是因病，還
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要和佩馨解約了，口解了，可不能不顧及佩馨，所以必須給他們介紹這門婚
事，我方對得起他，這是我的關係，第二，佩馨自從我和他解約，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他因眷戀於
我，所以要待我若干年，方肯死心，我因他要爲我犧牲，也不能不強迫他們結合，方能解消佩馨
癡念，這是佩馨的關係，第三，鳳宜姐姐和我最好，和親姊妹一般，我既不能和佩馨結婚，她却
又是經過千辛萬苦，留得此身、孤單單的度日，要是爲他說親，沒有一個相巧的，又向何人提
起，難得有了我和佩馨解約的機會，教她做我的繼承人，不是最好的辦法麼，也免她下半輩兒的
淒寂，她是一個孝女，又是一個俠女，爲了替父母報仇，犧牲一切幸福，現在她的大志已伸，能
不彌補她的缺陷麼，我對於這種人，最敬仰的，便是我的愛人，讓她也是願意的，何況我們已
經解約呢，這是鳳宜的關係，邵大哥你說是不是，這又怕什麼人呢，張小姐是我的朋友，我介紹
給容先生，原來也是希望他對我減輕癡念，如今她提起姓何的，也不過是因我介紹過何太太，偶
爾想起，有此一問罷了，這又何必介意，至於和何太太結婚，那是具有歷史關係，我如對她說
明，她只有歎服，絕不會來取笑他啊，

第九回 換巢鸞鳳一語成讖恨

邵老太聽了心玉的一大篇話，時時點頭，句句認可，等她說完，方才笑道，凌小姐的話，真
有理由，可是我有一句不懂得問問你，就是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，要解約呢，心玉方才的談話，

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，給邵老台反問了一句，忽然啞口結舌起來，遲遲不答，邵老台見心玉如此狀態，更加懷疑，本來這個問題，擱在心內許久了，難得心玉說起，才敢啓問，今見心玉不肯直言，再三追問，心玉依然遲疑，因念心玉必有傷心之處，雖經自己再三問她，竟不肯說其中自有隱情，遂也找個台階，把這事掩飾過去，可是心中愈增疑急，接着說道，凌小姐的意思我已明白，等佩馨回來我再解釋給他聽，現在言女士籌備得怎樣，心玉見邵老台不再追問以往的苦衷，好似千斤重担卸了下去，立時喘口氣兒，很快的說道，就請邵大哥費心吧，言女士的事都已預備好了，靜待明天舉行，鳳宜姐姐，自從我給他們宣布訂婚以來，便覺有些害羞，不肯再和佩馨見面，事事都由我代辦，我和佩馨解約以後，倒反多了見面的機會了，真是從那兒說起，要給不明白的人看來，不覺着奇怪麼，邵老台唯一的表示，依然把大拇指一翹，口中說了一聲成，真有的，小姐，不明白的人，就教他糊塗一輩子吧，這回事反正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就得了，容先生和咱像親兄弟一般，難得有凌小姐看待她，咱也覺得感謝，言女士的爲人，咱也明白，就請你多費心吧，心玉道，我還是個學生，處在這樣環境上，不能不這樣辦，偶然想起真覺慚愧，還能教你感謝費心麼，邵老台的大拇指依然翹着，又繼續說道，這才是有才具的人幹的呢，咱就不論男女老少，祇要辦的對，才不分那個呢，咱當初也會經過世面，如今老了，可是和容先生一見面，咱不會欺侮他年幼，凌小姐這份才具，也別因爲是個少女，却把自己看低，咱認爲言女士年歲稍長，還有羞澀之態，凌小姐年紀稍幼，竟能如此大方，都是對的，環境不同，所以各有理由，那可不能一概而論的，這時邵老台，方把大拇指收起，指着門外道，容先生也該回來了，凌

小姐還坐一會麼，心玉道，容先生見我，恐怕暗生不悅，我先走一步，回來就請你說給他聽好了，便又回去，邵老台待她走後，細味心玉之言越越對，不覺拍着床邊連呼有理，又想剛才追問心玉的苦衷，這是人家的心事，未免把她逼得太急，自覺過分，又把床邊一拍，連呼着道，豈有此理，手中拍個不停，口中也叫個不住，一句有理，一句豈有此理，竟會連聲呼出，思想愈專，聲音愈大，一人在房內如此拍喊，約有好幾分鐘，佩馨購了些零物回來，未到屋內，即聞邵老台的嚷聲，以為兩人談話，不想走進他的房間，却是一個人在這兒拍喊，大吃一驚，連說邵大哥你怎麼啦，邵老台如夢初醒，立時住口，隨問佩馨你回來啦，佩馨見他獨自坐着，又追問道，你方才和誰說話，什麼有理豈有此理的，問到邵老台面紅耳赤，唯唯的說道，咱剛同凌小姐談話來着，有兩件事，事後想起，一是有理，一是有理，一是有理，不覺聲音大些，倒被你聽見了，遂把心玉所談的話，一一告知佩馨，佩馨想到他方才的情形，暗自好笑，但是邵老台所傳心玉的意思，自己揣想倒也感激心玉的好意，心玉的苦衷，大概也在這裏面吧，當着邵老台不便細說，就把買來的東西，給邵老台看了，接着說道，邵大哥我現在如做夢一般，那間破屋子，我已把它退了，可是到這兒，就算個什麼，真教我無從說起，明天還要有這檔子事，更教我夢想不到了，邵老台道，兄弟你怎樣拘泥，咱當初一見了你，便知要有今日，就衝你那副像貌，將來一定錯不了，這就叫做家家門前有大陽，蘆花還有發熱之時，你就努力前程還大着呢，佩馨道，我的目的，倒是希冀做點事，心玉偏偏教我舉行這強迫的婚禮，你說我樂意不樂意呢，佩馨說完躁着脚，彷彿很着急似地，邵老台想着心玉的談話，看着佩馨的情形，倒覺雙方都有理由，也都各有

苦衷，他們此次行動，祇便宜了一個鳳宜，還便宜了一個我，我從那土屋裏出來，不想還有這洋樓住，可是佩馨如果儘依賴着她們，那還叫做大丈夫麼，他想做點事業，倒很對的，我和他沾光，不能不給他一點安慰，好讓他把心氣沉下來，再作道理。便勸說道，兄弟你別盡把這事攔在心上，職務是要做的，婚姻也要辦的，咱勸你先把這檔子事辦完了，好再忙別的，現在離明天僅有一夜，各事都已齊全，你就等做新郎吧，佩馨聽着邵老台的談話，再看屋內的新裝，覺得人生的第一大事，總要經過的，祇是自己的情形和旁人不同，我容佩馨是一個貧苦出身，環境逼得我還做賊，誰知惹出許多的事來，我作賊是想救母親的飢餓，那知還未偷到，反把我母親的性命給斷送了，眼前我受着她們看顧，又和鳳宜結婚，想起母親的慘狀，豈不把我很煞，再說這檔子事，和母親很有關係，如今我將舉行婚禮，母親却已長眠地下，一陣追思，淚如泉湧，陡的向着窗外雙膝跪了下去，把兩手合掌，口中唸道，我這無能的兒子，要想借這點財物，來孝敬你老，也辦不到了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，你老好苦啊，佩馨是悲痛已極，想起常時的慘狀，再看自己的情形，所以悲從中來，顧不得邵老台在旁，長跪不起，一是懺悔以往的無能不得一飽，二是想到鳳宜的結合觸起舊情，人在歡樂之際，最易感念前塵，何況老母死在認識鳳宜的時候，明日要和鳳宜結婚，怎不追想老母，再說現在的一切陳設享受，雖是鳳宜的所有，然而若在彼時能得，萬一來獻給母親，母親也不至便死，死亦不至那樣慘傷，愈想愈哭，愈哭愈說，千言萬語，都夾在這哭聲裏面，模模糊糊的嚷出，把個邵老台看着，莫明其妙，以為佩馨進鬼，又見他雙手合掌，唸唸有詞，彷彿中了雷擊，聽說前情似地，只是一句話也聽不明白，邵老台本是

個粗豪之輩，又係迷信之流，不知就裏，認定他是被連新宅的冤鬼迷住了，仗着自己的胆子，以爲不畏一切，先給他一個打擊，於是走向前去，給佩馨兩個耳光，打得他立時停止哭聲，瞪着淚眼，說不出話來，邵老台越發覺着有效，以爲佩馨的停止哭訴，完全是自己的一擊之功，於是急急的又取了一杯涼水，呷了一口，對着佩馨頭臉使勁噴去，佩馨本意見着邵老台，冷不防的給了自己兩個耳光，正自發呆，忽見他又取了涼水過來，正欲起身，却被邵老台一口噴着，滿臉淋漓，忍不住說道：「大哥這是怎麼回事啊，邵老台見着佩馨開口說話，又以爲他已清醒，鬼已離身，大聲嚷道：「兄弟你這是被鬼迷了，現在明白了吧，佩馨用手把臉上的水淋揩了，急急站起奪過邵老台的杯兒，向他辯道：「大哥說的什麼，那裏有什麼鬼呀人呀，你別是遇着鬼兒，亂打亂噴的，我才冤呢，邵老台仍自不信，認爲佩馨方才確是遇鬼，此時蘇醒過來，倒說我是遇鬼，着急的說道：「你那兒知道，方才的情形，教誰看着都害怕，如非我的胆兒大，兩個巴掌，一口涼水，給你退了，你還說我遇鬼呢，這屋子得找個看香的來瞧瞧，免得以後再出事兒，佩馨見邵老台認定無疑，却不知我是思念亡母，懺悔前情，才有跪着大哭的舉動，被他錯想了，吃他兩個耳光，一頓涼水，真是有苦說不出，現在他不後悔，倒認我是遇鬼，還要請看香的來瞧瞧，這可要說個明白，否則說到鳳宜心玉耳裏，將來怎敢長住呢，於是把杯中的水撥了，氣急敗壞的向邵老台說道：「你別這樣魯莽，我這跪着是爲明天將行婚禮，想起我母親的死狀之慘，和鳳宜的結合之奇，所以才這番舉動，你怎麼動起手來，還用涼水噴人，什麼鬼兒鬼的，你別再噁了，邵老台經他一說，方才醒悟，見他神態自如，絕非遇鬼之象，也覺自己的舉動過於暴躁，連向佩馨道歉，結結巴巴

的說，我……錯了，我……：……遇鬼了，佩馨亦覺好笑，把杯兒放到桌上道得了，你以後可得小心些，別再亂打亂噴了，自己彷彿遇了鬼，還說人家遇鬼呢，又把剛才回想母親的事，說了一遍。邵老台更覺害羞，連連說道，你真是一番孝心，我可不夠人了，可是言女士這次復仇，也是爲着她的父母，也是孝心，你們成了一對孝男孝女了，佩馨笑應道，你又來了，什麼孝男孝女的，你知孝男孝女是人家辦白事稱呼的，怎麼會在這裏說呢，邵老台又被佩馨搶白一頓，垂頭喪氣，自言自語道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便去拿杯兒倒酒，聊自解嘲，佩馨心內又覺好笑，怎麼邵老台今天會掉起文來，却是句句喪氣，又復文不對題，真是可笑，見他倒酒自斟，想是被我說得不過意了，於是陪着喝了兩盅，打過圓場各自睡去，次日一早，心玉便先自過來，巡視一遍，把一切的事物，指點邵老台預備清楚，然後回去告知鳳宜，教她收拾各件把門鎖好，坐着預定的汽車來到新屋，心玉伴着進入新房，雖然是自己的一切，到了此時，儼同是婆家一般，也覺生疎起來，佩馨見了相視一笑，以往的情境完全如家人相似，現在是正式成婚了，相反的倒覺兩情脈脈無限風光，若生若熟，似疎似親，當着心玉和邵老台面前，轉生出腴腆之態，心玉看着他們兩人，表面上居在冰人地位，彷彿替他們喜歡，然而一想到自己的過去，却被那個谷中挺小子害得如此，不得不和佩馨解約，把個心愛之人，讓給鳳宜，再想他們自今結婚，以後便是美滿姻緣，我反以病自遁，只落得淒寂光陰，度此殘日，又復守在眼前，相形見絀，都覺左右爲難，邵老台看着他們，却是異常興奮，認定這對佳偶，才貌雙全，好似自己的親生兄弟結婚一般，笑得攏不起嘴來，東跑西奔，毫不懈怠，祇覺這個大典，惟有兩個客人，還是同居之輩，認爲美中不足，恨不

能像一般光棍打秋風的舉動，發個滿天星，又想到果如這樣辦，若是有個警界中人，自己便不能安坐首席，便是這樣爲佳了，正在一憂一喜的胡思亂想，忽聽心玉叫道，邵大哥時候到了，我們就給他們舉行儀式吧，邵老台諾諾的道，咱這就來，於是走到堂前，先將紅燭點起又燃了三枝線香，心玉便扶了鳳宜出房，邵老台也教佩馨來前，先由心玉給鳳宜把顆珠戒取下，放在案上，又從佩馨指上，來取那顆戒指，一眼看見自己給他的紅豆戒指，依然帶在手上，不由觸動舊情，一腔熱淚在眼圈內盈盈欲下，又念今日今時是他們一生的大禮，不應我來流淚，惹起他們的不快，同時也覺喪氣，更不應該，祇有忍了又忍，但是淚水已到眼圈，不流不已，只好托故用衣袖在臉上打了一個轉順帶，把眼淚揩了，然後方取下他的戒指，同列在案上，和婚書並排，鳳宜佩馨原是舊識，心成新婚，經這兩位冰人，把他們搓到一起，宛如一對木偶，聽人播弄，好在沒有一個外客，無容顧慮，心玉把戒指婚書排列好了，便又站到旁邊，催促邵老台：在那桌兒中間立着，本擬教他說幾句話，又念他不識字，如何能辦，祇有仍是自己主持，把婚書放開，照字念過，又將預備的圖章蓋了，然後說道，今天容先生和言女士的婚禮，雖然簡單，但是精神結合，不在這一個上面，現在就請兩位換戒，跟着給他們各人帶上，同時教他們行了三鞠躬禮，又給邵老台鞠躬，邵老台答了禮，趁此機會，忽想起似乎應該說幾句話才對，可是又不會，應該怎樣說才對，急得滿頭是汗，又恐說了招笑，遂又忍了，但是想着他們不是外人，必須要說，乃發言道，今天咱有兩句話，要向兩位說說，咱是個粗人，並且又是個證婚人，證婚人就等於成立契約的中人，咱做了中人，就得要負責，保證你們兩位將來和好，現在你們成立婚禮了，咱就負起責來，咱不

比旁人，誰要是改變心腸，咱這中人就負責向誰交涉，你們可聽明白了，咱可是中人，是負責的中人啊，這幾句話剛一說出，大家都覺可笑，心玉急想阻止，又因他確是粗人，並無外客，在這好日子，不便打了他的高興，祇有任他說完，可是愈說愈不像話，佩馨鳳宜也同心玉一個心理，極度忍耐，方才聽完，二人默默中，不期而同的，共向心玉行了一個鞠躬禮，邵老台在上面，哈哈笑着，說道，這可要多鞠幾個躬，於是二人又連向她躬身行禮，把個心玉漲紅了臉，急忙答禮，一面拉住鳳宜去到房內坐下，口中又招呼邵老台，教他也陪佩馨在客屋裏坐了，邵老台一把拉過佩馨，却不向客屋裏去，將他送到新房，佩馨本待向客屋走去，不料邵老台拉到這邊，祇有跟着進來，今天佩馨雖作新郎，祇奈這顆心，依然籠罩在心玉鳳宜兩人身上，不能專一，尤其這種環境，不獨自己未曾經過，恐怕任何人也不會如此，守着一個片面解約的愛人，便和他人結婚，並且還是她的冰人，真是無從說起，陡的一腔幽怨，不覺湧上心來，立時將以往的情形，一幕一幕，好似電影般在腦際開演起來，腦力經不起這樣刺激，耳聾眼黑，先想坐下，依然直不了頭，心玉見他如此，又叫邵老台扶他睡倒床上，鳳宜見着十分担心，想去溫存一會，總因礙着心玉和邵老台，不能放手去做，惟有口中問道，心妹他怎麼啦，心玉料着必係受了刺激，却又不便明言，一面答道，他是累了，一面叫邵老台，快去買包仁丹，邵老台見佩馨暈倒，莫明其妙，瞪着兩眼，一旁立着，忽聽心玉叫買仁丹，連忙答是，逕自去了，心玉又叫鳳宜，快給他倒杯茶來，佩馨閉着兩眼，口中連說不要，轉了轉身又自假寐，鳳宜雖聽佩馨這樣說，但以正想前去伺候，難得心玉一言，仍去端一杯兒，走到床前，第一次，喚着佩馨的名字，佩馨此時本已清醒，

背着眼睛仍自亂想，聽心玉說話，心思且便落到心玉身上，聽鳳宜開言，心思又落到鳳宜身上，忽聞鳳宜聲音，知道倒了茶來，祇有睜開兩眼却因身已轉了，目光射出，正瞧着心玉在那裏收拾婚書，和一些零物，側着臉兒，愈顯嬌媚，那頭上的髮光，映在燭影之下，把個小臉蛋兒，烘托得格外美麗，佩馨正因她叫鳳宜倒茶，而馳想到她們的經過後，被鳳宜呼喚，方才打斷心思，不料睜開了眼，便見她的麗影，也不言語癡癡望她，如非鳳宜在旁，早將上前談話，無奈處在此地，今日已非昔比了，鳳宜端着茶杯，見佩馨神情有異，輕輕地把個杯兒向前送去，遮住佩馨視線，這末一來，佩馨方才轉過臉兒，對着鳳宜看看，接過杯兒，說道，我好得多了，也不想喝茶，叫聲心玉，這杯兒請你喝吧，你也累了吧，心玉在那兒拾掇着東西，遙遙答道，你等仁丹來時再喝吧，我也不需，鳳宜見他兩人都不用，便又接過攔到燈台上面，斜着坐到床邊，對着佩馨問道，你究竟怎麼樣，佩馨才想到方才冷落了，她，接着答道，我一時頭暈，現在沒有什麼，你去照顧他們開飯吧，鳳宜見已過午，也須開席，祇是邵老台尚未回來，總共四人便吃一桌酒席，自己又處於新婚地位，怎樣招呼，繼思自己的婚禮，本沒有外人知道，一俟邵老台回來，催着把酒席送到，便可用飯，遂即含糊應着，不一會工夫，見邵老台匆匆回來，後面跟着一個担子，方知酒席已到，立刻接過邵老台的仁丹，打開包兒給佩馨吃了，然後出來指揮廚子，把酒席擺好，拿着主人的態度，邀請心玉邵老台去坐，佩馨也同出來，心玉道，今天你們雖是主人，可得要講合歡之禮，還須上坐，我們雖然是客，今天可得要讓一頭，鳳宜那兒肯依，佩馨道，今天既不依你，也不依我，就請邵大哥首坐，我們順着次序再排，心玉道，那倒好，我是末座了，鳳宜不

依，邵老台道，咱是不客氣的，我從前月希望到今天，想吃這杯喜酒，現在可不讓人，咱就坐下，心玉也笑道，邵大哥既是佔了首席，我乃敬陪末座，你們兩位坐在當中，高會兒有味菜上來，可以打個謎語，豈不成了醬汁中段麼，大家歡笑吃過酒飯，也沒有什麼張羅，遂各散出，把那個廚司看了倒覺奇怪，怎麼一桌盛席，却只有四個人吃，以為初搬家來，沒有男女僕人，不願自己去，所以才叫酒席，想到這裏也不覺奇怪了，等酒席散後，各人分歸己房，心玉又把屋中陳設，重行佈置一番，邵老台酒後酣睡，已成習慣，只是佩馨和鳳宜回到屋內，各有心思，若離若合，鳳宜開發了酒席費用，又定了晚間的酒席，同時向那廚司聲明，所備菜肴在精而不在多，一切招呼完畢，方倒了兩鍾茶，一杯送到邵老台房內，見他睡着攔着去了，一杯送到心玉房中，見她佈置物件，同她說了些閒話，心玉催着她出來，又回己房，佩馨一人正坐在沙發上發呆，鳳宜走進，悄悄地說道，你飯吃好了麼，佩馨道很好，價錢怎麼樣，鳳宜隨把帳單取過給他看道，你給我算算，佩馨有些不耐，想到心玉和鳳宜之分，便在這件微末之事，果使心玉嫁我，絕不會有這樣的事了，爲着鳳宜的面子，敷衍着給她說明了數目，依然坐到沙發上閉目養神，鳳宜這幾日宛如新嫁娘餓嫁一般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一切事務懶得動彈，今天方把這椿儀式舉行過了，又見邵老台和心玉各回原房，只剩下自己和佩馨對坐着，正是談話的好機會，但因自己這幾日，和佩馨不會來往見面，反覺生疎下來，陡的要想暢談，倒覺有些面軟，故而用這帳單，來勾引佩馨的話頭，誰知佩馨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言，倒教鳳宜把以往的遭遇重行想起，想到那何振邦害我一家，還佔了我的身體，我雖報此仇，祇奈此身已失，正如白璧有瑕，假使沒有那何家小子的冤

孽，也不會有今天的這一場，佩馨雖然娶我，要非他完全的本意，我雖愛他，但是從心玉手裏讓了給我，我也覺得歉然，於是得這一番經過，在腦子裏來往盤旋，愈想愈覺難受，正和佩馨想着心玉的訂婚經過，並他母親臨危的那一節，各自沉思，默然無語，祇有心玉把她屋內的陳設，重行佈置以後，下樓來到邵老台的房裏，見他酣睡方醒，睜着兩眼，像尋覓什麼似地，一見心玉，立刻站起，低低說道，凌小姐有事麼，心玉道，我來看看，現在離黃昏已不遠，我們晚飯曾經預備好了麼，邵老台一聽此言，急急答道，這已辦妥了，你不用操心，現在還有什麼要辦的事麼，心玉凝了一會神，尋思了一回，方才答道，大概沒有什麼，不過有些禮節需要做的，但是我們這兒沒有外人，可要不要呢，就請邵大哥看着辦吧，邵老台揉了揉兩眼，哈哈笑道，凌小姐，這不開玩笑麼，你說的是些什麼禮節，却教我看着辦呢，心玉也不覺發笑道，這不過是些普通俗禮，可是我不可不說出，邵大哥怎會知道呢，邵老台接說，我知道了，大概就是送他們入洞房吧，心玉臉兒一紅，欲語不語；沉吟了一會，笑了一聲對邵老台道，也不過是這些俗禮，還是邵大哥看着辦吧，邵老台明白心玉是個小姐，不願把此話從她口中說出，故而含糊其詞，我已挑明，便循此路想去，待晚間開過酒席，再來實行，除了送他們進入洞房，以外不知還有什麼禮節，欲問心玉，又覺不便，惟有在她面前，商量似地說道，這送入洞房，是當然的囉，還有什麼沒有呢，咱這粗人，也不知應該怎麼辦，說完了話，心玉並不答話，遂又說道，這年頭兒事簡單，也不用什麼了，見心玉仍不言語，却有些表示首肯之意，也就不再往下說了，心玉坐了些時，告辭上樓，經過鳳宜的新房，不聞一點聲息，很覺奇異，也不便進去，遂仍回到自己的房中，躺着休息，這一

所矗立的大樓，和樓內的四位男女，各自默默，可以聽出落地的針聲，這時從門外忽然來了一陣喧嘩，直衝入樓內，把這樓裏的沉寂空氣，突然打破，首被襲擊的，便是邵老台，邵老台從房內出來，看見一羣女學生，暗自點數，共計五人，爲首的正是前天來過的張琴小姐，邵老台照例問了姓名來意，便向樓上招呼道，凌小姐，有人找你呢，一面把這五位讓到客屋坐下，心玉從樓上下來，和張琴熱烈的握手，又和其他同學一一行禮，張琴問道，你的病好了麼，心玉道，現已稍好，可是還沒復原，待要休養，今天剛搬來，一切都沒預備好，我現住在樓上呢，張琴立刻要偕同學上樓，心玉一時不能拒絕，祇有領着前去，一行六人，蹣跚前往，佩馨鳳宜此時也緊張起來，回到房外來看，一眼瞥見正是前天在此密談的女友，張琴看見佩馨和那位何太太，同由房內出來，不覺一楞，這位容先生怎會和她結合起來，一行走近無法躲避，佩馨見了也就不能縮回，祇有鳳宜不知底細，認爲張琴的這時出現，已不能阻止他們的良緣，從前唯一的恐懼，現已隨時消滅，可是剛在我們結婚的一霎那，偏偏來到，把我從姓何而改爲姓容的一段小史，給她得知，不免有些羞澀，然以實逼處此，不得不向她招呼，這時張琴走近，大家都來寒暄，張琴又給她介紹同學，一口一聲的何太太長，何太太短，把個佩馨刺激得非同小可，雖然立在鳳宜身邊，依然接話，但是他的腦中，早已演起那晚去做小偷，遭逢慘案的光景，全身的毛孔，彷彿排衙似地都直立着，鳳宜心玉聽着也覺不快，還是心玉催着，到她屋裏去坐，方才留下佩馨，獨自還回房中，祇是這個印象消滅不了，仍是重複翻轉推托不開，又聽她們在心玉房內，一個個都叫着何太太的稱呼，更加難受，鳳宜不一時也借故回來，見佩馨悶坐不樂，知他有些心思，也就陪着他不

去，在這靜默之中，不意她的腦中也起了變化，把那晚殺人的情景追憶起來，想到方才何太太的稱呼，給佩馨添了不少的煩悶，便用一切談話，來給佩馨解悶，佩馨似覺鬆快了些，再說我是衝住心王而和她結婚，以往一切自可不問，雖然張琴不免猜疑，亦可不顧，誰知那位鳳宜，倒因刺激太深，又爲解除佩馨的煩悶，自己忍耐痛苦，勉強笑言，遂覺身體有些站立不穩，好似何振邦立在前，露着兇狠的神態，又像容老太太臥在榻上，顯出慈祥的容顏，一思一仇同時出現，把個鳳宜驚得直叫起來，佩馨方把心思打開，忽聽鳳宜一叫，霍地立起問什麼事，鳳宜也不肯直說，吱唔着道，有些頭疼，息一會兒就好了，於是又睡到床上休息去了，佩馨却有些不安，問長問短，又把仁丹遞給她吃了，詞立左右，不一會張琴和着同學，離開心玉房間要下樓去，走到鳳宜門首，聽着裏面有些呻吟之聲，張琴好奇心重，停住脚步，探望房內一切陳設，都帶着新房意味，一班同學更爲着何太太，方才陪伴，此時回去，借着告辭的表示，齊擠入新房裏去，心玉居着主人地位，見她們一同走入，也跟了進來，大家一見鳳宜，躺在在床上，佩馨方端着一杯茶，剛欲遞給鳳宜，忽見衆人進房，立時轉身來與大家周旋，張琴觀此情狀，雖未聽到他們結婚的消息，可也看出幾分勢頭，心玉見鳳宜方才還很健旺，此時怎會仰臥不言，很覺奇怪，走前幾步，來問鳳宜，鳳宜看着衆人進房，欲想招呼，又因身體不健，不能坐起，此時望着心玉走近，便對她說道，心妹，我現在忽然病了，你替我招待諸位吧，衆同學莫明其故，以爲鳳宜臨時有病，都嚷着不必驚擾，緩步退出此房，祇有張琴想着佩馨，和何太太怎會住在一房，想是有着同居之事，難怪我前天問他，他是吞吞吐吐，含糊其辭呢，我對佩馨本有愛念，難知他這一位少年，竟

和這少婦結合了，真是想不到的事，當時礙着衆人，不便再和佩馨講話，惟有隨着同行，心玉一面應着鳳宜，一面見大家已經出去，便也跟着下樓，大家告辭欲去，佩馨從樓上趕來相送，心玉道，姐姐病着需人照顧，我來代表送吧，佩馨說了些道歉的話，又上樓去，心玉便陪大家沿着河沿同行，張琴見心玉相送已遠，一同阻止，分手而去，心玉一人沿着河堤緩步而歸，見那夾岸的楊柳，和沿路的草花，覺着心曠神怡，閑愁已解，惟是自己的處境，雖覺生活不成問題，可是總無歸宿，這次大胆給佩馨和鳳宜結合，幸已成功，而自己倒反成了閑人了，一面走着，一面白思，走到那橋口下坡的去處，忽聽一陣哭聲，只見那橋頭道口，坐着一個婦人，頭髮蓬鬆，衣裳破舊，一手提着個包袱，一手扶着她額頭嚶嚶啜泣，心玉想是一個鄉婦，逃難來津失了依靠之處，故而如此，心念我對這人除了幫些財力以外，沒有可以援助的能力，又恐這年頭兒欺騙事太多，餓飽担子不知打了多少，拉膠皮的，滿地給人磕頭，說是母親死了，等你給了錢，換個地方，隔些日子，又見着如此這般，方知受了欺騙，不會母親總死在床上，等位長期募化的這一轉念，脚步跟着轉過橋心，直奔家去，但是心內總覺有些不忍，我對這個難婦，沒有明瞭以前，却下了如此下意識的懷疑，總覺不對，何妨回去再問一問她，好明白她的行徑，再定行止呢，便又轉身向那婦人坐處走去，祇見路人來往毫不關心，不覺又胆怯起來，怎麼人家不聞不問，我却要去盤詰她，萬一這個難民纏住了我，不肯放鬆，那我怎樣辦呢，不覺又遲疑起來，可是已經決心，便又不顧一切，走向那婦人面前，輕輕問道，你在這兒爲什麼啊，只見那婦人頭也不抬，更似傷心大聲號哭，說道，你不用管我，我是活不了，等着自殺，心玉聽着自殺二字，感覺自己所

負責任重大，更不能不管了，加緊追問，那婦人哭着說着，模模糊糊也聽不清楚，心玉念她必有急事，否則她不要錢又不乞討，祇說活不了了，可見她是別有難題，無法解決，她雖不用我管，我必須問個明白，方能罷休，便又加緊追問，仍是不答，心玉沒法，祇想看看這個婦人，究竟是什麼模樣，遂用手來扶她的頭臉，那婦人偏又死往下垂，不肯見人，經不起心玉兩手托住不放，總給她掙起露出真面，心玉不見還可，一見着臉立時大叫起來，姐姐，你從那兒來的，那婦人聽呼姐姐，也立時止住哭聲，仰起臉來，對着心玉注視，宛如木偶一般，停了會兒，方才抱住心玉，喊道，妹妹我那兒找你去，我是找你姐夫來着，心玉此時見是自己的大姐，不覺也流下淚來，心念此地何能談話，立時催着她一同回去，那婦人也站了起來，跟着行走，惹得一班路人停足而觀，彷彿要來問問似地，心玉也不理會，擦着同行，不幾步，便到了家中，邵老台見心玉，扶着一位老太太回來，很覺奇怪，心玉也知他們不會明瞭，便先說道，這是我大姐，快把她讓到樓上的住房，鳳宜此時病已全愈，和佩馨都跑出來，知是心玉的姐姐來了，立刻回來慰問，心玉叫他們暫時出去，給姐姐預備洗澡，換了衣服，然後才把自己，和那死鬼谷中捱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她姐姐雖然恨着，却又哭了一次，最後才說道，妹妹，他死是活該，我也不想他了，可是這回我如不遇着妹妹，還是要來尋他，我爲他出來，以後一切生活，全仗一些積蓄，經過了半年，都已用罄，才出來找他，誰知他幾乎將我妹妹害死，自己又受了報應，當初妹妹勸我離婚，我因沒有能力自活，始終不肯照辦，現在妹妹的主張，也算實行，不會生離終成死別，却遇着這個冤家，害得我不能安身，又害得妹妹如此受罪，真恨他不早死了，心玉見姐姐說得悽厲，又惹動自

已傷心，便叫她不必再說，換了衣服，出來見鳳宜諸人，邵老台寒暄幾句，便催着預備酒席，佩馨見是心玉的大姐，也連忙偕同鳳宜給她行禮，她也還了禮，心玉暗暗地把她們的經過，給她說了，她看着佩馨十分豐姿，覺得自己的妹妹，失了這樣的愛人，却給人家享受，不覺難過麼，又念自己當初，看着谷中挺何嘗不是如此，現在却把自己的遭遇，和心玉情形，連想起來，鳳宜却以主人地位，十分款待，心玉道，你別和她客氣，她是慣於鄉村生活，不愛浮華的，此後便是一家人了，你也不用這樣費心，現在她和我住在一起，以後隨茶便飯，由我照應她好了，鳳宜那裏肯依，等酒席排好，請她上坐，她也不肯依從，還是佩馨叫心玉勸她坐了，五人用過晚飯，邵老台還記着洞房這回事，今見心玉的姐姐來了，年歲大些，便想請她辦理，來和心玉商量，心玉道，她的丈夫谷中挺，死了不久，雖未給他穿衣服，可是總有些不便，還是請你和我來辦吧，心玉便向她姐姐問了儀式，來和邵老台一同辦理，燃了一對紅燭，把佩馨安置在客廳裏，然後由邵老台在左，心玉在右，擁着佩馨往樓上走去，鳳宜自從吃完晚飯，即回房中獨自坐在沙發上，細想前事，忽聽多人脚步聲音，知道大家來此，起立出迎，笑迷迷向邵老台和心玉道謝，佩馨連忙給大家倒茶，彷彿來了外客似地，十分客氣，邵老台依舊哈哈大笑，說了兩句笑話，鳳宜道，邵大哥，這幾日辛苦你了，以後重重謝你，心玉道，你別謝他，先得要謝我，可是我沒有工夫陪你們閑話，你們坐一會，我要回房了，邵老台見心玉要走，也接着說道，咱也往樓下坐去，門戶要緊，有話明天再談，便同出去，鳳宜佩馨一同答謝，各歸住房，邵老台酒後沉酣，心玉是姊姊訴苦，惟有這對新婚夫婦，回到房內，各自欲述衷言，祇奈都存着一份心思，不肯先說，還是佩馨

借著當初逃難，借住心玉的姐姐家中的情形，說了一番，把那谷中挺詭計，以及心玉相救的經過，敘述一遍，然後方說到和心玉訂婚的由來，鳳宜嘆息一聲，然後答道，心妹這人真是梗直，就以和你訂婚及退婚來說，當初和你訂婚，我是不知道的，但是退婚的動機，恐怕你也沒有我清楚，佩馨道，她不是爲病麼，鳳宜笑了一笑，把那杯茶遞給佩馨，自己又取過那一杯，在那靠近嘴邊的時候，却因笑的聲音未完攏不起嘴，正要飲起笑口來喝茶時，只聽佩馨又說道，你怎會比我還清楚，病總是真的，她不會說謊吧，鳳宜這杯茶因爲笑得未完，始終不曾喝到，祇有把杯兒放下，先站起來把房門關上，然後回到沙發上，低低的道，你別這樣說，她的苦心祇有我知道，你不能怨她說謊，她是不得已啊，於是將那谷中挺害她的經過，原原本本詳細告訴了佩馨，佩馨聽一句嘆一口氣，連連說道，你怎不早對我說，我替她好報仇了，把命送掉，我也樂意，鳳宜道，我呢，佩馨道，你又來了，當初要不是你和我接吻，她也許不會有這動機，我始終疑心她的解約，是因爲看見你我一幕的情形，才這樣辦的，現在有了你了，却把她撇開，她雖如此，我始終捨不得她，鳳宜又把茶杯端起，露着勝利的微笑，把茶喝了，然後說道，我說的話你都不信，還說這事因我而生的，你怎樣糊塗呢，她要沒有那樣苦衷，也肯把你推給與我，我是檢的人家煤核兒，佩馨也在喝茶，忽聽鳳宜說了這句，嚇嘶一笑，把口茶都噴了，笑着說道，你怎樣說，我倒成了個東西了，你別欺人，我對你一樣的愛着，可不是我愛情不專，不過心玉與我的精神貫注沒有間隔，便是我和你結婚，也不能阻止我和她的愛念，你能願意麼，鳳宜也笑道，我對心妹雖然處在似乎相對的地位，然而沒有一些芥蒂，並且始終可憐她，她對我的情形，除了我

的父母以外，也沒有第二人了，佩馨笑道，我便是第二人吧，鳳宜撇了小嘴，向着佩馨笑道，誰對你開玩笑，你是我的人，心妹對你，你對心妹的一切，我是絕不干涉，這算是個例外好了，佩馨心內此時琢磨到心玉的苦衷，和她解約的緣由，却是爲此，越覺難過，初還來和鳳宜調笑，及至想到這裏，不由沉默起來，鳳宜也知佩馨的心思，還想說點閉話，來解佩馨的煩悶，便把佩馨的茶杯接過說道，你可得要依我，以後你的心事，如想念到她，必須經我檢查，方能許可，佩馨聽了也覺好笑，自知那有此理，鳳宜竟然說出，隨口答道，這得依你，可是我一輩子也想不到她了，鳳宜也笑道，不想在你，你依我就得，時候不早，你也該睡了，說着，自己把旗袍脫下，露出裏面的襯衣，一切均係新製，那絲襪和皮鞋的部份益顯着健美，可是從上身看起，體態外露曲線畢陳，她把櫥內的衣服整理一下，方將脫下的新衣整理起來，又坐在粧台的凳子上，對着鏡兒卸了裝飾，抹了脂粉，然後走近佩馨身旁，叫他脫衣一面又去放了被褥，滅了電燈，把台燈打開，燈光從燈罩上花紋的開隙裏面，露出一絲絲的柔光映到四壁，現着一絲絲的花影，特別精緻，在這光影之中，這一對新婚伉儷，往來徘徊，倏而調笑，倏而凝思，雖具有新房的形式，終少些新婚的滋味，長夜漫漫，由他們雙雙的去穩度了，那邊房內，却是一對孤露雙星，談着各人的境遇，心玉尤其別具懷抱，對着寡姊念着佩馨，觸景傷情，惟有對流着眼淚，發洩傷悲，由此鬱悶，倒覺真病起來，從此佩馨鳳宜却是美滿，祇在心玉面前，終未露出一點得意，鳳宜也體會到佩馨的用心，除在閨房以內，甜言蜜語以外，當着人前，却甚檢點，不肯顯露半點出來，心玉却暗暗地病勢加重，佩馨對她特別關心，但是因爲前途的關係，度了蜜月，便和鳳宜商量，仍

要去漢口謀事，鳳宜勸他，仍在本地不好麼，佩馨道，我這裏沒有熟人，誰能援手，漢口也不算遠，我投了那廳長，大小有個位置，心玉竭力主張前往，鳳宜雖不願意，終不能相守不離，只有給他預備行李，佩馨把一切籌備好了，心中却忐忑不寧，去和邵老台又說了詳細，叫他照顧着家庭，邵老台聽說，佩馨漢口謀事，很爲贊成，祇是對於鳳宜總覺有些不忍，認爲新婚說滿了月，就兩下裏分離開來，按着舊規矩說，未免太早，想當初咱的老伴兒，死也不會離過，可是她終死了，也終離了，咱可未曾離過天津衛，現在佩馨居然捨得離開，咱也不是他的老伴兒，當然也不能挽留，再說他的這位太太，都不會留他，還有咱的什麼，胡思亂想，對於佩馨的囑托，却承應着負責照管，佩馨祇要他如此，便也不說什麼，決心前往，同時和心玉開了一次談判，把鳳宜告訴他的情形向她說了，表示對她敬仰，心玉一聽，立時觸動創痕，又加守着寡姊，看着愛人，更增一番惜別的情緒，不由眼淚直流，覺得滿心對不過佩馨，不但拂了他的一腔熱愛，還來了一次強迫成婚，追根尋源都是谷中挺一人所害，谷中挺不僅害了我，還害了我的姐姐和佩馨，可倒成全了鳳宜姐姐，現在佩馨快離開了鳳宜，度過這個蜜月，又來嘗這淒涼况味，當然愈感寂寞了，然而比起我來，要強得多，她是有盼頭的，我是無了期的，以往守着佩馨，得如望梅止渴，這次離開，真同古井無波了，祇是爲着佩馨的前途，不能不鼓勵他，勸他成行，好有出頭之日，不然守着一位太太，終於溫柔鄉麼，我始終愛他，即使我嫁了他，也不能叫他不去，想到這裏，收起眼淚，要來對他說幾句勉勵的話，却見佩馨坐在對面，雙淚下垂，比自己哭得還厲害，方知道時候，自己只顧思索，却不料對面的人兒，陪着傷心，要想說話，也有些爲難，好似一對淚人兒般

廝守着，欲言又止，相印以心，淚珠兒彷彿長江大浪，淘盡了衷心之言。彼此都知道副臉兒，要被旁人看見，必疑心爲了什麼，却不料這兩個人，都借着眼淚，發洩心中之恨，還是心玉，爲着要宣布她的見解，忍着悲痛，開始發言，向着佩馨說道，你的婚姻，我能替你做主，你的事業，我斷不能亂談，因爲你是有家的人了，可是我不喜歡藏奸，你的前途要比婚姻爲重，所以我是贊成你去，你去以後，這裏有邵大哥照應，不用煩心，鳳宜姐姐究竟怎樣呢，佩馨道，鳳宜是毫無問題的，她雖不願和我分離，但是希望我有事業，我如長此賦閒，她也是感覺失望的，我現已決心了，不久便可成行，祇是對於心妹這顆心，始終放不下來，很想得到一點希望，來安慰我這孤寂的心，心玉忽歛威容帶怒說道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，你已和鳳宜結婚，還有什麼希望，你把我當作廢人，能把我做你希望的對象麼，佩馨聽着，自知失言，恍如大夢初醒，急急辯道，心妹你別生氣，我是希望你得到慰安，那我也便可以安心事業了，你……你別誤會，心玉明知佩馨，對己愛情，依然如昔，不會稍減，借此一怒，想嚇退佩馨的愛心，今見他連陪不是，也覺自己過於嚴峻，不由有些憐惜之情，但因方才說得那麼方正，一時轉不過臉來，緩着說道，你們男子總是一個模子刻的，沒有滿足，沒有一心，你方才的兩句話，簡直完全表現出來，我敢說我是沒有這兩種毛病的，佩馨聽了覺得奇怪，她批評我的兩句話，倒很對的，怎說起她沒有這兩種毛病呢，她知滿足她有一心，可見她對我仍未忘情了，便鼓起勇氣，來和她辯道，心妹你說得我很對，只是你的自我批評也覺對麼，心玉道，當然我對自己還能比人知道得詳細麼，佩馨忽然破涕爲笑道，既是當然，那我便不算不對了，你的滿足是誰給你的，你的一心又是給誰，你能怪我麼，心玉給

佩馨一說，也覺自己的心思，全然露出，又被佩馨道破，正自難於轉圜，所以只有彼此二人，也無什麼顧忌，接着說道，這便是你的希望吧，佩馨趁着笑道，我的希望也就是這一點點，現在我要去收拾東西，鳳宜近來雖然安閒，但是他的身體倒常多病了，我走後還望你支持門戶，你千萬別推托，邵大哥只能應付對外的事情，說着直到樓下去看看，却見鳳宜正和心玉的大姐，都在邵老台的房內談話，佩馨走進，鳳宜說道，邵大哥你說他能去不能去呢，邵老台笑道，這得問你，你說叫他去，他便能去，你說他不能去，他便不行了，鳳宜道，我當然希望他去，可是你年長些，經驗多些，看他去的好，不去的好呢，邵老台知道鳳宜不願他去，却不肯自己說出，要他來決定，誰知邵老台自己雖不願遠行，却願佩馨做番事業，哈哈笑道，咱兄弟年歲也不算小了，正是做事的時候，可惜咱就不能陪他，不然隨他去一趟，也見見世面，又對佩馨說道，在外作客，切忌尋花問柳，你要記着，咱弟婦也沒什麼掛念了，佩馨鳳宜兩人，聽着各有一種印象，鳳宜認爲邵老台贊成他去，佩馨認爲邵老台將惹麻煩，連阻止道，你別亂想，我去是做點事業，什麼是尋花問柳呢，邵老台又哈哈大笑道，咱是經驗之談，你別當着笑話啊，說着，手舞足蹈，拇指翹起，露着滿臉得意，舉起茶杯，剛要送往口邊，忽然又想起那學校的傳達室裏的對聯的句子，高聲朗誦道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啊呀呀，大家聽着，不由好笑，不想邵老台今天高興，念起對句來，他把這句剛一念完，要想再念下一句時，只見他那沉重的身兒，向右敬側，大家看着，他面紅嘴歪，象是要倒，驚得不知所措，佩馨在旁喊了一聲不好，搶過一步來攙扶他，勉強接住，但經不起他的重量，就勢放倒床邊，佩馨嘴裏嚷道，邵大哥怎麼樣，他已不醒人事，這時心

玉在樓上房內，聽得下面喊嚷之聲，知有事故，急忙奔下樓來，祇見佩馨正托着邵老台，狂叫大哥，嚇得大姐和鳳宜面無人色，立在一旁，不知所措，心玉走進，攙着佩馨過去托住，隨叫快取涼水來，鳳宜此時方始明白，托着臉盆去裝涼水，來到房內，心玉把他日用的手中取過，浸了涼水放在他的腦袋上，少時便換，接連換了五六次，方見邵老台有些蘇醒，一面又叫鳳宜去請大夫，鳳宜乃把她做的事，交給心玉的大姐，自己加了衣服前去請醫，這時大家圍守着，沒有辦法，祇有用涼水來鎖他的臉際，暫時救急，不一會，鳳宜請了大夫，進來診斷病象，確是中風，幸虧涼水鎖着，不然早就完了，驗了血壓二百掛零，忙叫換冰來鎖，鳳宜又去尋來，所好還在冬季，容易尋找，就給他換了，大夫驗過血壓，忙要給他注射，嘴裏說，這病不輕，恐怕一會要發狂的，大家留神，心玉却對大夫要求，說這是應有的現象，就請大夫快些注射吧，大夫應着，檢了藥水，取了針管，忙要動手，只聽邵老台一聲么喝，就床跳起，腳上僅有襪子，却無鞋兒，便自下地，再往外竄，可憐心玉的大姐，幾會經過這種場面，嚇得直哭，邵老台竟向外跑去，幸有佩馨和大夫，以及鳳宜心玉，都不顧一切，儘力攔阻，連拖帶抱，勉強拉回，邵老台口中却大聲喊嚷，殺人的大夫，要謀害我啦，這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他們四人依舊圍住，往回拉扯，驚得四鄰都來觀看熱鬧，只見邵老台，仍自掙扎，要往外跑，口中亂嚷亂叫，大家盡力去拖，勉強止住，大夫見他來勢兇猛，便就此時在他臂上注射一針，少時藥力已到，方始稍靜，大家又把他送到床上，令他休養，他把這兇狂勁兒過去，便又迷糊起來，嘴裏嚼着舌頭尖兒，噴了許多鮮血，鼻孔裏也流着血痕，大夫說，就看這一回兒的轉機，再變使無希望，這時各人面面相覷，祇

有鳳宜想起他，替我把鄭子範的仇給報了，我方要借這屋子，留他安住餘年。好報答他，誰知他竟得了此病，真覺痛心，不由退了幾步，立在角落裏流着眼淚，一則，惋惜邵老台，二則，恨着以往的傷心史，心玉看着大夫，毫無把握，又見鳳宜如此，心內早存着邵老台不濟的念頭，祇是表示鎮定，免得大家着慌，便對佩馨說道，現在就請大夫守着，你把鳳宜姐姐和我的大姐，送到樓上去，再來照管，說着又對鳳宜使了一眼，略擺了擺手，表示不要慌亂的意思，便扭轉頭來，再看邵老台，却見大夫又給他注射，他的身兒拘攣抽搐，神智不清，佩馨方要遵從心玉的話，去送她們上樓，祇聽邵老台一聲長號，隨着故去，把個鳳宜哭得死去活來，佩馨付了診金，送了大夫出門，回到屋裏，也便放聲大哭，在他落魄之際，遇了這位朋友，救出他的性命，方期安度生活，誰料就此死去，心玉念起他的好處，也不在少，維護我的愛人，給我嚴守秘密，尤其是那種豪放性情，幫助我們做了許多事，聽說鄭子範被殺，也是他動的手，間接救了我的性命，脫離火坑，於是都哭成了一團，最後鳳宜收了眼淚，到外邊預備一切，給邵老台辦了後事，從此一棺附身，便算完結，佩馨的漢口之行，又復打住，和心玉等閒談起來，便說邵老台，唸會了聯句的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就是不祥之兆，大家也都說對。

第十回 魂歸碧海三生證孽緣

惟有心玉的姐姐，莫明其故，暗地問心玉道，你們對於這個人，是怎樣認識的，心玉道，這是容先生的患難朋友，我們祇喜歡他人很老成，又很忠實，所以都隨着稱呼一聲邵大哥，可是究

竟什麼出身，我們還不知道呢，心玉的大姐道，他和容先生幾時共患難的，心玉聽了不覺一呆，彷彿想起了傷心往事，欲言又止，忍了幾忍，方低言道，就是在你家裏，他和容先生，因為在津發生了點事故，逃到你家借宿一宵，誰知你家那死鬼，便想報官領賞，不是咱們放他出去，還摔了一跤麼，心玉的大姐道，噢噢噢，就是他們啊，我記得中挺會說過，他們在津殺死了一個姓何的，搶了許多錢財，逃過咱家借宿，故而要報官廳，他後來還說你放他多事呢，說話的聲音愈來愈高，心玉急忙用手攔阻道，你別這樣嚷啊，容先生和何太太都在外邊，聽了難以爲情呢，心玉的大姐道，這又怎麼說，容先生搶了何家錢財，又怎會和何太太結婚呢，心玉聽着知道她的大姐那裏得知細情，待要說明，又豈是二言兩語所能辦的，祇得停住想了想，說這裏面都有來由，你說容先生是搶犯的模樣麼，何太太又豈是和搶犯結婚的人麼，我一時那能說得明白，總而言之，容先生當然是受了冤枉，何太太現在已不姓何，歸宗姓言了，這幾句話，在心玉是抄近表白，在她的大姐聽着更覺糊塗，再三追問，心玉只把佩馨被冤，及鳳宜報仇的話，略爲說了一遍，却把自己和佩馨的一段傷心史，隱瞞起來，她的大姐道，可惜容先生，沒有和你結婚，要是你們能夠相愛，便是天作之合了，說得心玉心中十分悲痛，一面是想着自己的眼力不差，一面是受着解約的打擊，追究起來，仍是谷中挺害的，待要說出，又覺難於啓齒，便帶着羞澀的態度，說道，這是各有前緣，有什麼說的，你遇着個魔鬼，還來替人操心呢，大姐道，這不能一概而論，容先生比起他來強勝百倍，我替你可惜了，心玉心想你要知道，我和他解約，不知還要怎樣傷心呢，二人談到這裏，停住了口，只聽鳳宜從樓下上來，進入房內，向佩馨說道，今天是邵大哥的七期，你我同到他的墓地去

看看，也可祭祭你的亡母，佩馨應着，隨到心玉房首問道，凌小姐我來了，心玉道，你們要去公墓麼，佩馨走入，先給心玉的大姐鞠了一躬，然後說道，心妹你聽見了麼，我們去後，就請你照應門戶吧，在這時候，心玉的大姐，細細端詳了佩馨一回，更覺可惜，不禁暗自噴噴，心玉却對佩馨道，你去給我多磕幾個頭吧，鳳宜在外笑道，我給你代磕，心玉在房內說，你代磕了沒有用，他多磕兩個頭也費力着麼，你可得多看看邵大哥，鳳宜聽了，雖知是開玩笑，却不知身上的皮膚，爲何起了寒慄，未待回答，佩馨催着出門，便各分別，兩人雇了洋車，直奔西沽大道，行至半途，忽然起了大風，飛沙蔽天，塞得人喘不過氣來，鳳宜在那屋裏，養尊處優，嬌慣已久，又因愛著薄衣，顯得苗條，雖然穿了外氅，依然處處透風，出來的時候，天氣還不覺冷，陡的起了大風，便有些抵擋不住，勉強支持到目的地，已覺不支，及至禮拜已畢，看着邵老台的墳墓，不覺感傷中起，平常的人，每到這種所在，都有萬事皆空之想，爭名奪利，依然如此歸宿，乃覺人生於此，不過一個假字，必須離開很久，換了環境，便又塵念俱生了，就是進了醫院，也是這樣想着，人生痛苦也就不願爭競，及至病好出院，方能各幹營生，今天鳳宜身臨凄寂之地，想到以往的報仇雪恨，固是當然，然而一想到邵老台的身強力壯，終不免有此一場，我與他無親無故，不料竟然成了莫逆，還替我辦了一件大事，但是到頭免不了一死，就是我今來看他，說不定過些時又教人來看我，遂生出冤家宜解不宜結的想頭，和生死無常的一念，借着祭祀佩馨的母親，哭了一場，誰知在這曠場之上，受了風寒襲擊，回到家去，便覺頭痛寒熱起來，心玉連忙催着佩馨去請大夫，佩馨經過邵老台這一幕，又聽說要請大夫，便有談虎色變之概，可是家中祇有

自己是個男子，不比鳳宜好時能辦，這類的事，今天心玉又要守着她，只有自己前往，便自起行，不料走到河堤上面，遇着張琴，問到那兒去，佩馨不好直說，爲鳳宜去請大夫，祇道，因爲辦點事方才出來，張琴心內悶着，鳳宜和佩馨結婚的疑團，借此機會，要來問他，便同着佩馨一路走去，張琴走了一程，便問他道，容先生是幾時結婚的，怎不給我們知道，佩馨臉上一紅，想不答她，爭奈自己急於請醫，不如敷衍兩句，便可走開，說道，這是一個月前的事，沒有驚動張小姐，抱歉得很，張琴問過了這話，便等待佩馨回答，及至佩馨答完，她仍然偏着頭看着住佩馨。把個佩馨看得又急又臊，急的是暫難脫離，臊的是直眼相觀，雖然走着，終不能如己所願，一下便把大夫請來，又不便扔下張琴，坐車前往，還不能不保持鎮靜，那張琴却慢條絲理的，從容說道，這也不知是怨我們不知道，還怨容先生不通知呢，我記得在這日子，前幾天還和容先生見過面，容先生也怎麼不說呢，佩馨道，怨我怨我，我已聲明抱歉，要請你原諒，張琴又沉默下來，也不接這個碴兒，却故意說道，何太太真能幹，把個屋子收拾得那麼漂亮，我走進去，就感覺得非常潔淨，你久呆着也覺着麼，佩馨道，是是，這也是平常整理得勤，所以沒有什麼塵土，又加是新搬的家，各種家俱都經過拂拭，才能這樣，久而久之，也恐不能保持了，張小姐大概也喜歡干乾吧，張琴道，不然，這是各人的個性，同是一個屋子，給個性好潔的人住了，便永潔淨，給個性不潔的人住了，便永骯髒，那不是關乎個性麼，佩馨心內急如星火，却遇着這位愛閉話的小姐，把他纏住，心想治病要緊，不能再作流連，便又答道，是是是，我現在辦事的时间已到，要趕緊前往，張小姐咱們再見吧，張琴却不答理，又接着道，不但屋子如此，一個人也是這樣，這

個人的品行高尚，他表現的行爲，也就清高，這人品格低下，他表現的行爲，也就卑鄙，互相因果，前後循環，那是一定的公式，佩馨聽了，雖然覺得她的話是有理，但在自己表示急事要辦的說話以後，依然絮絮不休，直覺不近人情，便又急急說道，這是當然，可是我非先行一步了，張琴仍是不理，還接着前言說，容先生，既是認爲當然，咱們何妨舉個人來，做實例討論一下，這句話一說出，可把佩馨惹急了，方知張琴也是一位洋八股，虧着未曾和她有什麼深交，如果久處起來，還不知要有多少麻煩，今天只顧她發洩理論，却不理會我的事實，那我只有認定事實，不顧理論了，便不再答理她，繼續的說道，張小姐請自便，我先上車了，隨着叫輛洋車坐到上面，來向張琴揚手，張琴見佩馨未曾答復她的問題，便自登車，很覺駭異，站住脚步，對着佩馨招手，那車子已經走了，張琴自然感覺佩馨粗魯悵悵而回，佩馨也覺張琴粘膩担誤我事，便匆匆的來至大夫的診所，說明原因，掛了出診的號，祇見裏面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病人，只有個大夫和助手對坐談天，佩馨看了鐘點，正是出診時間，便催大夫同往，誰知號房那位說道，大夫出診太忙，暫時不能就往，等一點鐘來，准可到你家去，你去等着吧，佩馨道，病的時候已久，要請大夫就去才好，號房道，大夫出診不是你一家，有個先來後到，現在大夫還在外邊轉着，我還要去電話報告他，佩馨明知大夫坐在屋裏，怎說要去電話報告，便又說道，屋裏不是大夫麼，號房道，大夫早出門了，你等着我去電話，說着把耳機拿起撥了號頭，只聽診室裏面鈴聲響着，號房說話的聲音，和裏面大夫答話的聲音，佩馨同時聽得，但是號房打完電話，又對佩馨說，大夫已經知道，你去家裏等他吧，佩馨很覺奇怪，這大夫明明在屋裏，爲什麼要這樣做作呢，再一凝神

方才明白，是裝着嚇警嚇人，我也不開眼，會請着這個大夫，他對病家如此虛偽，那麼他的醫術也可想而知了，已經約定不便挑明，祇得快快回到家中，却因張琴一番糾纏，又經診所一番偽作，時已不早，打聽心王說是鳳宜熱度很高，病勢沉重，進得房去，把大夫就來的話，說了一遍，站在一旁守着，忽聽門外汽車喇叭的聲音，嗚嗚作響，佩馨以為大夫來到，立在窗前外看，祇見從汽車裏出來一人，進入隔壁門去，佩馨覺着失望，便又從外間走到涼台，藉作閒眺兼等大夫，過了一會，祇見對面便道上遠遠地走來，一個黑人影兒，彷彿提着個皮包似地，到了樹蔭之下，忽自停止，佩馨初認是那大夫，及至久久不出，方知誤了，只有耐心再等，却說那位大夫然從佩馨去後，約莫着他已到家，便穿了外衣，提了皮包，慢慢走出，本已收了汽車費，心想要算是坐車前往，不但那份車錢落不到手，還覺去得太快，顯不出診務繁忙，只好安步當車了，及至快到榮宅，忽然想到不坐汽車收人車錢，依然是要坍台的，正在作急，忽見那邊停了一輛汽車，初以為是榮家的，及至走到跟前把門牌一看，却正是榮宅隔壁的一家，計上心來，便找那司機談話，只見司機坐在車廂裏面，打着瞌睡，這大夫立近前邊，來對他說道，司夫你知道這裏有個榮家麼，司機道，我可不知道，你曉得他的門牌麼，那大夫道，是二百十五號，那司機移正坐位，揉着眼睛道，這是二百十四號，隔壁就是二百十五號了，那大夫故不答理，却又問問，你這主人是來看朋友的麼，司機見他模樣，像個大夫，又見他問着緊鄰，也不疑心，便直說道，咱家主人打牌呢，那大夫聽說打牌，認定時間很久，頗可利用，遂向司機道，咱也是坐汽車來瞧病的，不想半途上車胎放了炮，也沒有換的只好走來，現在我想求你點事，不知你司夫能允許麼，那司機也

不知這位大夫要求什麼，可是自覺眼力不差，看出他是大夫來，很覺高興，遂即答道，我能辦的事，總可照辦，大夫道，這事不難，你家主人不是很晚的才能出來麼，我想借你車子用一用，就在這裏轉個圈兒就成，也不能白難爲你，便從袋內取出一張一元的票兒，遞給司機道，這點小意思，請你買點紙烟抽抽，那司機見是如此，本不肯應，却因心內自負着眼力不差，又以今天有車飯錢的收入，主人贏了，還有額外的賞錢，決心允了，至於那塊錢倒不看眼裏，立時應道，大夫你瞧我的眼力怎樣，我早就看出你是大夫了，今天的事咱可照辦，可是你要給錢就小看我了，那是不成，這大夫見司機的自負眼力，同時也增高了我的身價，足見我的外貌，竟像一個大夫，不說便知，那我也不枉在醫務傳習所裏，學習六個月了，我這六個月的工夫，便能得到大夫的榮銜，還能具有大夫的態度，教人一看便知，假使我要在醫專畢業，再到德國留學回來，那我的每一骨節眼兒，都會存着大夫的形狀了，他既不肯收錢，我豈不多落一塊，可是我也不沾人光的，說到辦到，就請他抽我一支紙烟吧，於是又說道，司夫真夠朋友，咱就遵辦，這塊錢咱就收起，便未離手的又裝進袋去，另在一個小包內，取了一支紙烟，遞給司機道，這你可允許，司機的見是支煙，隨手接過，大夫又給他劃了火柴，恭敬地隔着車窗給他點起，那司機抽着紙烟，然後問道，你要坐車到那兒，大夫附着司機耳朵說道，我就到二百十五號，你把車子轉到道口打個轉，送我到那門首，等我瞧完病出來，再在道口下車，俾請你回到這裏，司機應着，讓大夫上了車子，然後照着辦了，打了個轉來到榮家門首，佩警守了許久，方被汽車開出的聲音攪擾，忽見車子一轉又停到了自己門首，覺着奇異，只見車內走出一人像是大夫，不得不下樓迎去開門，果

是，讓到客廳坐了，隨由心玉整理病榻，由佩馨陪上樓來，那大夫口中只嚷太忙，剛從二百十四號瞧完了病，便又到此，匆匆地給鳳宜診視，裝模做樣比試一回，又胡亂的注射一針，問他病名，說是腦膜炎，不過很輕，現在注射過了，明天再看，說着便走出房去，佩馨問起診金和藥費，祇見他取出一張賬單，上面開着診費三十二元，汽油費十八元，都已填好，藥費一百二十元，却是臨時加寫，然後劃了一道綫，簽了個名，交給佩馨，接過一看，總計是一百七十元，甚為詫異，但是想着這位大夫，名氣倒是很大，也便不惜，照單付了，送上汽車，方才回房，這時心玉見鳳宜安然睡着，不敢稍有聲息，便退到涼台上，看這大夫上車，只見這車子風馳電掣向左駛去，心玉目送着以爲一會兒定可不見了，誰知那車子走到四叉路口，忽又回轉停在路旁，下了個人那車子又開到隔壁打住了，心玉當然不知何故，祇有仍回房裏，來和佩馨談話，問到大夫會說什麼，現在鳳宜睡覺，不要驚動，佩馨道，說是腦膜炎，也不知對不對，現在注射以後，可以睡覺，也許好些了，二人守着，由心玉大姐做飯，各自吃了，夜間輪流相守，不能安眠，鳳宜倒反迷迷糊糊過了一宵，次日一早，心玉見鳳宜略加清醒，便去問她覺得些麼，鳳宜見三人都有疲倦之色，知道昨夜爲了自己的病象，未得好睡，很覺不安，立時流下眼淚對着心玉說，心妹我以往對不住你，誰知現在依然對不住你，你要原諒我了，心玉聽了也覺得奇怪，認爲鳳宜往時有一種巾幗英雄之概，能報何振邦的冤仇，說起話來斬釘截鐵，很有些剛強氣派，自得我給她正式介紹，和佩馨訂婚以來，她總對我覺得抱歉，那也難怪，本是我的未婚夫，雖由我自願解約，多少總有些爲她，單戀的因子，不然也不會給她說合，可是她的性情，不知爲何也改變了，一動便流

着眼淚，話裏也常露着悲觀，對於佩馨不肯稍離，漢口之行因由邵老台逝世的關係，但是她的意思，總不願遠離開他，兒女情長，女英雄也覺氣短了，此時對於鳳宜的話，不好置答，不過看她正在病中，不能不安慰她一下，便接說道，鳳宜姐姐怎會說這樣的話，你把從前的剛氣，放到那裏去了，你是誰，我是誰，你我還分你我麼，鳳宜聽了點點頭，眼睛半睜半閉的望着，手抬起來擦着鬢角，臉上顯着灰白色，把以前的少婦風情，都給沒了，病了兩日便是如此，心玉看着也覺傷心，說完了話，不由陪着掉淚，佩馨望着自己的妻子，和解約的愛人，相對流淚，又想着同共患難的老友，格外悲傷，心念鳳宜這次病勢，很是沉重，又加她的現象，彷彿有點不祥，要說這回感冒，不能算是大病，可是迷糊沉睡，終日昏昏，清醒一點，便琢磨這個那個，也爲她捏一把汗，眼淚便要跟着下流，又怕被她二人看見，更要心慌，只有忍着，還用話來阻止她們，鳳宜對着佩馨看了一眼，忽然從眼淚中間露出一絲笑容，把擦過鬢角的一隻手縮了回來，指着心玉對佩馨道，我對心玉懺悔麼，心玉的心情，我雖在婚後就告訴了你，可惜晚了，這不是我的罪惡麼，我如早對你說，她縱有此強迫，你許不允許吧，這時佩馨心玉兩人，聽着都覺鳳宜的話有些失常，皆來攔阻，佩馨道，你安心養病吧，想那些事幹什麼，心玉不是外人，能不原諒你麼，心玉也接說道，鳳宜姐姐你又來了，這全是過去之事，想他幹麼，你不曾記着我的話，打我一下，消我一憂，罵我一聲，去我一過麼，鳳宜隨着大笑道，那是你的志願，我的願心却未能實現，我現在對你說吧，佩馨是你心愛的人，你在患難之中，他又被我愛上了，我未能急人之難，却倒乘人之危了，固然你們解約是你實現你的志願毅然獨行，可是我雖坐享其成，就沒有覺着缺憾麼，

心妹你寬大，你給我謀了出路，你成全了我，誰知我不能久享呢，佩馨此時看着鳳宜的病態，和聽着她的談話，不禁擔憂起來，驚惶失措，只在床邊亂轉，心玉却很鎮定，覺着鳳宜的病，很是嚴重，對我談話雖是衷心之言，然而不到她認為最後的時機，她是不肯說的，今肯說出，必是她認自己無望了，於是緊握着鳳宜的手，安慰她道，鳳宜姐姐，你把事看錯了，此間一切事，都是機會，你我便在機會上偶然得失罷了，什麼叫你的，什麼叫我的，我如不是抱着真心，你便小覷我了，現在無論如何，請你安心養病，有什麼話，將來再談吧，鳳宜姐姐你要想着將來的美麗，鳳宜把被心玉緊握的手轉了過來，執住心玉的手道，心妹你真明白這美麗，我要讓還給你，才能安心，你能接受麼，心玉這時却轉羞澀起來，低下頭去，沉默一會，又想着佩馨立在面前，怎好回答，不過鳳宜是個病人，說出話來，不能不答，不答恐怕傷了她的心，正在左右為難之際，却聽有人敲門，佩馨急忙下樓，心玉隨向鳳宜說道，鳳宜姐姐，你在病中，怎麼這樣操心呢，你把我的事，怎麼和你的事攪在一起，我看你的病也快好了，將來我們安度生活，不比在這病中談着還強些麼，鳳宜一面凝神，聽着外面的來人，一面緊握着心玉的纖手說道，下面彷彿是張小姐的聲音，心妹我已覺着病勢沉重了，這幾年的生活，你別看我很安閒，你知我的心亂麼，報仇的事整整費了我一年工夫，容先生由你轉讓給我，雖然得着安慰，但是我的心，依然沒有消閒，尤其對於你的這一段，始終覺得抱歉，現在我快完了，當然把這美麗交還給你，心玉對於她言不甚注意，祇聽鳳宜說要完了，心內悲痛，眼淚交流，急忙答道，姐姐又說癡話了，這點小病，那能說完，鳳宜却如有預知似地緩緩說道，人世間的滋味已然嘗遍，最後的愛果，又從你手裏得到，還

有什麼可戀呢，不過你會強迫過我，我現在也要強迫着你了，心妹祇要你允許，我便可以安心養病，我也不知爲了什麼，這次一點感冒，我便覺着沉重，並不是我膽怯，我這幾年實在太操心，外強中乾，一點也不錯，心玉聽着，雖是認有理由，不過總不信她就完，便又說道，像邵大哥才是外強中乾呢，姐姐怎能使他，病是偶然的事，好不好人又怎能斷定，現在不必說了，等姐姐養好病，我們再談，說着話，便把溫度表來給她試試，一面等着，一面說道，昨天這位大夫，我看名氣雖大，恐怕沒有什麼學識，今天換請一位來瞧瞧好麼，鳳宜含着溫度表，却凝氣靜聽，向心玉說，樓下的張小姐，大概走了吧，佩馨也快來了，你和他商量，可是我方才說的話，你可允許麼，心玉取過表來看了一下，正是四十一度，然後在手中甩了兩甩，心內很爲鳳宜擔心，又爲含羞故不答鳳宜的話，鳳宜忽見心玉的姐姐，從外面走進，隨着佩馨也跟了進來，鳳宜忽露笑容，但是加在這病人臉上，分外難看，她却用手招呼着心玉的大姐，靠在床邊坐下，又叫佩馨在那邊坐了，然後笑道，大姐我給心妹辦了一件大事，心玉的姐姐也不知什麼事，佩馨更莫明其妙，大家凝神注視，靜聽發言，祇有心玉明白，鳳宜又要提到自己的婚事了，但是在這種情形之際，說起這話來教人難過，更有些不安，便插言道，鳳宜姐姐你又多話，還不安心養病呢，鳳宜越發笑道，心妹你別多嘴，聽我來講，佩馨守着更覺怪異，我離開這裏一會兒，她們談着什麼來，這時彷彿打着暗語了，只聽鳳宜說道，佩馨我給你介紹一位夫人，大姐我也給你介紹一位妹夫了，這兩句話剛一說出，把個佩馨嚇得目瞪口呆，鳳宜在說夢話麼，我已和你結婚，還能叫心玉做妾麼，再一細看鳳宜，病容沉重，莫非她自知不起，來叫心玉後補，難怪心玉不教她說話

呢，心玉的大姐不知就裏，嘻嘻的笑着說道，我這位妹妹也夠年歲，要說親了還請你們聽着吧，把個心玉着急非常，哭不得笑不得，明知鳳宜等於說着遺言，自己的大姐還托她說親呢，便想打斷她們的話頭，對佩馨道，今天大夫請誰，佩馨正在納悶，忽聽心玉開言，便接說道，昨天那位大夫要不得，就請潘大夫吧，鳳宜插言道，不必請什麼有名的，我的病我知道，只要盡點人事好了，佩馨道，這是什麼話，有病不請醫麼，鳳宜搖頭道，不是這麼說，醫生醫得病，醫不了我的命，我認命了，所以才爲你介紹這位夫人，佩馨道，你怎說這話，我和你沒有什麼芥蒂，何必如此呢，心玉也是你的好友，更不應該扯動她，你還是好好地養病吧，我這就去請大夫好了，鳳宜又笑道，請由你請吧，可是我還有幾天的享受，佩馨聽她說話帶着神祕，不欲再去爭辯，便向心玉道，我去就來，方才張小姐約我散步，我已辭了，現在就請你照顧着她吧，心玉應着送他下樓，同時對佩馨道，鳳宜的病怎麼這樣重呢，她的談話尤其失常，你和大夫說明白了，請他用點心，佩馨出門急馳而去，鳳宜對着心玉的大姐，又說起心玉的經過，她方明瞭妹妹的心裏，還有一段傷心史呢，等着心玉回來，她的大姐便道，心玉你怎樣堅決呢，鳳宜姐姐是真心話，你就聽着吧，心玉作急道，大姐說什麼，你不明白別再多話了，逕去收拾東西，心玉的大姐也便下樓做飯，鳳宜見只餘下心玉一人，便又叫道，你考慮過了麼，這件事我也不要你明白答復，心允也成，心玉道，鳳宜姐姐怎麼這樣會說話，反正都給你佔了，我偏不應你，你要知道，身體第一啊，鳳宜含笑不再說了，等着大夫來到，又給診視，說是肺炎，心玉和佩馨莫衷一是，更加發怒，只有任着大夫注射一針送了出去，鳳宜對佩馨笑道，明天再換個大夫他要說我肋膜炎了，大

家都覺好笑，可是心中夢悶沒法驅除，一天一天的下去，毫無起色，鳳宜安然躺着，把所有的財產，俱說給心玉知道，心玉不肯接受，可也沒法推辭，佩馨自從和鳳宜結婚，本已死心塌地，不再妄想，此時忽見鳳宜如此，剛病了半個月工夫，便已形銷骨立，覺着已經絕望了，祇有殷勤問候，日夜不停，鳳宜倒覺不忍，竭力勸阻叫他休息，他那兒放心得下，又過了幾天，鳳宜的病勢忽覺減輕，告訴大家說，今天可退病了，全身的骨節眼兒，全覺舒泰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以為有了轉機，大夫也說病狀好轉，進了一些稀粥，迷迷糊糊着，大家經過長久的疲勞，今天得着安心，睡覺都很痛快，誰知等到夜半，心玉起來給試濕度，忽然看她大變了，立時把佩馨叫醒，祇見鳳宜只有一絲游氣，快往下沉了，佩馨驚醒，看着大哭起來，鳳宜依然笑着，有氣無力的說道，心妹，佩馨，你們都能允許我麼，心玉此時悔恨交迸，早知如此，何不早點答應了她，教她安心，事已如此，惟有連連說道，我允許你，你可不能完啊，鳳宜點點頭，又向佩馨表示問號，口已不能說話了，佩馨已然哭不成聲，見鳳宜依然含笑相問，益覺傷心，便對鳳宜舉起手指，指着自己的心部，又向鳳宜心部指去，鳳宜先前點頭，繼乃搖頭，佩馨遂又向心玉的心部用手指着給她看，她才點頭表示滿足，佩馨使着哭啞的嗓子，對她嚷道，你竟這樣完了麼，鳳宜閉上了眼，呼吸短促，似快完了，這時心玉的大姐，聽得佩馨哭嚷着，知有變故，急忙跑來看望，見鳳宜已快斷氣，不覺大驚，那知鳳宜又把眼睜開，對着她含笑欲語，可是已經不能發聲，只用目光表示着，惜惻的意思，同時振了振力，用一個指頭，指指佩馨，又指指心玉，然後又來指她，剛要指着的時候，似已沒有氣力，隨着落了下去，眼也閉了，氣也絕了，佩馨心玉看着她逝去，於是放

聲大哭，心玉大姐見鳳宜方才的舉動，明白是把他們兩人的婚事托付與我，便也跟着流淚，但是人已完了，不得不勸解他們，便囑咐着辦事要緊，佩馨也就忍痛，把一切的事務托付一家槓房，自己和心玉監督他們，看着把事辦完，在那邵老台的墓旁定了塊地葬了下去，心玉的大姐方才慢慢說道，這是房子的不利，住進來不久便喪了兩口人，這是多麼主兇啊，我勸你們快搬家吧，佩馨從前對於鳳宜的愛情，本不專一，還有一半的心思，落在心玉身上，此時見到鳳宜死去，倒覺以往的心情，過於自私，只圖自己的愛好，孤負了她的一片真心，在心玉未曾解約以前還有可說，趕到心玉替我們作了主，我依然存着兩個心腸，直到她死去，豈不教她委屈麼，想到這裏，反把對於心玉的舊念剷除淨盡，可昇舊的罪惡未除，新的麻煩又至，鳳宜臨危的一霎，不是又給我們種上一條根了麼，又把心玉和我繫着了麼，這時聽着心玉的大姐說着，房子的不利，勸他搬家，不覺又想到自己唯一的朋友邵老台，和結婚不久的妻子言鳳宜，都已死去，如沒有大姐來此，便只有我和心玉兩人，豈不更難相處麼，便對她說道，現在搬家固不成問題，但是說到房子不利，未免迷信，大姐你來得真巧，要不心妹一人住到那兒去，心玉知道佩馨話中含着意思，也接說道，大姐不來我仍住校，現在反把我的課程耽誤了，佩馨道，你不是有病麼，心玉道，誰有病，有病的人可憐死了，說着跟着流下淚來，佩馨也忍不住放聲大哭，心玉轉來勸說，她已死了，我在她生前是很對得過她，現在也沒有什麼遺憾，你和她有了名份，難怪如此，可是你爲她放棄前程，未離一日，也算對她不錯，在我看應該忙職業了，佩馨明白心玉的心理，連忙答道，我已打算去青島，近來報紙上登着有個同學，在那兒當着局長，想去謀個事由兒，你呢，大姐

呢，心玉聞得佩馨把她姊妹二人，先後分說，也知其中有點界限，莫非他想攜我同行，把大姐安置在家麼，又不好直接問他，便對佩馨看了一眼，又把自己揩淚的手中，給他擦了眼淚，却向大姐說道，我們別說房子不利，人傑地靈，鳳宜姐姐是這幾年操心過甚了，你別看她生活優裕，她爲父母報仇的事，幾乎早已喪命，大姐我也是死裏逃生，要不也早完了，大姐道，都是我那死鬼害的，倒恨他不早死了，心玉道，不必再去提他，我們可以安度餘生就得，佩馨認定心玉不願借往，這話是她間接的表示，把眼淚拭淨，單刀直入的，對心玉說道，你把鳳宜的遺囑忘了麼，你既勸我謀事，能教你和大姐孤寂的住着麼，心玉聽他放言直說，也回答道，鳳宜姐姐的話，你認真麼，佩馨急道，我對她的話奉爲金科玉律，尤其在她死的一霎那間，一言一動，莫不記着，你能賴麼，心玉故作爭辯道，那是亂命，怎能遵從，我已心如死灰，你在她死去的一週後，便來提到這事，也沒害羞麼，這幾句，把個佩馨說得面紅耳赤，半晌答不出話來，心玉的大姐，却盼望着妹妹能嫁這位如意郎君，再說以往有過婚約，雖然解了，可是鳳宜在臨危之際，又給他們搓成線索，但不知心玉是故作狡獪來戲弄他，看着佩馨很爲作急，便解勸說，心妹天津也沒有可玩的，我們就隨容先生去青島吧，心玉本是戲言，看見佩馨認真起來，倒有些自愧，今見大姐來勸，便接着道，人家是去做官，我們去幹什麼，佩馨此時方悟心玉之言，含着戲弄，也把心氣緩和下來，同時覺得心玉以往的遭遇，也太傷心了，我對她的要求，也不能太隨便，乘着大姐前去廚房的時候，便向心玉屈着一膝向她俯下首去，心玉一見此狀，立時用手撫着兩眼，彷彿不要見他，另一手却在佩馨的手背上摸索着，暗暗知道那手指上的雙戒，依然帶在上面，佩馨也知她的

用意，順手把那隻退還的珠戒，退了下來，又給心玉帶上，心玉方把兩手落下，睜開兩眼，對着佩馨一笑，佩馨猛抬起頭來一瞧，望着心玉恍同鳳宜一般，簡直分不開是一是二，立時恐怖幾乎叫出聲來，再仔細瞧瞧，却不是心玉麼，佩馨心內想着我這俯伏的時間太久，又因長念鳳宜，不覺眼花，隨着心玉將他扶起，重復商量着去青島的辦法，惟有把此房退租，將那粗重的傢具，移回舊屋鎖了起來，再檢那輕便的運到青島，此後便在青島立家，等有了職業，再行婚禮，又談起青島山海的美麗，有海水浴場，和嶗山風景，那一種山海之樂，不是旁處可以比似的，佩馨又把青島指南檢了出來，指給心玉看着，那上面的圖畫，處處引人，心玉又看得出神起來，想着剛才和他說的戲言，未免太認真了，借着這幾幅風景圖，想來聯絡感情，重復把去青島的計劃，商量一遍，又說到大姐身上，當然不能獨留在天津，必須同行，佩馨也是這個主意，因為要脫離這個傷心之地，更不忍看着鳳去樓空，惹動舊愁新恨，便決計要在兩三日內買票前往，心玉說，這樣我便要拾掇一切，方好如期啓行，佩馨也催着這樣辦，心玉又和她的大姐商量，大姐是贊成心玉和佩馨結合的；並且有着鳳宜臨終的囑咐，更覺十分願意，但不能教他們結婚再走，可是她抱着房子不利的觀念，又不欲他們在此舉行，今見要往青島脫離此間，那是再合自己的意思沒有了，便對心玉說，這是唯一的好辦法，你們如果能攜帶我去，我固願意，倘若有了不便，何妨先走一步，等下次再來接我，佩馨謀事要緊，不要爲着我們耽誤了時間，尤其我那死鬼，間接害得他這般痛苦，我很對不起他，現在再爲我受累，更覺不安了。心玉道，容先生不是那樣人，他雖恨着姓谷的，可對大姐十分關心，這次出門也願意偕往，他的主意已定，決不讓大姐獨留在這兒，我

來和你商量，也請你預備行裝的，你不必三心兩意，大姐我能去，你不能不陪我一趟啊，她自應允，心玉便去趕辦一切，連着忙了幾天，把各事都整理好了，新屋退租，舊房鎖起，應用的都打了包担，交付車站，一面打了個電報，給那位同學，得着回電；又匯了一筆款子，去托他租房，來信也說，爲他租好福山路的一所住宅，並且表示歡迎，佩馨和心玉得着復電和回信，都交給大姐看了，約定再過兩日動身，先去鳳宜和邵老台的墓上去看看，佩馨也至自己的亡母墓上去辭行，大家便先到那兒拜奠，心玉算是未來的兒媳了，當然行禮，佩馨隨着便到鳳宜墓地這邊來，佩馨指着和心玉等二人說道，當初我母親的墳墓，是鳳宜修的，邵大哥故去又是她辦的，趕到她逝世，誰知又是你來給她辦呢，人事無常，修短有數，我還記得她在上次來掃邵大哥的墓時，還感激着邵老台代她報仇，說他是一個忠誠的朋友呢，今天來到這兒作伴了，我和她的姻緣，也只有這短短的時間，她把你的遭害經過，說給我聽，我還不信，後來她急了，要跪下去發誓，我才信了，今天竟然長眠地下不能見面，說着，嗚嗚哭起，心玉聽着敘述，也想到自己傷心，在鳳宜的墓地，繞了幾個圈兒，循視了兩三遍，見那洋灰的建築，和那塊石碑，都很完固，那碑上深深刻着言鳳宜女士之墓，下面兩行刻着容佩馨凌心玉立字樣，這原是佩馨和心玉商量着這樣辦的，此時心玉的大姐見着，便覺詫異，要止住佩馨的大哭，便借這個題目來說道，容先生你這碑文，怎麼這樣稱呼，看不出名份呢，佩馨聽她此問，果然止哭答道，我因爲鳳宜太孝了，她一身的大事，只有替父母報仇，雖然犧牲嫁給姓何的，那是一種手段，不久以前，她會教人稱她言女士，不要再提何字，等於歸宗，所以我爲尊重她的意思這樣辦了，至於我和她的關係，固然可以加上

一個名義，但是便不能與心妹同立了，心妹是她一生最知心的朋友，她的嫁我，是心妹作主，所以她在臨危之際，又把這名義還給心妹，這樣說來，我們如其加上名義，豈不是埋沒了她麼，大姐道，這倒有理由，心妹現在却有這名義了，心玉望了大姐一眼，心內覺得這話怎會說到我的身上，難道我的碑文，……我將來的碑文，應有名義麼，擦擦眼淚，向着大姐說，我們回去吧，別在這兒說這些了，遂同回去，心玉道，我還要和張小姐和幾個同學告別，你們預備飯吧，逕自去找張琴，正是寒假期間，心玉和她見面，異常親熱，張琴又首先問起，何太太怎樣了，心玉把她死去的消息給她報告，又說自己要青島，張琴道，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，你和誰去呢，心玉道，和我大姐同行，張琴道，那位容先生呢，心玉以爲張琴故意相問，忸怩了一會，方才答說，我不管他，他也許去那兒，張琴見心玉提到佩馨，不自然起來，想這裏面定有緣故，便也不往下說，祇囑咐道，你別忘了天津，到那兒不回來啊，容先生喜歡嶗山和海水浴麼，心玉道，我如見到那兒好玩，也許不想回來了，對於佩馨一部份的話，仍是不答，張琴却又迫問道，何太太過去了，容先生現去青島，又和誰去結婚呢，心玉一面害羞，一面得意不管，你如何取笑，我已做定了他的夫人了，心內想到張琴是我介紹給他，今天如不是我們繼續婚約，便是張琴有分了，她却苦苦追問我又何妨給她開個玩笑，遂笑說道，張小姐你問容先生和誰結婚，這倒是個謎，我也會這樣問過他，他說青島的好處，只有海水和嶗山，他要和海水立個誓約，和嶗山訂着同盟，不再談愛了，張琴明白心玉，是在表示得意，自己也會對佩馨開始追逐過，祇是那位何太太和凌小姐近水樓臺先得月，我在三次見面以後，方覺此路不遠，現在何太太已死，候補的夫人，當然是你

了，你却把海水和嶗山代表着自己，對我炫耀，我張琴自然落伍，可是你便能成功麼，你成功後能保沒有失敗麼，想到這兒，不覺對於心玉有些嫉妬，也借着山海說道，海水能夠利人，也能害人，嶗山能夠玩賞，也能送人性命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心玉聽着張琴說到此句，想起邵老台臨危之語，也是這七個字，立時觸動舊念，不願再和張琴長談，告辭欲去，張琴還以為心玉有些生氣，便悔自己不該，於是急取些糖果和食物出來敬客，心玉便又坐了一會，方才辭去，回到家，把張琴的話，一一告知佩馨，大家都覺可笑，佩馨也說道，張小姐真是蘑菇，她說起話來沒有完，我第一次，給鳳宜請大夫，在路上會遇着她，她便提起這個問題，我當時想敷衍兩句便走，誰知她的話無盡無休，我方坐車先行，今天你却找她去，難怪和你泡上了，咳鳳宜在時，對於心妹毫不理會，對於這位小姐，却生過戒心，現在我們也累了，大家休息吧，心玉等遂各回房，佩馨走進自己的臥室，也便是鳳宜的住房，這幾月的纏綿，俱已消滅，祇剩自己獨守香房，那些傢俱存的存了，運的運了，惟有一張行軍床放在當中，供己休息，宛如鳳宜出嫁前的形狀，又像是當年和母親困居在那間破屋的情形，不由聯想起母親臨死之際，曾經低聲說過，佩馨我好像睜眼後來事……你後來要發達，住着高樓大廈，你還有個很好的妻子，幫你成家，可是她是你的仇人，咳我全看見了，不錯，真是仇人轉夫妻，這些話，自從鳳宜嫁給我，我想已驗了一半，祇是我未曾發達，雖然住着高樓，也便不算應驗了，誰知她又半途死去，越法不靈，迷信總是迷信，一個將死的人，腦經迷亂說的話，便有異狀，我又怎能憑據呢，現在心玉又和我訂婚，我就要去青島服務，倒許能發達起來，後部即將應驗，可是前部又不同了，這真是等於夢話，不去管

它，倒是心妹說得好，和海水立個誓約，和嶗山訂個同盟，我與心玉結婚以後，也便似進了墳墓，也不再談愛情了，可憐佩馨一個小小年紀的青年，經過了邵老台和言鳳宜的兩次打擊，便已意志銷沉，頹喪萬狀，目下唯一的希望，祇有到青島做一番事業，然後再和心玉結婚，即算滿意，想到這裏，又稍心安，便在行軍床上昏昏睡去，又過了一日，把些零星物件收拾齊全，就同心玉的姊妹倆結束登車，在那一輛二等車上各佔據了一個位置，預備在濟南換車，轉往青島，一路上談談舊事，和鳳宜的性情，心玉道，她如在世，我想你也不會去青島了，佩馨笑道，她是不願離開天津的，便也不願他人遠去了，她如想到換一個地方，去旅行的樂處，我想也是情願的現在心裏合意麼，心玉道，這是各人的個性，我這次不能算旅行，是爲陪綁啊，佩馨笑道，心妹怎麼這樣說，那我不成了囚犯去法場麼，心玉的大姐在旁笑道，你們愈說愈奇，怎麼用這個譬語呢，容先生你看這列車，怎麼越走越慢，大概快到濟南了吧，佩馨心玉對坐密談，不會留心，經大姐一說，立時注意，一看祇見大家忙着歸拾，男的搬着行李，女的提着皮包，方知已到濟南，順着向窗外探望，見已到站，車也打住，便各預備下車，心玉看到那車站的偉大很覺壯觀，不一會隨着衆人出了月台，尋了一家旅館，訂了兩個房間，依佩馨即日轉車，心玉等不常出門覺得很累，又想在濟南玩兩天，賞玩大明湖和趵突泉的風景，遂與佩馨說明心意，佩馨因爲是心玉的意志，便定在此耽擱兩天，次日早起即去游湖，想到劉鐵雲老殘游記上說的風光，已經更異，倒是那些古蹟，依然保存，遂同盡興的玩了一日，準備第二天再到別處逛逛，剛一起身，茶房進來說道，俺們這位青天大老爺，昨天又審案了，那茶房見心玉是個女流，本想借着這個閒空，說說心中

悶話，誰知她連青天還不明白，又怕說多了，給人知道，吱唔着說，俺是自己嘍咕，不是和你說來，心玉道：你別怕我是過路人，很願意知道這兒的情形，你就說給我聽，我是不會張揚的，那茶房又想說了，繼而沉思一會，忽又改口道，俺是有什麼說什麼的，可是俺現在沒有話了，仍自掃地不肯明言，心玉明白了，定是要說，當地的頭目人兒，又怕我給洩漏來害了他，故而打住，便又向他解釋，我們都是女人家，沒有洩漏的地方，你告訴我，也教我們見識見識，那茶房想回來了，方把掃帚倚住直了直腰，低低的道，這位青天，便是俺們這地方的頭兒，心玉方才明白，接着問道，審的什麼案呢，那茶房立時又往房外走出，心玉見他方說了一句，便自跑了，乃向她的大姐道，這人有神經病吧，剛一說完，又見跑回對她們兩人道，昨天帶到一批人，說是匪犯了綁架罪，青天坐堂分別好壞，把一羣人立到堂下，問一個，提一個，誰知有位官兒的聽差，去給文案老爺送信，信給人交上去，便也立在人堆兒裏看熱鬧，這位青天提問以後，把那羣人分在兩邊立着，最後看見還有一人，也叫提上來問道，你是幹什麼的，那人答說，我是送信的，青天拍案大罵，送信的也不是好人，站在那邊去，一會兒青天退堂了，站在那邊的綁出去槍斃，送信的大哭大嚷，誰也不敢救誰，也以爲是給匪人送信的，便把命送了，後來文案老爺復信，寫好要交送信的帶回去，找不着人了，那位聽差也便屈死，小姐你說是件新聞吧，心玉聽了搖頭，她大姐只念阿彌陀佛，世間上還有這等事啊，那茶房掃完了地，說完了話，一步不停的去了，彷彿他這掃地，是爲報告來似地，不一會佩馨來了，兩人把茶房說的話，說給他聽，也覺難受，心玉却在報告以後，發表了一大遍議論，大姐道，我們不必討論，快離開這塊是非地吧，今天不走，明日

必行，像這種把人命當着兒戲，還說什麼青天呢，佩馨道，我早聽說青天，那還不是改入麼，大姐的話對，我們湖已游過，再沒有什麼好玩的，我們晚車就走，心玉也很贊成，便決定今晚登車，付了房錢，揹着行李先到旅行社買了票，然後到館子裏吃飯。黃昏時分，便到車站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很覺歡樂，膠濟路的睡車，佈置特別，白天滿看不見，到晚來一齊放下，大家輪着，各自安睡，一覺醒來，已經天明，到了四方大廠，沿着山脈經過海邊，車在山海之間蜿蜒行走，彷彿一條長蛇，佩馨瞭望風景，想起海誓山盟那句話來，盥洗已畢，便對心玉道，你看見山和海麼，心玉道這是給你享受的，你可如了願了，佩馨笑道，這也是你給我預備的，還能說我如願麼，前面一站便是青島，又忙着收拾行李，心玉聞聽佩馨之言也不答理，跟着拾撥完畢，等車停住，隨同下車，佩馨見心玉忽然沉默起來，也便不再發言，偕同出站，正在這雜亂的人叢中，緩緩步行，祇見前面來了一輛汽車，倏忽停止，跳下一個人來，正是多年的同學，現在的局長了，佩馨知道是來迎接的，低聲對心玉說明，搶先一步，走出人叢，來和他打了招呼，那同學邀他登車，佩馨說還有人，這時心玉等已然走近，佩馨便給介紹，一起上車，把行李交付旅行社，隨後送來，遂先來到住所，那位局長少不了一番酬酢，佩馨也不免相與往還，心玉和大姐也被這位同學探問明白，由眷屬陪着玩了幾天，因為福山路靠近浴場，天氣一天天和暖起來，佩馨也得了位置，少年氣銳辦事認真，很被長官器重，由春轉夏，已到夏曆六月天氣，這地方的氣候要到八月，方才大熱，六月的天氣外間雖然也是那麼熱，可是屋裏很涼爽，佩馨準備秋天結婚，在這六月裏儘情玩樂，心玉尤其酷愛游泳，每日必到匯泉浴場，佩馨有工夫一同前往，沒工夫獨自去

游，心玉的大姐看着自己的妹妹得了佳婿，很覺高興，又見她興緻勃勃，愛好游泳，以為從此美滿姻緣，可以確定了，每到午後便來探問，心玉彷彿成了習慣，每天前往，加以在校的經驗，游泳的技術，越發進步，這天上午天氣，比較尋常熱些，心玉見佩馨辦公去了，自己攜了浴衣，走到浴場，那裏還沒有一個人，心玉見那海潮起伏，潮頭上一道白線直向岸邊沖來，陡覺心境開闊，便走入更衣室內換了浴衣，逕自走到海邊，一俯身子游泳，到跳板前面，扳登上去，好似一隻白猿，升樹一般，轉瞬已上跳板，仗着自己的技術，便立到板子尖端，縱身一躍，跳下海去，他跳板浮在海上，本如船在水面一般，防有移動也得拋錨，心玉這個鑰子翻身投入水去，照例是經過一個流線型的游泳，又在那邊出現，却不料這次冷不防的一下子，鉤到錨上把那頭部給鉤住了，立刻頭破血流，海水又浸入裏面，人已昏迷不醒，便被鉤在上面，又沒有什麼救護設備，誰也不知，經過長時間海水沖盪，方才脫離了鉤子浮出海面，已經死了多時，與波臣爲伍，佩馨回家午飯，見心玉久不回來，遂到海邊探望，誰知也沒有一個人影，想尋個訪問的人兒，也不會尋得，以爲心玉到別處去了，便又回家等候，大姐說她確是去那兒，等了半天，很爲焦急，佩馨又到海邊去尋，時已過午，游人多了，仍不見心玉的影子，忽然聽說發現一個浮屍，佩馨着了慌，不看猶可，這一看，立時暈了過去，經過多人灌救，方才蘇醒，那浮屍正是心玉的屍身，不用說知是受傷過重，致沉海底了，把她抬了回去，把個大姐又嚇壞了，見佩馨的臉色已爲死灰一般，不敢大哭，怕惹他傷心，又那兒忍得住，便號慟起來，佩馨此時已沒有眼淚，隨着發呆，還是一班僕人給那位局長去電話，把他請來派人辦了後事，佩馨凝待着不言不哭，一會兒撓的頭髮，一

會兒用手指兒在空中畫着，那位局長想給他散散心，說也不答，拉也不走，再三把他請出去，回來依然如此，第二天說話了，却指着心干的大姐道，心妹你怎麼這樣美麗呢，我們秋天結婚，不是你約定的麼，我是和海立誓，和山同盟，也不你說的麼，可憐心玉的大姐，本是一個寡婦，丈夫生前作惡多端，已經遇害，方來投奔妹妹，誰知妹妹又完了，雖然生活不用發愁，妹丈却成了瘋子，看他滿嘴胡言，把我當作心妹，更覺傷心，方要和他解釋兩句，却見佩馨說，我知道心妹的意思，你是經過痛苦的，我那能改變，你也那能改變初心呢，大姐起初還和他爭辯，後來見他愈說愈厲害，爲了臨時安慰，祇有佯作答應，那知答應了他，精神便恢復原狀，佩馨也清醒了。過了幾日，照常上班，但是一天之中，必定要說一次瘋話，大家看着他的痛苦，便勸心玉大姐勉強應着，連着說了十年，不會改變，在他清醒的時候，也有人把這情形告訴了他，他是滿不知道，低低的說，我祇想着母親會說過，我瞧見後來事了，你後來要發達，住着高樓大廈，你還有一個很好的妻子，幫你成家，可是她是你的仇人，咳，我全看見了，不錯真是仇人轉夫妻啊。（完）

